葡萄牙现代史概要

〔苏〕格·尼·科洛米耶茨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葡萄牙现代史概要

〔苏〕格·尼·科洛米耶茨著

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Григо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ломиец

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ПОРТУГАЛ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1965

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
莫斯科1965年版译出

葡萄牙现代史概要

〔苏〕格·尼·科洛米耶茨著
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翻译组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1月第一版　197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3,000册
书号：11100·001　　定价：1.00元

（内 部 读 物）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格·尼·科洛米耶茨对葡萄牙历史有一定研究，除本书外，他还著有：《葡萄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言行》、《反对法西斯恐怖的斗争》、《不屈不挠的反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战士》等书籍和文章。

本书主要根据葡共秘密报刊上的资料，概述了自 1926 年反动军官科斯塔、卡尔莫纳发动政变，推翻共和政府起，到 1964 年年底为止这段时期的葡萄牙历史。作者在书中着重说明葡萄牙既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又是某些帝国主义大国的附庸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葡萄牙法西斯统治者投靠帝国主义大国，残酷剥削和压迫本国及其殖民地劳动人民的血腥罪行；介绍了一些葡萄牙和葡属殖民地人民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斗争情况，对于我们了解葡萄牙的现代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本书出版于苏联科学院 1962 年为响应“苏共二十次和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召开的“国际工人运动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协作会议”之后,书中吹捧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修正主义路线,通过引用葡共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此人后来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发言反华)的话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粉饰成“运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活生生的榜样”,这就暴露了作者的修正主义立场和观点。

本书还把澳门列入葡属殖民地的范围,这是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漠视我国领土主权。译者已为此在书中加注说明。

1973 年 1 月

目　录

绪　论……………………………………………………1
第一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初期的葡萄牙。
　　　　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建立……………………10
　资本主义总危机前夕和总危机初期的葡萄牙
　　　　……………………………………………………10
　从1926年军事政变到萨拉查“新国家”的建立
　　　　……………………………………………………28
　葡萄牙民主力量反对国家法西斯化的斗争……51
第二章　萨拉查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勾结
　　　　时期的葡萄牙……………………………63
　法西斯葡萄牙是柏林—罗马轴心的帮凶………63
　劳动人民景况的恶化。小资产阶级和中产
　　阶层的破产……………………………………82
　人民群众的反抗日益高涨………………………95

第三章　战后时期葡萄牙的阶级斗争…………120
葡萄牙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121
萨拉查政府反动的国内外政策……………………164
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189
葡萄牙共产党是反法西斯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210
第四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葡萄牙……………………………………228
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深刻危机……………………228
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民主力量团结的加强……………………………………266
葡萄牙共产党的活动及其纲领………………308
参考书目……………………………………327
人名译名对照表…………………………………350
地名译名对照表…………………………………359

绪　论

近年来世界舆论对葡萄牙所发生的事件越来越感兴趣。各国进步人士同情地注视着葡萄牙工人阶级、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反对法西斯制度的斗争，注视着葡属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上述斗争是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世界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葡萄牙法西斯分子和殖民主义者公开采用恐怖手段，妄图消灭他们的国内政敌，妄图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下去。葡萄牙的工人运动、反法西斯运动和葡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统一的世界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研究这些运动的历史、性质和特点，及时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在科学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葡萄牙法西斯社会学家蓄意伪造本国历史，

散布在萨拉查的“新国家”里“阶级和平”的奇谈，竭力诽谤葡萄牙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革命的、民主的传统。外国资产阶级著作家写的有关葡萄牙历史的少量书籍和小册子，一般都是附和葡萄牙官方的说法。小资产阶级评论家所写的抨击萨拉查独裁政权的许多著作，对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但是，这些著作存在着不彻底性和缺乏正确的方法论基础这样两个严重缺点。只有苏联历史学家和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一些书籍和小册子，以及他们在期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其方法论才是正确的。这些著作无疑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政治上的现实意义。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太少了，而且至今其中还没有一本完整叙述葡萄牙现代历史的书籍。这类书籍稀少，对萨拉查集团是非常有利的。他们象怕火一样害怕自己罪恶政策的实情公之于众，害怕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英勇斗争的事迹传播开来。

在葡萄牙，那些依据马克思主义揭露里斯本法西斯殖民主义者罪行的人都受到残酷迫害。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秘密书籍印数不

多，而且得不到广泛发行。至于偶尔流传到国外的共产党书刊，更是少得可怜。

在这种情形下，对葡萄牙现代历史的一些零散不全的资料，特别是对葡共秘密报刊上的材料，进行研究和概括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资料是正确说明葡萄牙社会问题的极其宝贵的史料。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写出这个很少有人研究的国家的历史。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①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是理解葡萄牙问题的钥匙。许多世纪以来，葡萄牙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给自己造成了民族灾难；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阻碍了宗主国生产力的发展，使自身在经济上、政治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列宁在研究葡萄牙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时，把葡萄牙看作政治上是独立国，而经济上实际是英国的保护国、附庸国、"藩属"，并且是世界金融资本活动链条的一环。当列宁看到二百多年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77页。

葡萄牙一直是英国资本的剥削对象时，他揭露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英国以保护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为交换条件，“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①。

列宁还指出，葡萄牙不过是帝国主义大国的辅币而已。1898年，英、德两国订有密约：万一葡萄牙不履行自己财政上的义务，就彼此瓜分它的殖民地。② 列宁写道：“由于财政联系和经济利益的促使，往往能把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小国卷进大国之间的斗争（英国和葡萄牙）。”③ 显然，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葡萄牙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就是一个例子。

列宁也从未忽视过葡萄牙国内发生的事件。他指出葡萄牙资产阶级共和运动是软弱的、不坚决的，1910年的革命是上层革命，而且并没有完成。列宁写道，不能认为这次革命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次革命中，“显然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80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78—179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3页。

都没有积极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① 1910 年革命没有解决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没有实现土地改革，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没有使国家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

研究葡萄牙现代历史，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时代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的总和与相互作用。

第一个特点是葡萄牙特殊的双重地位：既是一个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依附于帝国主义大国的落后国家。列宁所揭示的、葡萄牙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进行了研究的这个特点，是葡萄牙统治集团日益依赖外国资本的主要原因之一。

英国的金融资本促成葡萄牙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这个反动政权保证偿还欠英国的债款，并让英国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得到加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支持萨拉查独裁政权，德国资本随之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加紧渗透，德国

---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 卷，第 203 页。

对葡萄牙国内外政策的影响也同时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内，美国垄断集团和英、法、比财团一起，成了葡萄牙地主金融寡头掠夺葡萄牙人民和葡属殖民地人民的主要伙伴。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西德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也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加紧扩张。萨拉查匪帮尽管也获得一份掠夺殖民地的赃物，但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一伙殖民主义者（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集团）的走狗。

第二个特点是与第一个特点密切联系着的，那就是葡萄牙地主金融寡头的寄生性和卖国性，以及法西斯独裁政权社会基础的狭隘性。法西斯制度的宗旨在于：排挤中小资产阶级于政权之外；镇压工人运动；依靠暴力加强和扩大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地主、大银行家的阶级特权；使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加紧剥削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人民。

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政策使得葡萄牙经济更加落后。法西斯统治三十九年来，葡萄牙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没有黑色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加工工业也很落后。按人口平均计算，葡萄牙

是欧洲收入最低的国家。农村还存在封建残余，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法西斯政策造成的主要社会后果，是生产、资本、土地都集中到与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的十个大垄断联合组织、殖民地银行和五百个大土地占有者的手里，使城乡几十万小私有者的财产遭到吞并。雇佣劳动者队伍的人数大量增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目前城乡无产者及其家属占葡萄牙九百万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法西斯独裁政权从来就没有群众基础。它依靠的是军队、天主教教会上层人物和分布各地的镇压机构。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法西斯独裁政权社会基础的缩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和依靠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就日益成为维持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萨拉查匪帮利用相当一部分人的民族主义的与殖民主义的偏见和愚昧无知，推行其奸诈狡猾、阴险毒辣的政策，这对于维持其反动统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个特点是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是在历史上形成，并通过共产党人有意识的工作而巩固起来的。阿尔瓦

罗·库尼亚尔写道，共产党是葡萄牙唯一的工人政党。独裁政权初期，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中有相当力量，但经不起镇压，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同工人阶级曾有某些联系的昔日的社会党也销声匿迹了。目前所存在的几个社会主义派别，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在工人中并没有它们的组织。①

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共产党的壮大及其影响的扩大，对于加强民主力量和爱国力量的团结，对于共产党逐渐成为整个反法西斯运动的最大和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四个特点是葡萄牙民主力量和爱国力量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争取本国民族独立的斗争，同葡属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的紧密联系。葡萄牙国内反法西斯运动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印度驱逐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安哥拉、莫三鼻给和葡属几内亚②人民发动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这些都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党在民主和民族革命中的任务)》，《前进报》社 1964 年版，第 106 页。(以下简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

② 葡属几内亚，即几内亚(比绍)。——译者

是造成萨拉查法西斯独裁政权深刻危机的最重要因素。

作者所考虑的上述四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者所提出的葡萄牙现代史的分期和本书的结构。

本书虽然没有论述葡属殖民地的专门章节，但是书中叙述葡萄牙本国社会政治历史的每一章节，无不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这个国家的双重地位——既是殖民主义国家，又是附庸国。

本书是历史书籍中系统论述葡萄牙现代历史的一个初步尝试。历史事件叙述到1964年年底为止。

第 一 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初期的葡萄牙。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建立

葡萄牙为什么成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它又是怎样成为法西斯国家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总危机前夕和总危机初期葡萄牙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略加叙述。首先必须注意下列因素：葡萄牙经济的长期落后、它的殖民政策、它对帝国主义大国的依附、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葡萄牙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工人阶级的力量薄弱和无组织状态。

资本主义总危机前夕和总危机初期的葡萄牙

二十世纪开始，葡萄牙就已经是资本主义欧

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异常落后，以致所有的国际统计年鉴，对绝大多数国家的资料都有所刊载，但却没有葡萄牙的资料。因此，只好从各种各样的、并且为数很少的史料中，汲取一些零碎的资料来说明葡萄牙当时所处的地位。

不过，葡萄牙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葡萄牙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宜栽培人类所需要的各种作物。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欧洲栓皮栎树林分布在葡萄牙，软木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二分之一。油橄榄产量占世界第四位。葡萄产量占世界第五或第六位。渔业比较发达。水力资源很丰富。优质铁、钨、锰、锡、黄铁矿及其他矿产的蕴藏量也很丰富。

但是，二十年代的葡萄牙是欧洲发电量最低的国家之一，不仅没有重工业，加工工业也不发达。煤的年产量不超过二十万吨，而且几乎全部矿产（铁、铜和稀有金属，如钨、锡、锰，总共二十至三十万吨）都作为原料出口。①

---

① 叶·瓦尔加：《葡萄牙和西班牙事件》，载《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37 年第 3 期，第 38 页。

葡萄牙所需要的设备、石油、铁、钢几乎全靠进口，工业品和粮食的很大一部分也靠进口。

构成葡萄牙工业基础的是：纺织业、酿酒业、栓皮栎树皮加工业和鱼类罐头制造业。这些工业设备陈旧，很多工厂都以手工操作为主。1923年底葡萄牙注册的工业企业共六万四千四百七十家，其中五个工人以下的占三万七千八百二十家，全部工业企业中有一万九千八百六十家集中在里斯本。① 很大一部分工业、铁路、城市公共交通都在英国资本控制之下。产业无产阶级（包括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和海员）约二十五万人。

二十年代的葡萄牙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60%以上。封建残余势力统治着农村。那些大块的土地均为大土地占有者所有，南方平原地区最大的地产达两万公顷；北方山区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仅有两公顷以下土地或全然无地的农民占绝大多数。同时却有一半可耕地荒芜着。土地可以出租或转租。值得注意的是，在葡萄牙甚至出租

① 《世界工会运动。红色工会国际手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3册，第291页。（本注与参考书目有出入。——译者）

耕畜和农具,而且实物地租多于货币地租。

二十年代，葡萄牙的农村存在着下列阶层：大、中封建地主，少数富农,中农，贫农和农业工人。“中农”实际上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小农还穷，贫农中大部分人无地。①

无论大土地占有者的大地产或农民的小块土地的耕作技术都很落后。主要农具是单铁轮铧犁(葡语称“拉布雷古”)，或者是无铧木犁。1925—1929年每公顷土地的平均产量：小麦为六点四公担，玉米为十点六公担。田地几乎不施任何肥料。②

所有考察者都看到葡萄牙绝大部分居民非常贫困。近半数居民吃玉米面包，还常以栗子和橡子充饥。只有节日期间劳动人民才吃点肉。居民每人每天的牛奶消费量平均不超过五十克。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打赤脚。葡萄牙的人口死亡率占欧洲第一位。根据1930年的调查材料,五岁以上的

---

① 《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37年第3期，第36—37页。

② 同上,第35—36页。

居民中，文盲占 66%。①

葡萄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附庸国。劳动人民不仅受本国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还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葡萄牙同时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所拥有的殖民地面积仅次于英、法，居第三位。

葡萄牙本土面积九万一千九百平方公里（包括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人口六百三十九万（据 1920 年调查）。② 葡属殖民地总面积二百零八万二千平方公里（比葡萄牙本土约大二十二倍），人口八百九十万（参看下页的统计表）。

葡萄牙和外国的著作家都写过许多书，描述葡萄牙强占殖民地的历史。这些书详细地叙述了葡萄牙殖民扩张政策的经济动机和宗教动机，葡萄牙航海家高超的航海技术和他们的历次地理大发现，十五至十六世纪葡萄牙海军实力的强盛，以及它在十六世纪头二十五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

① 叶·瓦尔加:《葡萄牙和法西斯国家对西班牙的干涉》，莫斯科 1937 年版，第 4 页。

② 《世界工会运动。红色工会国际手册》，第 3 册，第 289 页。

民强国的经过。

葡萄牙殖民地的领土和人口①

殖　民　地	面积(平方公里)	人　口(千人)
佛得角群岛	4033	158.9(1935年)
葡属几内亚	36125	300.4(1933年)
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	964	59 (1921年)
安哥拉	1246700	3225 (1934年)
莫三鼻给	771125	4006 (1935年)
葡属印度(果阿、达曼和第乌)	3983	579.9(1931年)
澳门②(中国南方的一个半岛和两个岛屿)	15	157 (1927年)
帝汶岛(岛的东半部)	18989	460.6(1935年)
总　计	2081934	8936.9

随后，在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葡萄牙遇到了

---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 1940 年版第 46 卷，第 462 页。(人口栏各项的总和与总计数不符。——译者)

② 澳门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开始侵入该地，并在 1887 年底，同卖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所谓中葡条约，强占了澳门。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和不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因此，把澳门列入葡萄牙殖民地是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公然漠视我国的领土主权。——译者

比它更大的强盗——荷兰、英国、法国；在争夺过程中，葡萄牙失去了大部分殖民地，它的经济力量和海军实力便逐渐衰落。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巴西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终于使巴西从葡萄牙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广大葡属殖民地相当大一部分仍然在葡萄牙手里，其面积和十九世纪中叶相同。

为什么葡萄牙这样一个衰弱和落后的国家，直到现在还能压迫如此广大殖民地的人民呢？

这主要是因为葡萄牙得到帝国主义大国的帮助。这种帮助过去和现在都是以葡萄牙统治者容许它们剥削葡属殖民地和葡萄牙本土人民作为交换条件的。

葡萄牙受英国统治集团保护的时间最长。早在1386年，英、葡就签订了“永久同盟”条约，在英国和葡萄牙这个条约被称为世界上最老的同盟。它使英国获得了经济上的许多好处和战略上的巨大优势，为英国进攻其宿敌西班牙敞开大门。

1703年，英、葡之间又签订了针对法国和西班牙的攻守同盟条约，以及葡萄牙免税输入英国毛

织品以换取向英国输出葡萄牙酒类的条约①。这些条约使英国得以控制葡萄牙市场，并且使葡萄牙长期成为英国的附庸国。

英国把葡萄牙拖入一系列的战争。葡萄牙站在英国方面参加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01—1714 年)，结果葡萄牙丧失了休达要塞。英国以该地向西班牙换得了直布罗陀。在英法战争(1793—1814 年)时期，葡萄牙也站在英国方面参战，结果被迫割让一部分大陆领土给西班牙，割让在圭亚那的殖民地给法国。1811 年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葡萄牙人民把法国侵略者赶出自己的领土，而英国军队却占领葡萄牙达十年之久，致使葡萄牙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

日渐衰落的葡萄牙，在财政和外交上越来越依附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葡属殖民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瓜分世界的斗争结

① 据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中译本第五卷，第 829 页)：该条约即麦特温条约，是由英国驻葡萄牙大使约翰·麦特温草拟的。葡萄牙政府为了交换英国减低葡萄牙酒类进口税，允许英国的呢绒和其他毛织品完全自由地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译者

果。葡萄牙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保存自己的殖民地。列宁的下面一段话完全适合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情况。

“除了大国的殖民地领土以外，我们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块殖民地。到了可能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时候，这些殖民地可以说就是分割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存在着摩擦等等，妨碍了它们达成分赃的协议。”①

1898 年，在伦敦缔结了划分葡属非洲殖民地势力范围的英德协定。实施这个协定无非是英、德瓜分葡属殖民地。然而，不久就真相大白，英国签订这个协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其目的是使自己在瓜分殖民地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不致陷于孤立。果然，于 1899 年英国政府事实上就已经违背了同德国签订的协定，暗中与葡萄牙恢复了保障葡属殖民地的老同盟条约。

1912—1913 年，英、德又试图瓜分葡属殖民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卷，第 801 页。

地，1913 年 8 月，甚至准备好了有关的协定草案。由于英、德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协定也就未能缔结。葡萄牙从此更加依附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葡萄牙担心德国夺取它的非洲殖民地，于是请求英国保护安哥拉和莫三鼻给，英国同意了这个要求，但要葡萄牙答应不宣布中立作为交换条件。1916 年初，葡萄牙应英国的要求，没收了扣留在里斯本和葡萄牙其他港口的七十二艘德国船只，因此德国和奥匈帝国便向葡萄牙宣战。1917 年葡萄牙派四万军队去法国，结果有几千人战死。由于葡萄牙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根据凡尔赛条约，葡萄牙得到的赔偿是沿莫三鼻给北部边界原德属东非的一小条领土（在鲁伍马河区）。①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列宁关于大国之间的矛盾有助于葡萄牙保持其殖民地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列宁写道："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

① 查尔斯·E·诺埃尔：《葡萄牙史》，纽约 1952 年版，第 226—227、229 页。

是实际上从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01—1714 年)起，这二百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巩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阵地，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领土。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利用葡萄牙的港湾、岛屿、海底电缆等等的便利。一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一向是有的，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分割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全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一些环节。"①

英国几百年来对葡萄牙的保护，阻碍了葡萄牙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英国商品免税输入葡萄牙这一特权，扼杀了葡萄牙的本来就很薄弱的工业和农业。由于葡萄牙站在英国方面参加了几次战争，致使葡萄牙的劳动人民承受了战费重担。英国对葡萄牙内政的干涉，使葡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卷，第805—806页。

萄牙的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得以保持下来。

整个十九世纪，葡萄牙都处于自由派和专制派的斗争中。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和部分军队联合组成拥护宪章的自由派，反对以国王和专制派为代表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也反对英国的横行霸道。但是，由于葡萄牙的经济和政治全面落后，自由派的力量也就很软弱，加之英国人狡猾地利用自由派和专制派的斗争，视它们对待英国的态度而交替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以致几次革命的尝试(1820 年自由派的革命，1891 年 1 月 31 日波尔图市发生的建立共和国的起义等等）都没有成功。只有 1910 年 10 月 5 日资产阶级共和党、军队中的进步力量和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才推翻了君主政体，并宣布葡萄牙为共和国。

1910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葡萄牙的社会发展前进了一步，制定了在当时是进步的 1911 年宪法，国内有了基本的民主自由。建立了由众议院(一百六十四名议员)和参议院(七十一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众议院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参议院议员由各社团代表选举产生，每隔三年

改选一半。共和国总统由两院议员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选举产生，任期四年，不得连选连任。①

革命给教权主义以极其沉重的打击：解散了所有修会，命令修士离开葡萄牙；没收了修道院的大部分财产。对耶稣会会士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措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实行世俗婚姻；准许离婚；资助未婚母亲②；废除贵族称号；在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大学里进行了民主改革。

国内政治改革的结果，工人阶级大为活跃。工人获得了罢工和在工业企业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罢工次数增加了。

但是，革命并没有解决葡萄牙当时面临的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没有实现土地改革，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没有使国家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

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很不稳固的，原因是没有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以奠定坚实的基础。地主和反

---

① 查尔斯·E·诺埃尔：《葡萄牙史》，第224页。

② 未婚母亲指没有结婚而生了小孩的妇女。——译者

动的资产阶级仍然留在政权里。这些阶级所关心的不是实现社会改革，而首先是镇压已经高涨起来的罢工运动。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共和党，由于本阶级的软弱性，不可能对社会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它还十分害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葡萄牙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经济上的困难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

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各资本主义大国的社会动荡，也大大影响了葡萄牙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作用，殖民主义体系开始发生危机，这就使得殖民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本来就不稳定的地位更加动摇。此外，这些国家在内政方面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难，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

1910 年资产阶级革命后高涨起来的工人运动，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存在的十六年间，一共发生了一百五十八次工人总罢工，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发生在 1919—1921 年，也就是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传播到葡萄牙劳动人民当中的时候。

在这些年代里，葡萄牙社会生活中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这使得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比战前下降了60％以上。

由于房租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更加贫困。1923年，里斯本工人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要求颁布关于住房问题的法令。

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年代里，葡萄牙工人阶级在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方面，是一支积极的战斗力量，但是他们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需要暂且离题略述一下葡萄牙工人运动的历史。

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葡萄牙出现了工人运动。空想社会主义者组织过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平民银行。1850年创办了第一家工人的报纸。在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直接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传播。1875年出现了葡萄牙社会党。社会党从建立时起就分为两派——左翼（马克思主义者）

和右翼(可能派①)。后来，左翼内部发生意见分歧，而机会主义者便把党拉向右转，结果阻碍了党的影响的扩大。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国内共和运动有了发展，工人阶级也参加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1889 年 5 月，波尔图市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并举行示威游行，工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1891 年，波尔图市工人支持了驻防部队反对君主制的起义。此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工人生活状况的急剧恶化，于是工人的斗争行动更加频繁。但是，由于社会党的软弱，推翻君主制运动的领导权遂落入资产阶级共和党手里。

1910 年革命后，社会党的某些领导人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广大党员反对这种行为，因而党内的分歧加深了，退党的人数增加了。该党的中央委员会于 1920 年 10 月 5 日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试图以此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没有什么效

---

① 可能派是十九世纪 80—90 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主张通过市议会实行逐步改革的政策，使工人阶级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而得名。——译者

果，左派党员退党有增无已。①

社会党的软弱性和机会主义观点阻碍了它自身的发展，使社会党不能成为群众性的党，并且助长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在工人运动中自由泛滥。早在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就在里斯本的海军兵工厂工人、印刷工人和运输工人当中得到很多人拥护。共和国年代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新兴的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1909 年年底出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劳动总同盟（于 1919 年在科英布拉市的工人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二十年代，劳动总同盟有近十万成员，在工人运动中占优势地位。但是，同盟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极端有害的策略，引导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斗争。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对 1926 年政变保持中立”的口号，导致工人阶级也象劳动人民的其他阶层一样消极地对待这次政变。

1921 年建立的年轻的葡萄牙共产党还太弱小，无力领导工人阶级起来抗击反动派的进攻。《前进报》纪念葡萄牙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

① 《世界工会运动。红色工会国际手册》，第 3 册，第 294 页。

说："葡萄牙共产党是在下述三种主要因素的作用下建立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1910年推翻了君主制以后，历次工人斗争行动的规模都非常之大；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而控制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集团又不能有效地领导工人阶级；伟大的十月革命对葡萄牙所产生的影响，十月革命在俄国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葡萄牙工人阶级中掀起了同情和拥护十月革命的热潮。另外，当时葡萄牙一般人实际上并不熟悉马列主义，因此人们的思想极为紊乱。我们的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①

1921年2月20日，左派社会主义者小组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1年3月1日，在里斯本公务人员协会的会所，召开了党的创始人会议，确立了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1922年11月，召开了葡萄牙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讨论了在葡萄牙贯彻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1926年5月26—28日，恰巧是军事政变前夕，召开了葡萄牙

---

① 《前进报》第298号，1961年3月。

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也和以往历次会议一样，没有引导党开展积极活动，没有引导党与广大群众建立联系。①

当然，在葡萄牙建立了共产党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党的建立，无疑是葡萄牙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先进的工人开始摆脱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年轻的葡萄牙共产党用自己的声音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了一些传播列宁主义的初步工作，进行了建立党组织的初步尝试。葡共活动的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些工会中的影响有所削弱。但是，总的说来，葡共在军事政变时还是一个人数不多、力量薄弱的组织。党的领导人还没有威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政府主义观点还没有肃清。葡共还无力影响事变的进程。

从1926年军事政变到萨拉查"新国家"的建立

1910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葡萄牙国内形势

① 《前进报》第298号，1961年3月。

变得很紧张。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E·诺埃尔指出，共和国存在的十六年中，政局很不稳定，还不如拉丁美洲最动荡的国家。① 一方面反动资产阶级不善于管理国家，另一方面君主派屡搞阴谋（君主派把西班牙作为自己的基地），并且发生过多起军事政变事件。1919 年换了四个政府，发生过一次君主派的暴动；1920 年换了九个政府；1921 年换了五个政府；1925 年换了五个政府并且发生过三起军事政变事件。1910—1926 年共换了八个总统，四十四个政府，发生过二十四次暴动。据官方统计，1920—1925 年在里斯本街道上先后爆炸了三百二十五枚炸弹。

1925—1926 年间，创办不久的安哥拉一首都银行散发假钞票，遍及全国。这件金融丑事加剧了国家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② 葡萄牙反动派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不断散布：葡萄牙的议会制政体垮台了，必须建立军事独裁。

布腊加市驻防军司令曼努埃尔·戈麦斯·

① 查尔斯·E·诺埃尔：《葡萄牙史》，第 231 页。

② 同上。

达·科斯塔将军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26年5月28日发表宣言，号召军队起来反对“不能容忍的国家现状”和“过时的议会制”。他当即率军向里斯本进发，沿途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政府投降了，代之以三头政权：戈麦斯·达·科斯塔将军、安东尼奥·奥斯卡·德·弗拉戈佐·卡尔莫纳将军和门德斯·卡贝萨达斯海军少校。更加狡猾的卡尔莫纳将军很快就踢开同伙，自任政变军人集团的首领，并宣布葡萄牙为“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制国家”。1928年3月25日卡尔莫纳将军“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葡萄牙的议会制就这样被废除了。议会制是在小业主和商人、教会和高级职员，总之，在一切拥护“阶级和平”这一虚伪口号的人默许或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被反动军阀及其后台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搞垮的。

由此可见，1926年在葡萄牙缺乏一种能够阻止建立军事独裁的力量。这给了反动派一个借口，说什么他们于5月28日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是他们把国家从混乱和崩溃中拯救了出来；还胡说什么他们在军事政变后消除了财政危机，并且把科英布拉大学法学系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吹捧为“祖国救星”。

1926 年军事政变后不久，卡尔莫纳便邀请萨拉查担任财政部长。萨拉查接受了邀请，但他提出一个条件：授权给他完全控制国家的全部收支。萨拉查没有被授予这样的权力，一星期后他就离职了，并声称：“我回到大学去等待。”①

当时国内的财政状况在继续恶化。1927 年葡萄牙向国际联盟申请贷款。国际联盟派了一个委员会到里斯本了解情况后，于 1928 年答复说：要有保证和监督，才可提供贷款。这个条件葡萄牙不能接受，于是靠国际联盟贷款来减轻财政困难的计划落空了。葡萄牙面临财政崩溃的危险，国外也流传说，葡萄牙的殖民地即将被瓜分……。因此，1928 年 4 月 27 日，卡尔莫纳元帅接受了萨拉查先前提出的条件，任命他为财政部长。②

资产阶级的历史伪造者们编造谎言，企图证明萨拉查很快就使国家预算达到收支平衡，财政

---

① H·V·利弗莫尔：《葡萄牙史》，剑桥 1947 年版，第 462—463 页。

② 查尔斯·E·诺埃尔：《葡萄牙史》，第 233—234 页。

得到稳定。萨拉查由于这些虚构的成绩，于1932年7月5日被任命为拥有独裁权力的总理。于是军人独裁变成文人独裁。萨拉查不仅是一个经济独裁者，而且又成为一个政治独裁者。他还获得了“祖国救星”的称号。

资产阶级书籍中广泛流传的关于萨拉查怎样成为独裁者的叙述，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那么，萨拉查究竟是个什么人，是谁把他捧上台的呢？他用什么手段和靠损害什么人的利益来使财政“稳定”的呢？他所建立的制度又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于1889年出生在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他家开了一个小旅馆。他在神学校毕业后，进入科英布拉大学读书，1914年毕业，留校任经济学和财政学教员。过了几年，萨拉查成了葡萄牙天主教中心① 的创建者之一。在这个受到耶稣会保护的反动的天主教组织里，萨拉查属于极右派。1921年，萨拉查当选为

① 这里的“中心”是指组织，不是指地点。下面出现的宗教中心、文化中心、工会中心等均如此。——译者

议会议员(作为天主教中心右翼的代表)，他只到议会去过一次，这次去也只是为了表示以后不再去了。他公开宣称:“我不相信平等,我相信等级制度。”

为萨拉查歌功颂德的一些作者，引用过萨拉查以下的话:“绝对的权力是可以存在的，绝对的自由是永远没有的”；“我认为造就一大批社会中坚比教人人识字更为迫切，因为决定国家重大问题的不是人民，而是社会中坚。”萨拉查对替他写传记的作者安东尼奥·费罗说,他讨厌议会,认为议会里全是无谓的争吵,他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议会”——内阁——就够了。萨拉查在他政治活动的早期就宣称，党派自由是最大的祸害，必须反对。

萨拉查的反动观点博得大地主、金融寡头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的欢心。于是他们把国家大权交给了萨拉查,要他首先稳定国家的财政。

萨拉查用以稳定财政的措施是：加紧剥削劳动人民，大幅度提高捐税，冻结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加紧剥削殖民地人民以及依靠外国贷款和投资。后一措施使葡萄牙更加依附于某些帝国主义

大国。

早在萨拉查任财政部长的初期，就通过削减国民教育部的预算节约了大量资金。1928 年撤销了里斯本大学的法律系、波尔图大学的哲学系和科英布拉市的高等师范学校，砍掉了用于建立小学和中学的全部拨款。①

最主要的财政措施是提高间接税（糖、油、汽油和其他商品的间接税）。间接税是向商人和企业主征收的，所以这一措施竟被吹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其实商人和企业主通过提高物价，把纳税的整个重担都转嫁到买主身上。生活费指数（1914 年为 100）到 1934 年底高达 206。

"稳定财政"的结果，受害最大的是劳动人民。政府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说要消灭失业现象，并举办了一些公共工程（运树木、运煤、修筑公路）。被雇用从事这些劳动的往往是妇女，她们的工资极其菲薄。政府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1933 年全国失业人数仍在十五万人以上。② 下面的一个材

①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莫斯科 1937 年版，第 84、98 页。

② 同上，第 22、91 页。

料足以说明葡萄牙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时期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情况：1934 年，一个纺织女工一天的工资只够买一公斤半到二公斤小麦面包，或二公斤半到三公斤玉米面包。①

萨拉查独裁政权提高间接税、庇护大业主的结果，使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受到沉重打击。从前租约中的租佃期限通常都是十五到二十年，而这时一般只有三到四年。

超额剥削劳动人民所榨取的绝大部分金钱用于支付所欠英国债款的利息。根据一些资料，葡萄牙在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时期，偿还英国债款的支出占国家预算的 40%左右，用于陆军、海军和警察的费用大约占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②

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不仅需要实行经济上的独裁，而且还需要使整个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法西斯化。1926 年政变时开始实行的国家法西斯化，于 1926—1933 年间，

---

① 叶·瓦尔加:《葡萄牙和法西斯国家对西班牙的干涉》，第 18 页。

②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第 85 页。

在反动军人们和独裁者萨拉查的领导下逐步完成了。

上述情况之所以需要着重强调，不仅是为了确切地划分历史时期，而且也是为了揭穿法西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的谎言。他们出于利害关系，把葡萄牙的法西斯制度说成是似乎在一天当中，即通过 1926 年 5 月 28 日的所谓“不流血革命”建立起来的。这种论调很符合萨拉查集团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用来为其法西斯制度涂脂抹粉，妄图使人们忘记独裁政权建立时期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萨拉查并不是一下子就施展出他的全部阴谋诡计的。这样做对萨拉查有好处，可以蒙蔽没有积极反抗军事政变的人民群众，使他们对他所建立的制度的实质长期认识不清。早在独裁政权建立的初期，萨拉查就采取措施，使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等当时国内的政党失去首领。这些政党的领导人，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或海岛，有的受到警告不得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并没有明令取缔政党。独裁政权残酷地镇压罢工，但是直到 1933 年 12 月① 才颁布禁止罢工的法令。

萨拉查之所以玩弄手段，还因为统治集团内一直存在着矛盾。教权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之间、军人和文官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而且时常发生内阁危机。1929 年 7 月发生过一次内阁危机。其起因是内阁总理弗雷塔斯试图阻止取缔里斯本中学教师组织，萨拉查对此不满，结果弗雷塔斯内阁垮台，由费拉斯将军组阁。1929 年 11 月，国民教育部长科斯塔·费雷拉因试图维护世俗教育免遭教权派的侵犯而被免职。1930 年 1 月又爆发了内阁危机，持续了十多天。其起因是内阁总理费拉斯反对萨拉查，费拉斯指出独裁政权的社会基础太狭小，建议恢复立宪制。当时反对萨拉查的还有许多著名的国家官员。但是，依靠武装力量掌握实权的卡尔莫纳元帅支持萨拉查，在萨拉查的授意下，他任命多明戈斯·奥利维拉将军为总理，接替费拉斯。

为了镇压统治集团内的反对派，当局于 1930 年 4 月逮捕了前总理卡尔多佐将军、前陆军部长诺尔东·德·马托斯将军和一批前议员，接着于

① 查尔斯·E·诺埃尔的《葡萄牙史》作 1934 年。——译者

1930年7月又开始大量逮捕共和国时期的活动家，总共逮捕了三百多个“阴谋分子”。经过这次“清洗”之后，多明戈斯·奥利维拉内阁召开会议，似乎是要制定“逐步恢复立宪制”的办法，其实是为了建立一党制。结果于1930年7月30日宣布成立国民同盟——一个官办的法西斯政党。萨拉查当上了这个党的首领，他宣布党的口号：“同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议会制作斗争。”国民同盟垄断了宣传，操纵了国家最重要职位人选的提名。1932年8月20日，国民同盟正式履行了法律手续，成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政党。在此之前不久，即1932年7月5日，政府进行了改组，萨拉查当上了新政府的首脑。萨拉查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给葡萄牙的独裁制下了这样的定义：“这个制度与法西斯独裁制度一样，它是有权威的，无论在执行国家使命或社会任务中，都摒弃民主原则。但是它在执行的方法上与法西斯独裁制度有所不同。”接着萨拉查通过介绍“意大利特有现象”的墨索里尼独裁制度来告诉人们：“新葡萄牙”除了采用不同的法西斯方法外，也遵循教权主义的原则。①

葡萄牙的法西斯化过程，是法西斯在德国上

台之后完成的。1933 年 3 月 19 日，举行了只是各家家长参加的全民投票，而且把弃权票计算在"赞成"票内，把国民同盟起草的新宪法强加给葡萄牙。

宪法把法西斯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规定：葡萄牙为一个"新国家"——"中央集权的劳资协会主义共和国"。按照法西斯意大利方式建立起一套劳资协会体系。国家元首为共和国总统，七年选举一次。总统下设一个所谓国务会议，是咨议性质的机构，由十五人组成，其中十人终身任职。宪法规定：国务会议确定总统候选人，并协助总统行使最重要的职权。

类似议会的机构是国民大会，四年选举一次。国民大会仅起讨论议案的作用。另有咨政院，由地方行政、工商界、文化中心和宗教中心等部门代表组成，在审议提交国民大会讨论的法律草案时起协商作用。

内阁总理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不对国民大会

---

①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第 90 页。

负责。国民大会和内阁会议均有立法动议权，但以内阁会议为主。此外，政府有权不同国民大会咨商就颁布法令(经常如此)，在紧急情况下有权批准国际条约和协定。实际上宪法使萨拉查这个不换班的内阁总理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合法化。

根据宪法于 1934 年制定的选举法，使四分之三的成年人丧失了选举权。选举法规定：只有纳税一百埃斯库多① 以上并能看书写字的男性公民和中学毕业的女性公民，才有选举权。事实上当局对这种已经大打折扣的选举权，还以种种方法横加限制。例如：以行政命令剥夺选民的选举权，没收反对派的选票，剥夺反对派推派代表参加计票的权利，逮捕反对派的宣传员，等等。因此，出现下述情况并非偶然：从萨拉查的宪法实施起到目前为止，当选的历届总统和国民大会议员都是国民同盟提出的候选人。

1934 年 12 月 16 日，第一次举行了国民大会议员的选举。国民大会共九十个议席，只有国民

① 埃斯库多是葡萄牙货币的基本单位。1 埃斯库多等于 100 生太伏，1000 埃斯库多等于 1 康托。28.8 埃斯库多等于 1 美元。

同盟提出的一份候选人名单。所有这些候选人全部当选，其实他们只获得三十七万七千七百九十二票，仅占全国人口的 6%。①

1935 年 2 月，卡尔莫纳元帅重新当选总统。“新国家”的体制就这样完全建立起来了。

为了压制劳动人民为自己利益进行的斗争，为了制造“阶级和平”的假象，萨拉查于 1933 年 9 月 23 日颁布了一个所谓劳动法，这个劳动法是按照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颁布的劳动法的基本精神炮制的。按照这个劳动法，在国内建立了三种类型的劳资协会组织：国民职工会（法西斯职工会），工人和职员参加；同业公会，企业主和商人参加；以及三个同职业的协会，即医师协会、律师协会、工程师协会。全国所有能自立的国民（国家职员、自由职业者和农民除外）都有义务参加其中的一个组织。国民职工会无权同外国工人和国际上的工会组织进行联系。根据 1933 年 12 月颁布的法令，工人丧失了罢工权利。法西斯职工会实际上是国

---

① 叶·瓦尔加：《葡萄牙和法西斯国家对西班牙的干涉》，第 27 页。

家和企业主对工人进行监督的工具。因此，在葡萄牙非职工会成员的工人就不可能找到工作。

职工会的领导是在警察的监督下形式上由工人开会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即使是选举产生的职工会领导，也需得到劳资协会和社会福利部长的批准才能开始工作。如果部长不满意当选人，他有权不予承认或予以免职，另行委派一个行政委员会负责领导职工会。行政委员会可以无限期地充当职工会的领导，并且可以不考虑选举人原来的委托事项而发号施令。有一些职工会由这样的行政委员会领导竟达十年，甚至更久。国民职工会的财政经费受政府机关——劳动就业和社会救济会的监督。

根据劳资协会制度，农民的利益应由一种所谓“人民之家”的劳资协会组织保护，这个组织联合从雇农到地主的所有“务农者”，其领导权通常都掌握在地主和富农手里。只有有土地的农民才必须加入“人民之家”。因此，“人民之家”只包括部分从事农业的自立人口。劳动人民的利益很少得到“人民之家”的保护，从这点来说，“人民之家”还不如职工会。“人民之家”成立之初，就被广泛

利用来进行各种“公共工程”（如维修道路、修建校舍和医院等）劳动，而且参加劳动的“人民之家”成员得不到任何报酬。

在渔业中心，也建立了一种称为“渔民之家”的劳资协会组织，由渔船主或船长领导。

为法西斯国家服务的组织，除了“国民职工会”、“人民之家”和“渔民之家”以外，还有由企业主、商人、土地所有者参加的各种各样的同业公会、联合会、戎塔①。国家成立这些组织用以监督生产和产品的分配。这些组织同各种“调节委员会”及各行各业的“协会”一样，是垄断集团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统治国家的工具。

萨拉查体制的另一根支柱是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教会积极参与推行法西斯主义，利用教坛为“新国家”，为“祖国救星”歌功颂德。共和国时期被废除的教会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更加扩大了。修会获得了法人的权利，此后又在葡萄牙活动开了。教会还获许创办教会学

① 戎塔，葡文为 junta，其意义是议会，委员会，评议会。——译者

校。宪法上还增添了一条：国立学校必须遵循天主教教义。在国立学校里开设了天主教教义课。民事法庭的宗教宣誓仪式和犯人的祈祷仪式都恢复了。不许离婚的宗教婚姻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根据葡萄牙同梵蒂冈签订的新条约，天主教传教士团在葡属殖民地广泛地开展了传教活动。国家大大增加了给予教会的补助金。除国家的书刊检查机关外，教会还设立了书刊检查机关。国家政治机关同教会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虽然法西斯独裁政权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群众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并且精心策划了蛊惑人心的社会宣传，但是法西斯统治“新国家”的主要手段还是直接使用暴力。最初主要是依靠实现国家政变的军队。由于军队中军官们的排他性比君主制时代还严重，其后几年萨拉查便采取措施，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镇压机构，扩大了治安警察和共和国国民近卫军（宪兵队）的编制。共和国国民近卫军被派驻各地，配备有机关枪和大炮，它被广泛用于镇压罢工和示威游行。

法西斯政权迫害其政敌的最主要工具是“皮德”（葡文全名：Policia Internacional e de

Defeṣa do Estado国际卫国警察局)，这是萨拉查集团仿效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建立起来的秘密警察组织。

萨拉查集团就是通过“皮德”，广泛使用下列方法对其政敌进行迫害。例如：不经审判就长期监禁；采用残酷的刑讯、秘密审讯；剥夺被告的辩护权；判处特长刑期的徒刑，并且不经审判和侦讯就任意延长刑期。“皮德”的活动遍及全国。秘密警察对全体居民进行监视，它在每个居民点，即使一个很小的居民点，也设立了秘密的侦察机构。“皮德”还得到教会的积极协助。多次逮捕人就是根据教徒作忏悔时讲出来的秘密进行的。军事独裁期间滥行捕人的现象这时已司空见惯。对犯人进行巧妙的刑讯是萨拉查“文人独裁政权”的一大“发明”。当时盛行一种盖世太保的葡萄牙门徒所发明的、称为“塑象”的刑讯方法，即强迫犯人连续站立几昼夜。

凡熬过刑讯的人，不是判处长期监禁，就是流放到塔腊法耳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萨拉查集团在萨尔岛上建立的。萨尔岛是佛得角群岛中十五个岛屿之一，位于非洲大陆最西点（也称为佛得

角)以西四百五十五公里的大西洋上。岛上恶性疟疾猖獗,而犯人们却关在小棚子里,没有蚊帐,病人几乎得不到任何治疗,凡是能够自己走动的病人,每天都被派去做苦工。塔腊法耳集中营在全世界获得了“慢死营”这个臭名,流放到这里的主要是共产党员和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其他战士。

萨拉查对殖民地人民采取加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种种措施,对巩固大地主、大银行家的统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措施是和国内实现法西斯化的其他措施紧密联系着的,是葡萄牙推行殖民政策的环节之一,是宗主国国内采用的法西斯方法在殖民地的一种运用。这就使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更加令人憎恨。

萨拉查除了担任拥有特权的财政部长外,还兼任殖民部长。他于 1930 年 7 月 8 日颁布了一项所谓殖民地法令。后来,在 1933 年 11 月 15 日颁布的葡萄牙殖民帝国基本法中,殖民地法令的内容又有所发展。① 葡萄牙的殖民地曾称为省,根据

① D·塞维利亚·安德烈斯:《奥利维拉·萨拉查的葡萄牙》,马德里 1957 年版,第 130 页。

殖民地法令，仍然改称殖民地，并且取消了殖民地人民过去所享有的有限的自治权利。此外，殖民地法令还规定了下列方针：加强里斯本对殖民地的控制；增派天主教传教士团并加紧传教活动；鼓励葡萄牙人移居殖民地；在殖民地广泛采用葡萄牙本国使用的警察手段。殖民地法令把几百年来在殖民地实行的专横和压迫的制度以法律固定下来，并加以强化。

全部殖民地的管辖权都集中在殖民部长一人手里。每一个殖民地都由殖民部长任命总督进行管理。如果一个殖民地分为若干省，则每省设省长；省分为县，县设县长；县分为区，区设区长。每个区的辖境内分设几个哨所，哨所设哨所长。所有这些官职都由葡萄牙人充任，甚至那些由殖民地居民代表组成的农村自治机构也分别隶属于区长和哨所长。

萨拉查集团把几百年来在葡属殖民地实行的强迫劳动制度以法律固定下来。这种强迫劳动制度分三种形式：为大地主的种植场和资本家的矿场做工；服政府机关分派的劳役；向南非联邦① 出

① 南非联邦，即今之南非共和国（阿扎尼亚）。——译者

售劳动力。殖民地的居民每年要服六个月的劳役，只有能够证明“已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了同样数量劳动”的土地所有者除外。

哨所长和区长应种植场主、矿场主、铁路企业主的申请，强迫当地农村居民为他们做工，他们需要多少人就给多少人。工资十分菲薄，只相当于白人工资的十分之一。种植场主把应付给劳动力的生活费和工资的绝大部分，用来贿赂保证为种植场提供无偿劳动力的政府官员。

另一部分居民被强迫去建筑和维修道路，而且通常不给工资。所有的地方官吏都有“权”任意强迫其辖区内的居民从事所谓“公益”劳动。殖民当局“雇用”工人不仅不给工资，而且还“征召当地劳动力输出国外”换取外汇。萨拉查政府同英国、南非、南罗得西亚① 和荷兰等国的矿场主以及有关的政府机构都订有合同。根据这些合同，每年从莫三鼻给派出十万人到南非联邦，十万人到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② 做工。期限是十二至十八

① 南罗得西亚，即今之罗得西亚（非洲人称为津巴布韦）。——译者

② 尼亚萨兰，即今之马拉维。——译者

个月。每天工资只有四十二美分。葡萄牙政府通过输出劳动力，每年赚得几千万埃斯库多。

遭受残酷的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住所污秽，妻离子散——这就是强迫劳动制度下的殖民地绝大部分居民的悲惨遭遇。此外，再加上因躲避劳役或违犯纪律所受到的体罚、带脚镣手铐、流放到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而且有去无回等这些凄惨情况，那么在我们的眼前便呈现出一幅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合法化了”的现代奴隶制的图景。① 然而，十家殖民地大公司和几十家殖民地小公司的企业主，操纵这些企业的葡萄牙银行和外国银行，以及在这些企业中有股份的萨拉查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吏，对萨拉查在殖民地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政治压迫制度和超经济的强制制度却很满意。

加强对殖民地的掠夺，是葡萄牙法西斯独裁政权得以巩固下来的手段之一。独裁政权建立初期，就从现代化的奴隶贩卖中增加了收入，而且从

① 约翰·根室：《非洲内幕》，纽约 1955 年版，第 572—588 页；或见《国际生活》1958 年第 7 期，第 86—91 页。

殖民地进口原料和向殖民地出口葡萄牙商品的数量也增加了。特别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英国资本在葡属殖民地的地位得到巩固，葡萄牙对英国人所作的新的让步，使萨拉查可以从伦敦得到无限制的贷款，并且在外交上还得到英国的支持。这些都有助于巩固葡萄牙法西斯独裁政权。

拥有横贯安哥拉领土、使北罗得西亚① 和比属刚果② 同大西洋海岸连接的本格拉铁路的英国金融资本家，这时觉得更有信心，他们对铁路的营业和对在当地的矿场、种植场的投资比较放心了。在四周都是英国殖民地的莫三鼻给，英国资本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从1892年起，在莫三鼻给的英国公司就享有完全的国家权力——对矿藏、土地，以及连接英国殖民地和印度洋海岸的铁路，甚至对征收居民的人头税，都享有无限制的垄断权。一句话，葡萄牙的殖民地实际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③

因此，英国统治集团给予萨拉查政权无限的

---

① 北罗得西亚，即今之赞比亚共和国。——译者

② 比属刚果，即今之扎伊尔共和国。——译者

③ 叶·瓦尔加：《葡萄牙和法西斯国家对西班牙的干涉》，第 20—24 页。

支持。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竭力夸奖萨拉查博士，说他是“当代最伟大的财政部长之一”（《泰晤士报》）①，称赞他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所建立的秩序井井有条，国家财政稳定，偿还外债认真等等。

由此可见，葡萄牙统治阶级的最反动的集团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建立起来的萨拉查法西斯独裁政权，同样是世界金融资本的产物，葡萄牙也就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葡萄牙民主力量反对国家法西斯化的斗争

1926 年军事政变时，葡萄牙各阶级、各阶层的居民，由于对所发生的事变感到突然，对事变的真相还认识不清，因此对反动势力的进攻未能进行抵抗。但是，后来情况就起了变化。随着法西斯独裁政权越来越横行霸道，公开使用恐怖手段，从而人民力量和民主力量对国家法西斯化的反抗

① 拉尔夫·福克斯：《今日的葡萄牙》，莫斯科 1937 年版，第 36 页。

日益强烈，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逐渐提高。

对1927年初大逮捕的回答，是反对派于同年2月举行的反军事独裁的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共和党军官率领的里斯本和波尔图的驻军，还有工人。虽然葡萄牙共产党不赞成采用军事暴动的方法，但在1927年2月7日，共和党人起义的当天，葡共发表了号召书，号召支持反独裁的武装斗争。试图推翻军事独裁的武装起义被忠于政府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据不完全统计，延续一星期的战斗结果：在里斯本死三百人，伤一百人，在波尔图死一百五十人，伤三百五十人。① 当时国内处于戒严状态，军事法庭活动频繁，许多政治犯被流放到安哥拉，许多社会团体被禁止活动。

爱国军官不止一次举行军事暴动，但由于领导暴动的共和党军官同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联系，历次暴动都被政府的军队镇压下去。例如，1928年7月20日，当驻守里斯本堡垒的军队起义时，政府军切断了市中心和工人区的联系，炮击

---

①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第82页。

堡垒，迫使起义者投降。其他各次军事暴动都遭到类似的命运，虽说这些暴动都引起了一定的政治反响。①

但是，工人逐渐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利益、对于民族命运有着多么大的危险。工人阶级意识中所发生的这个变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30 年 10 月，里斯本警察驱散了工人的示威游行队伍，五十个游行者受伤。在西班牙的革命事件影响下，罢工运动日益高涨。1931 年 2 月得到农民支持的马德拉岛工人总罢工，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到了 4 月，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政治流放犯和当地的驻防军。起义蔓延到亚速尔群岛和葡属非洲殖民地。4 月 23 日，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工人同警察发生巷战。几天后，这两个城市的大学

① 应该指出：虽然各次军事暴动都遭到残酷镇压，但左派共和党人并没有放下武器，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举行暴动。三十年代他们在巴黎成立了以前共和国总统贝纳迪诺·马查多教授为首的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侨民中心。参加的人中有前部长科斯塔、外交官员、学者和议员。

生举着红旗上街游行，游行者高喊“打倒独裁！”的口号。“五一”节的罢工和游行规模巨大。1931 年 8 月 26 日里斯本的总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里斯本的部分卫戍部队也参加了起义。① 政府镇压了这次起义后，加强了镇压措施，特别是用以对付共产党人；同时继续玩弄欺骗手段，答应不久就恢复立宪制度。

工人阶级战斗热情日益高涨。引导工人脱离阶级斗争的思潮失去了吸引力。社会党的威信和它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影响一落千丈。1928 年社会党有二千五百名党员，后来几年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了。1931 年举行了纪念社会党成立五十六周年宴会；同年在科英布拉召开了社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国内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些就是社会党的最后几次活动了。如果说往后几年中，社会党人还在政治舞台上露面的话，那已经不是以一个政党，而只是以个别的小组出现罢了。

---

①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第 84—89 页。

无政府主义者引导无产阶级脱离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策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早在独裁政权建立初期，劳动总同盟的队伍就明显地缩小了。同盟中最有觉悟的工人成员，眼看当局镇压民主力量，葡萄牙原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一项接一项地被取消，他们对国家的命运越来越忧虑，对政治斗争越来越关心。这是一个阶级觉悟缓慢地但在不断地提高的过程。一些工会逐步脱离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加入红色工会国际。海军部所属海军兵工厂工会就是其中之一。该厂是里斯本最老、最富有革命传统的企业。二十年代中期，该厂工会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就是车工安东尼奥·本托·贡萨尔维斯①。

本托·贡萨尔维斯于 1902 年 3 月 2 日出生在葡萄牙北方一个贫农的家庭。当本托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时，他已经在里斯本当木件车工学徒了。本托具有卓越的才能，很快就掌握了技术，每天晚上还到工业学校去读书。1919 年他到海军

---

① 安东尼奥·本托·贡萨尔维斯的生平见《献给斗争的一生》，莫斯科 1964 年版，第 485—504 页。

兵工厂做工时，已是一个熟练的金属车工了。他为人谦虚、朴实、机敏、能干，很快就赢得了海军兵工厂工人们的爱戴。

海军兵工厂工会在他的领导下，不仅始终不渝地捍卫劳动人民日常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在工人中进行政治工作。1927年，当需要派人去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时，工人们推举的第一个代表就是本托·贡萨尔维斯。1928年，贡萨尔维斯回国不久就参加了葡萄牙共产党，任海军兵工厂党支部书记，并仍然是厂工会的领导人。

当时共产党内情况很糟。《前进报》写道："1921—1928年间，党的领导者是软弱无能的，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持小资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党的思想水平很低。党员从几百人减少到几十人。现状迫切要求在马列主义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彻底改组党。"①

以本托·贡萨尔维斯为首的先进工人党员担负起这个使命。他们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于1929年4月召开了葡萄牙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

---

① 《前进报》第298号，1961年3月。

通过了改组党，使党成为真正的列宁的党的决议。本托·贡萨尔维斯当选为总书记。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积极开展活动：建立党的支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小组，组织劳动群众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本托·贡萨尔维斯直接领导的党报《无产者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宣传阵地（从1931年起葡共的中央机关报是《前进报》）。

本托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献给党的事业。他继续在海军兵工厂里当一名“一级工”，这样更便于同那些脱离无政府主义派、参加共产党的工人们保持联系，他需要和这些工人交谈并领导他们开会。本托的朋友越来越多，当警察到海军兵工厂逮捕他的时候（1930年），兵工厂几百个工人簇拥着他，一直把他护送到警察所，这简直吓坏了逮捕他的警察。①

本托·贡萨尔维斯被流放到特塞腊岛（属亚速尔群岛）。他在流放期间和党继续保持着联系。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本托·贡萨尔维斯为首的党的

① 同上，第123号，1948年9月。

坚强的领导核心，其中有这些同志：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若泽·格雷戈里奥、曼努埃尔·格德斯、弗朗西斯科·米格尔、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达·席尔瓦、阿尔弗雷多·卡尔德拉、阿尔贝托·阿劳若。①

1933年，本托·贡萨尔维斯从流放地回来后，又到海军兵工厂的机械车间做工，但很快就被迫转入地下。当时党的工作很繁重，需要他全力以赴。这时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国内各种不同的城市建立了支部。在水兵中建立了坚强的党组织。党专门为水兵出版的《红色水兵报》发行量很大。

葡共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显著扩大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会脱离了无政府主义的劳动总同盟，到1933年底，同盟的成员减少到一万五千人。工人们都转而参加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红色工会的领导中心是葡共发起成立的工会联合委员会。到1933年底，工会联合委员会团结了全国各主要工会的工人不下二万五千人，社会党人影响下的工会中只剩下不到四千人。因此，到了这个时候，

① 《前进报》第298号，1961年3月。

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葡共的影响占了优势。①

由于国家法西斯化和 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②，企业主变本加厉地压榨工人。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反对企业主的压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举行了多次罢工。

1931—1932年，工人阶级发动了几次重大的斗争行动：二千至二千五百名造船工人一个月的罢工，锡土巴尔港五千名海员三个月的罢工，全国海运公司工人两个月的罢工（由于里斯本港全体工人团结一致，罢工使该港变成了死港），里斯本码头装卸工人两星期的罢工（也使全港陷于瘫痪），马里尼亚—格兰德城玻璃业工人的多次罢工，1931年2月和1932年2月两次反对失业的声势浩大的斗争行动，一系列的大学生罢课，等等。③

在组织劳动人民反对企业主和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斗争活动中，共产党员起了先锋作用。这不

---

① 《法西斯独裁政权下的工会斗争(葡萄牙共产党的工作经验)》，葡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1960 年，第 5 页。(以下简称《工会斗争》)

② 指 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危机。——译者

③ 《前进报》第 298 号，1961 年 3 月。

仅在工人中，而且也在其他阶层的居民中，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了。从1934年起，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任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共产党还发起建立了许多进步的组织：如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苏联之友同盟、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同盟、大学生联合会。1933年，葡共开始为党的积极分子出版一种理论刊物——《战士》通讯。

共产党在组织群众抗击法西斯进攻方面所作的努力，巩固了各种反法西斯队伍之间的团结，使斗争的规模由分散的行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其中之一，是从1934年1月18日开始的有六万多人参加的抗议工会法西斯化的工人总罢工。这次罢工在许多地方发展成为工人同军警的武装冲突。在马里尼亚—格兰德城展开了特别激烈的战斗，有一段时间工人实际上控制了这个城市。鱼类罐头工业中心的锡土巴尔市也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工潮，有五千多名失业工人参加了巷战。南方的阿尔加维省也发生工人同警察搏斗事件。在南方的阿连特茹省和许多北方的省份，农民举行了大

规模的示威游行。在这次总罢工中，共产党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社会党人第一次联合行动。虽然总罢工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作为劳动群众反对萨拉查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1934年的总罢工粉碎了萨拉查的“不流血革命”和在“新国家”里“阶级和平”的神话。工人同军警的搏斗，表明了劳动群众同法西斯独裁政权斗争的坚定决心。死的、伤的、被投入监狱或集中营的有几百人。这些法西斯的新暴行说明了萨拉查匪帮独裁政权的恐怖性，使那些对萨拉查匪帮的政策抱有某种幻想的人擦亮了眼睛。

无论在武装冲突的时候，或者在罢工后的逮捕中，法西斯镇压的矛头都是指向共产党的。这就说明了萨拉查集团是把共产党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波尔·德康在他的《葡萄牙社会史》中，谈到了独裁政权统治初期的情况。他指出，当时萨拉查集团对法西斯体制的所有政敌并没有进行广泛镇压，但作者承认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已经十分厉害了。不过这种迫害并没有妨碍共产党人在海军和工人的某些阶层中扩

大自己的影响。①

1926年政变前夕，葡萄牙共产党还是一个人数不多、力量薄弱的党。在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的年代里，葡共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先锋队。机会主义者领导的社会党在工人阶级内未能确立牢固的地位，因此，它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打击下，作为一个组织力量来说，已经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也经不起严峻的考验，结果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也大大降低了。

在同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头几次战斗中，葡萄牙共产党都站在斗争的第一线，起了先锋作用。这是葡共建立以来的重大成绩。这些成绩应归功于葡萄牙的先进工人。他们在本托·贡萨尔维斯的领导下，及时地改组了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重新部署了党的工作；在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方面，在开展反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群众斗争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方针。

① 波尔·德康：《葡萄牙社会史》，巴黎 1959 年版，第 490 页。

第 二 章

萨拉查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勾结时期的葡萄牙

法西斯葡萄牙是柏林—罗马轴心的帮凶

葡萄牙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是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直接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萨拉查采用他们的基本思想作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萨拉查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建立极端沙文主义的、极端帝国主义的、代表金融寡头政治的、最反动的政权的主要方法。葡萄牙法西斯分子还从形式上模仿德、意法西斯分子的一系列做法，如敬礼的方式，穿特定颜色的上衣，青年组织的形式，等等。

但是，萨拉查是一个奸诈狡猾的政客，他不是机械地搬用德、意法西斯的理论和实践，而是使之

适应葡萄牙的情况。例如，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比，他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军队和天主教会。他的国家体制或被称为军事法西斯独裁，或被称为教权法西斯独裁，这些称呼都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葡萄牙对萨拉查的个人崇拜，一直不象德、意对其“元首”或西班牙对其“终身元首”的个人崇拜表现得那样露骨。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常利用葡萄牙法西斯主义的这个特点和其他一些特点，把“新国家”描绘成不是“极权的”，而是“有权威的”；不是“异教的”，而是“天主教的”；把萨拉查的统治方法说成是非暴力的，全盘否定了萨拉查体制的法西斯性质。①

然而，这些特点丝毫也改变不了萨拉查独裁政权的社会本质。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他的独裁政权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体制毫无差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仅在思想上武装了葡萄牙法西斯分子，而且在建立葡萄牙独裁政权的过程中直接支持了萨拉查。萨拉查在葡萄牙建立了法西斯政

---

① 英国周刊《统计学家》，伦敦1940年7月13—20日，第54—55页。

权，也为加强柏林—罗马轴心的地位作出了贡献，从而获得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好评。同样，萨拉查自己也对轴心强国寄予莫大希望。如果说他在保持葡萄牙对殖民地的统治地位方面受到英国的庇护，那末在巩固本国统治方面则较多地指靠欧洲大陆的法西斯国家。

葡萄牙无产阶级1934年的一月行动对萨拉查是一个不祥之兆。他对一月行动远比对1927年起义后多次发生的军官暴动担心得多。从欧洲大陆吹来的一股风，使里斯本的独裁者忧心忡忡，他担心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会使葡萄牙民主力量的斗争活跃起来。他一直竭力设法用高墙把葡萄牙同斗争着的西班牙和法国隔离开来，同世界一切民主自由力量隔离开来。他把德国和意大利看作是实现这个目的最可靠的盟友。他开始同他们接近，同时又不断绝与英国的传统同盟。

萨拉查政府从1934年起，也就是完成国家法西斯化之后，立即站在德、意方面，采取措施为反对葡萄牙国内外民主力量进行准备。1934年政府宣布大规模扩军（当时原有军队六万一千人）和向英国定造二十艘新军舰的计划。1935年5月拨款

六千五百万英镑用于再造十四艘军舰，加强陆军和空军，建筑道路等。① 葡萄牙军队总参谋长席尔瓦·巴斯塔斯将军在解释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时宣称，葡萄牙军队必须准备应付两种情况：一种是战争情况，假设在战争中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站在不同的强国一方参战；另一种情况，假设在西班牙突然爆发共产主义运动。

萨拉查政府抓住各种借口进行反共活动。它竭力反对苏联参加国际联盟。当轮到苏联代表担任国际联盟会议主席时，它提出抗议，反对所谓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的代表当主席。

里斯本的政客把1936年2月西班牙人民阵线各党派在议会斗争中获得的胜利，看作是"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葡萄牙殷勤接待了五万个由西班牙逃亡来的地主、大资本家、军官和教士。1936年5月11日，萨拉查借口"由于国际局势所造成的极端困难状况"，亲自接任陆军部长（在这之前萨拉查除担任总理外，还兼任财政部长和殖

---

①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第94、99页。

民部长等职务）。为了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里，他于 1936 年 11 月又兼任外交部长。①

萨拉查集团在轴心国的影响下，加强了镇压措施，压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与德国盖世太保有密切联系的政治警察"皮德"，开始更广泛地采用最新的刑讯方法来对待政治犯。

下面是当时某些考察者关于"皮德"活动的一段叙述。"到达波尔图市后，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鲁阿·德·爱罗伊斯莫街329号的市'皮德'局的后门是直通墓地的。凡从这扇门抬出来的青年人的尸体都是葡萄牙优秀青年。折磨这些青年人的凶手，即'埃斯比罗斯'（葡语这个词的意思是'绞刑手'或'刽子手'，这是个令人憎恨的字眼），都受过盖世太保的训练。听说'皮德'的第一任头子内维斯·格拉萨受过克拉默的训练，克拉默当时就是为了这件事来葡萄牙的，他后来当过贝尔森集中营② 的头子。还听说西班牙内战时，

---

① 同上，第 100—101 页；波尔·德康：《葡萄牙社会史》，第 490—491 页。

② 贝尔森集中营是希特勒德国屠杀战俘和平民的大集中营之一。——译者

墨索里尼派了一批意大利教官给‘皮德’传授经验。在他们离葡的前一天专门为他们送行的招待会上，卡尔莫纳总统亲自将基督勋章（葡萄牙的二等奖赏）别在他们的制服上。”

警察局采用刑讯是国家法定的制度，关于这一点萨拉查亲自证实过。他以他固有的耶稣会士的伪善态度，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安东尼奥·费罗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些受到严厉对待的犯人，都是或几乎都是不可救药的恐怖分子和投炸弹者，尽管警察尽了一切努力，他们还是拒绝供出藏匿犯罪凶器的地点。只有采用强制手段，他们才肯说出真话。”①

关于萨拉查亲自参与执行镇压政策一事，还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1936年10月19日，他以陆军部长的名义颁发命令成立违纪军人苦役营。凡是已查明赞同“敌视祖国和社会秩序的思想”的士兵、士官和新兵都被送进苦役营。凡在苦役营服过刑的人，都不准担任国家机关的任何职务或从

---

① 拉尔夫·福克斯：《今日的葡萄牙》，第62—63页。

事自由职业。①

萨拉查集团加紧开展沙文主义运动，成立了一些新的"爱国组织"以保卫劳资协会制度。他们为此制造借口，侈谈什么来自西班牙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威胁"。

政府在里斯本组织了一次吵吵嚷嚷的反共示威游行之后，于1936年9月30日颁布法令，建立所谓葡萄牙军团（希特勒冲锋队的变种），所招募的志愿人员都是萨拉查体制的狂热信徒。这支穿绿上衣的军事化队伍由退伍军人指挥，需要时被召来协助军队②镇压民主力量。1936年还建立了一个青年组织——"葡萄牙青年团"。从七岁到十四岁的男女儿童也穿绿上衣，上有"S"标记（表示是萨拉查分子），每周受军事集训。萨拉查集团对"国民职工会"和其他组织的活动加紧监督和检查。葡萄牙大多数城市都设有"反共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自

---

①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第105—106页。

② 波尔·德康：《葡萄牙社会史》，第491页。

由主义的宣传。

萨拉查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经济中继续向英国资本让步，给予英国企业一个又一个的经营特权。英国资本控制了葡萄牙的采矿工业，特别是钨矿和黄铁矿，还控制了动力部门、出口栓皮栎树皮的大部分商行，以及许多轻工业部门。最大的商业银行、电话网、部分铁路、里斯本的电车和大部分酿酒企业也都属于英国资本。① 1936 年，英国在葡萄牙的直接投资共计一千九百万英镑。② 英国是葡萄牙的主要对外贸易国。葡萄牙的各种武器都从英国进口。1935年葡萄牙的外债总额为三千零九十万英镑，其中英国占二千二百万英镑。③

英国在葡属殖民地的投资非常之大，1937 年

---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莫斯科 1961 年版，第 21、73—76 页；或见《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7 年第 3 期，第 89 页。

②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 21 页。

③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第 21、103 页。

估计为二千五百万英镑。① 在莫三鼻给，英国垄断组织仍操纵一切。它们控制了铁路、大部分采矿企业以及橡胶、糖、棉花、花生等的生产。莫三鼻给及其港口洛伦索—马贵斯、贝拉和纳卡拉都成为英国通往其他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咽喉。从贝拉港通往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加丹加② 的铁路线总长五千八百多公里。这些铁路均为“英国南非公司”所控制。该公司还控制了莫三鼻给最主要的一些经济部门。③

萨拉查集团颁布了殖民法并对殖民地加紧推行一整套公开掠夺和超经济强制措施之后，英帝国主义便利用一系列“合同”，从莫三鼻给招雇无偿劳工送往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

---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葡属非洲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载《帝国主义者争夺非洲的斗争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论文集，莫斯科 1953 年版，第 331 页。

② 加丹加是扎伊尔共和国的一个省。——译者

③ A·M·别利亚夫斯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葡属非洲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载《帝国主义者争夺非洲的斗争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论文集，第 331 页；或见《国际生活》1958 年第 7 期，第 88 页；或见Ж·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65—66 页。

尼亚萨兰等地的矿井中做工，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利润。

英、葡两国的公司每年从开采安哥拉的金刚石砂矿和出售该殖民地生产的咖啡，以及其他农产品中获得了成千上万英镑。在安哥拉，同在葡属其他殖民地一样，也有法国和比利时资本家的大量投资。殖民主义者广泛利用横贯安哥拉领土的本格拉铁路，将加丹加的资源经安哥拉的洛比托港源源运走。①

总之,三十年代中期,英国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但到三十年代后半期,随着萨拉查和德、意接近,英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挤。

1936年12月底,批准了德葡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葡萄牙放弃了按凡尔赛和约所享有的没收德国人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财产的权利，并将过去从德国人那里没收来的公债券和葡萄牙企业中德国人的股票退还给他们。部分开采钨和锡的企

---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 葡 属非洲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载《帝国主义者争夺非洲的斗争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论文集，第 325—332 页。

业转归德国人控制。德国还获得开采安哥拉自然资源的权利。[①] 1938年，克虏伯公司派了工程师到安哥拉，许多德国人在那里购置了种植场。1937年，德国殖民主义者还来到佛得角群岛、亚速尔群岛、葡属几内亚等地。德、葡间的贸易扩大了。在葡萄牙进口额中，德国由1933年的13.1%上升到1938年的16.8%，同一时期英国则由28.4%下降到17.06%。[②] 葡萄牙签订了从德国进口机器和武器的大批合同。葡萄牙与法西斯意大利的经济关系也开始活跃起来，1940年，由意大利工程师设计改建了里斯本港。[③]

葡萄牙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政治合作显著扩大，促进了德国对葡萄牙的经济渗透。这在1936—1939年间法西斯国家侵略西班牙时期最为

---

① 《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1年第3期，第113页；1947年第3期，第92页；或见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21页。

② 叶·瓦尔加：《葡萄牙和法西斯国家对西班牙的干涉》，第19页。

③ 兰德尔·埃利奥特：《葡萄牙——双方争夺的中立国》，伦敦1941年版第3辑，第242页。（本注与参考书目有出入。——译者）

明显。当时萨拉查政府不仅积极参与佛朗哥将军为颠覆西班牙共和国而进行的法西斯叛乱的准备工作，而且使葡萄牙成为德、意干涉西班牙的基地，正如以前葡萄牙成为西班牙法西斯保王派的大本营一样。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一开始，葡萄牙的军事工业就向佛朗哥集团提供机枪、手榴弹、步枪和弹药。葡萄牙成为德、意供应叛乱分子武器、燃料和弹药的转运基地。葡萄牙政府向主管过境运输的全权代表、西班牙"终身元首"的兄弟尼古拉斯·佛朗哥提供了各方面的协助。萨拉查在和德国大使谈话中声明，要以他"所拥有的全部手段"来支持佛朗哥集团。① 当时德国驻里斯本的代办通知柏林说，由于萨拉查亲自关怀，供应佛朗哥的物资极其迅速地转运过境。

佛朗哥集团充分利用了葡萄牙的港口、机场、电话和电台。早在战争初期，西班牙叛乱集团的两个中心布尔戈斯和塞维利亚之间交换战报，就是

① Д·П·普里茨克尔：《西班牙共和国的功绩》，莫斯科1962年版，第120页。

由葡萄牙电台转发的。里斯本的银行为西班牙叛乱集团提供贷款。西班牙共和党人逃离佛朗哥控制的恐怖地区，企图在葡萄牙避难，葡萄牙警察搜捕了他们，并交给佛朗哥集团。例如，在佛朗哥集团残酷镇压巴达霍斯市市民之后，葡萄牙当局把几百个企图在葡萄牙避难的西班牙共和党人——巴达霍斯市的保卫者交给西班牙法西斯分子。①法西斯葡萄牙沿葡、西陆地边界建立了一条反对西班牙的名副其实的战线，因为葡萄牙正规军直接参加了国际法西斯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

同时，不干涉西班牙事件委员会中的葡萄牙代表帮助德国和意大利，在外交上掩护它们对西班牙变本加厉的干涉。但是不干涉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伊·米·迈斯基在委员会头几个月的工作中，就对葡萄牙政府的上述阴谋活动给予迎头痛击。迈斯基对葡萄牙代表蒙特罗的可怜的挣扎进行了揭露，并加以嘲笑。② 1937年10月23日，葡萄牙正式与西班牙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同年12

---

① 同上，第136页。

② 伊·米·迈斯基：《西班牙笔记》，莫斯科1962年版，第41—53页。

月事实上承认了佛朗哥政权。当西班牙内战刚一结束，西班牙与葡萄牙立即于1939年3月17日在里斯本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所谓伊比利亚条约），从而巩固了佛朗哥与萨拉查的同盟。1940年7月29日，两国签订了伊比利亚条约的补充议定书。根据这个议定书，双方必须互相协商，以便更好地维护共同利益。① 此后，在1942年12月重订伊比利亚条约，改名为“保卫伊比利亚半岛和保持伊比利亚半岛中立”西葡同盟。②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指出，葡萄牙支持佛朗哥集团和德、意干涉者，这说明葡萄牙的对外政策方针改变了。几世纪来，葡萄牙第一次背离与英国同盟的传统政策，采取亲德方针。③ 但是，萨拉查口头上重申仍然奉行与英国的传统同盟的政策。1936年10月底，他在给军官们的讲话中宣称，他的“对外政策中与英国保持同盟关系这一点是

---

① 查尔斯·E·诺埃尔:《葡萄牙史》，第237页；D·塞维利亚·安德烈斯：《奥利维拉·萨拉查的葡萄牙》，第155页。

② 《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7年第3期，第92页。

③ 兰德尔·埃利奥特:《葡萄牙——双方争夺的中立国》，第244页。

不会改变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偏离这个政策，哪怕是最少程度的偏离”。但是，就在这个讲话中，萨拉查强调葡萄牙的对外政策是从下面两点出发的：第一，深信欧洲“社会战争”时期即将来临；第二，深信“1914—1918年的国际政治集团①不再存在，已经为新形势所取代了”②。这实际上已承认葡萄牙的对外政策方针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即开始同大陆强国接近。事实虽然如此，但是萨拉查在后来的讲话中，特别是在1939年5月22日和9月1日的讲话中，都一再保证忠于与英国的传统同盟。③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特别是战后几年中的一些事件，都表明法西斯葡萄牙不仅协助轴心国扼杀了西班牙共和国，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爆发，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当

① 1914—1918年的国际政治集团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协约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译者

② E·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第103—104页。

③ 兰德尔·埃利奥特：《葡萄牙——双方争夺的中立国》，第244页。

时，虽然德国加紧向葡萄牙渗透，但英国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经济中仍保持优势，因而英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挠葡萄牙进一步倒向法西斯轴心国的怀抱。

葡萄牙的所作所为使它越来越象希特勒德国的卫星国。1938 年，萨拉查附和希特勒德国的宣传论调，声称不能限定德国仅在它自己的疆界内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葡萄牙在中立的幌子下，更加积极地援助轴心国，首先是向轴心国提供它们奇缺的物资，使葡萄牙的经济适应德、意的军事需要。早在战争的最初几年，葡萄牙大大增加了钨（从 1937 年的二千零六十九吨，增加到 1940 年的四千八百五十八吨）、锡（从 1937 年的一千零九十五吨，增加到 1940 年的二千三百二十九吨）①、黄铜矿、锰和其他战略物资的开采量，其中大部分经过西班牙运往法西斯集团国家。葡萄牙还在它的殖民地扩大生产几种供不应求的物资（棉花、橡胶及其他），并把这些物资运往德、意。葡萄牙对德国的出口额 1940 年为二千九百万埃斯

---

① 《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3 年第 2—3 期，第 82 页。

库多，1941年增至五亿六千五百万埃斯库多，仅仅一年，就增加了十八倍之多。①

法西斯德、意还通过葡萄牙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采购石油、原料和粮食。里斯本港口每天都有船舶在装运和转运准备运往德、意的货物。里斯本也被纳粹党徒用作搞外交阴谋和间谍活动的基地。葡萄牙的报纸和无线电广播成为替希特勒宣传的传声筒。葡萄牙驻欧洲各国的外交人员则为德国情报机构服务，反对各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在葡萄牙，凡同情同盟国的人士都受到迫害，甚至禁止收听英国广播。

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侵犯苏联之后，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猖獗一时。葡萄牙军队、各种各样的警察、教会、“葡萄牙军团”、“葡萄牙青年团”和其他法西斯组织都参加了反苏十字军远征。②

1941年6月25日，萨拉查宣称，为了进一步靠拢柏林—罗马轴心国，葡萄牙的中立政策应该重新加以审查。1942年9月，葡萄牙军事代表团

---

① 同上，1947年第3期，第92页。

② 兰德尔·埃利奥特：《葡萄牙——双方争夺的中立国》，第242页。

访问了德国。当时萨拉查怀着法西斯集团获胜的希望，认为葡萄牙有站在这个集团一边参战的可能。

但是，苏军在伏尔加河地区的胜利①及此后战争进程中形势的急剧转变，使萨拉查匪帮多少清醒一些，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好战计划。萨拉查集团一方面不改变其政策的反苏方针，不断绝同希特勒集团的关系，一方面又着手加强同英国的关系，并且设法讨好美国。葡萄牙于1943年8月把亚速尔群岛上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交给英国，于1944年11月又交给美国。②英国和美国的公司在葡萄牙本土及其殖民地获得了一些新的特许经营权。1944年5—6月间，萨拉查向伦敦和华盛顿提出停止对德出口钨的形式上的保证。③

直到大战快结束的时候，葡萄牙实际上并没

---

① 此处是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伟大胜利。苏修叛徒集团蓄意歪曲这段历史，把斯大林格勒会战篡改为伏尔加河地区会战，所以作者在这里也采用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译者

② 查尔斯·E·诺埃尔：《葡萄牙史》，第239页。

③ 《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7年第3期，第93页。

有停止过援助法西斯集团，运到德国的战略物资、原料和粮食差不多和以前一样多。葡萄牙的报纸没有中断过纳粹主义的宣传。为了迎合德国公司企业主的愿望，葡萄牙政府把他们当中一些人的企业佯作收归国有，其实大部分德国人的股票都是用别人的名字顶替登记的。希特勒自杀的消息传到后，葡萄牙于1945年5月3日宣布全国哀悼。萨拉查集团在德国投降之前一直同它保持外交关系。葡萄牙还为欧洲各国逃来的战犯敞开大门，准许他们避难，并保证其活动自由。

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说什么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忠实地保持中立，甚至对同盟国还尽了一些力。上述事实足以揭穿这些谎言。实际上葡萄牙在中立的幌子下，千方百计援助德、意法西斯集团。如果说它没有公开地站在法西斯轴心国方面参战，那只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在苏德战线上被击溃，以及葡萄牙国内掀起了反法西斯运动的缘故。

劳动人民景况的恶化。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的破产

葡萄牙支持德、意在欧洲进行侵略的政策和由此而产生的军费开支的增加，葡萄牙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后外国资本的加紧渗透，法西斯政权把军费重担全部转嫁到劳动人民肩上的种种经济措施，这一切都给葡萄牙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并且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大为恶化。在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时期，葡萄牙经济政策的轴心是稳定财政。这时生活最困苦的是贫民阶层(稳定财政的主要手段是提高间接税，结果是贫民阶层首先遭受损害)，而在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垄断集团的压榨日益加紧，生产周期中断日益频繁，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于是国家机关职员、知识分子、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的景况也急剧恶化。

虽然有关当时葡萄牙居民的经济状况的资料非常贫乏，但仍有一些十分确凿的事例可以证明以上所述是符合事实的。“新国家”最初的部分

措施(例如1935年旨在扩大海军而颁布的经济改革法，使大企业比小企业处于有利地位的工业产品检验法，以及使小农破产、大农场增产的“增产小麦运动”)就足以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向中小企业主展开攻势了。①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把劳动人民可怜的一点金钱，装进靠供应作战军队发了大财的军工大亨和商人的腰包。这些措施的实行，开辟了小企业主与农民破产、大垄断组织与大土地占有者大发横财这样一个萨拉查独裁政权特有的历史时期。

至于广大劳动群众的景况则特别困苦，他们的肩上压着三副重担：1929—1933年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建立和备战的加强。

葡萄牙同所有农业国一样，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比其他国家要晚一些。但对葡萄牙劳动群众来说，由于当局用损害劳动群众利益的法西斯办法来稳定财政，使劳动群众的景况在经济危

---

① 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里斯本1963年版，第237页。

机波及葡萄牙之前已经大大恶化了，所以他们对经济危机格外敏感。

经济危机使葡萄酒、鱼类罐头、栓皮栎树皮及其制品等葡萄牙传统产品的出口额都大幅度下降。例如，出口沙丁鱼罐头，按价值计算，从 1931 年的一亿八千五百万埃斯库多，下降到 1933 年的一亿零七百万埃斯库多，此后虽然开始缓慢回升（1934 年为一亿三千二百万，1935 年为一亿四千二百万），但长久达不到 1931 年的水平。软木塞的出口只是在1934年，特别是西班牙战争爆发后，才开始有所增长。① 葡萄酒的出口额锐减，此后好多年都毫无起色。这几种商品的生产也相应地缩减了，大多数城乡居民都因此受到严重损害。许多民用工业部门也开始紧缩生产。有些企业用缩短工作周的办法减少生产。1935 年，仅工业部门的失业者就达十五万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35％；农业工人当中的失业者更多。1934 年底熟练工人的工资与 1926 年的工资水平相比降低了40—50％。同

① 让·塞尔梅：《葡萄牙的经济》，载《地理年鉴》，巴黎 1939 年 1 月 15 日，第 97 页。

时期农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了75%，而且是在延长工作日的情况下降低的。①

法西斯国家和企业主乘工人阶级处境困难之际，加紧侵犯工人阶级的权利，然而却打着“关怀人民福利”的幌子。例如，政府建立了“失业委员会”负责“关怀”失业者。资本家从在失业委员会登记的失业者中雇用工人和职员，只需付给他们一半工资，另一半工资规定从“失业基金”中拨付，而所有的工人均须从自己每月的工资中交纳2%作为“失业基金”。事实上此项基金的大部分，同国营企业工人和职员交纳的“社会救济”特捐一样，被用于军备和“公共工程”的开支，以及对大企业主的拨款。②

工人和职员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所争取到的一些社会福利中最后剩下的一小部分，这时也被剥夺了。1919年6月10日颁布的关于疾病、残废、衰老和不幸事故必须保险的条例，就是一项工人争取到的社会福利。虽然企业主常常违反条例，

① 《红色工会国际》1935年第8期，第20页。

② 同上。

利用工人对条例的无知，引用但书，曲解条文，但是这个条例仍然是工会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武器。条例适用于各类工人，包括农业工人。条例规定企业主至少在工人受工伤时必须付给保险金。

可是，1936年3月，国民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处理生产中不幸事故的新条例。这个条例对资产阶级和国家有利得多。按照新条例，工作几小时或几天的临时工，或者在家里为企业主干活的工人（在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这类工人很多），无权领取津贴；对遭遇不幸事故的工人所给的津贴金额，从相当于工资的三分之二下降到二分之一；并且还规定了一系列大幅度降低津贴金额及大量缩减享受津贴人数的其他限制。

此外，按照新条例，支付津贴的不是企业主，而是"国民职工会"、"人民之家"和"渔民之家"。为了支付此项费用，这些组织向企业主征收一定的款项。但是，这却使企业主对工人日后遭遇不幸事故或患职业病不再承担责任，使企业主得以肆无忌惮地搞生产"合理化"和进行剥削。

这个新条例和政府的一系列其他法令，例如，关于建立失业委员会的法令，关于建立工会社会

救济金库的法令，仿效法西斯意大利开展“冬季救济”贫民运动等，都是为了减轻政府直接资助工人的支出及减少有产阶级在职工社会保险方面的开支而采取的一系列新措施。①

法西斯国家通过颁布法令和建立财团、协会等办法来“调整”工业、商业、农业。这使垄断资本家和地主得到不少好处，而使劳动人民承受沉重的负担。这种情况从萨拉查集团仿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搞的“夺取粮食会战”而开展的“增产谷物运动”所产生的后果就可以得到证明。大家都知道，葡萄牙虽然是农业国，但粮食并不能自给。在独裁政权建立之前，就由于农业落后需要进口很多小麦。这项支出严重地影响了葡萄牙的收支平衡，进口额通常比出口额大一倍，为了节约外汇，政府开展了“增产谷物运动”。1933—1934 年，大幅度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开垦了十万公顷以上的荒地（在葡萄牙这个数字同原耕地面积相比较占很大的百分比），并且还要小葡萄种植户挖掉自

---

① 《世界工会运动。红色工会国际手册》，第 3 册，第 292 页；或见《红色工会国际》1936 年第 11 期，第 38—40 页。

己土地上的葡萄藤，改种小麦（政府也需要以此来“调整”找不到销路的葡萄酒的生产）。

连续几年的好气候，帮助“增产谷物运动”达到了原定的目的。葡萄牙几乎停止进口小麦。这项支出从 1929 年的三亿八千五百万埃斯库多降到 1935 年的一千万埃斯库多（当时只进口少量小麦种子）。

但是，“增产小麦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产生了什么后果呢？1934 年生产了六十四万八千吨谷物，但只消费了三十二万七千吨（国内居民购买力急剧下降），仓库里余存三十二万一千吨。1935 年，全国面粉厂协会的仓库里堆积着四十八万吨谷物。这种现象竟然是出现在一个半数人口吃玉米面包，甚至是忍饥挨饿的国家里啊！所存的小麦本来是很容易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但大土地占有者却断然拒绝降低粮食价格，政府不但没有对他们施加压力，反而颁布命令，限制不久前奉命把自己的葡萄藤挖掉而改种小麦的农民种植小麦的权利。

不仅如此，大地主和农民都需要出售谷物，而谷物出口的专卖权为“全国谷物生产者联合会”所

垄断。该会在 1936 年和法国订立了合同，以最高价格向法国出售十万吨小麦，至于小生产者，按政府法令，只能以低得多的官价把自己的小麦卖给该联合会，而且规定了这样的结算办法：农民必须在一定的担保下，把青苗估产卖给这个垄断组织。①

关于这些措施给农业工人所造成的后果，1935 年 12 月 19 日的葡萄牙《新闻日报》写道：

“阿尔皮阿尔萨（在埃希特里马杜腊省）的小商人和粮食小业主发表声明，描绘了农业工人由于地主用实物代替现金发放工资所过的困苦生活。这常常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剥削方式。在声明中说得很清楚：例如，农业工人按照合同每日应该获得六埃斯库多的工资（一埃斯库多等于零点六九法郎），地主强用两公斤面粉作为工资发放，两公斤面粉折价三埃斯库多，实际上还不值二点五埃斯库多。地主威胁工人说，以后还要用其他东西，如油橄榄、大米、蔬菜等代替现金发放工资。

---

① 《红色工会国际》1936 年第 5 期，第 18—21 页；或见让·塞尔梅：《葡萄牙的经济》，载《地理年鉴》，第 97 页。

“常有这种情况：单身工人在一周内吃不完一周劳动所得的十二公斤面粉，因此他们只好把面粉以低价卖给别人。这个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业工人，可想而知，这种发放工资的新制度势必破坏本地经济的平衡。这是试图恢复封建时代的旧规。这种事在我们这个时代既不能容许，也无法理解。”①

原来，在萨拉查“新国家”时代地主们推行的实物工资制，只不过是他们受到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实物地租制的启发而针对被剥削者玩弄的新花样而已。

加紧剥削劳动人民和使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层破产的结果，巩固了“新国家”的财政制度，并且提高了“新国家”在国际金融资本家心目中的威信。1937 年，美国金融巨头办的杂志《哈佛商业评论》以满意的口吻指出：1937 年 10 月 18 日，葡萄牙政府恢复金本位制，并取消资本进口和出口的一切限制。该杂志夸奖萨拉查说，萨拉查是在不景气时期取得这个成绩的，在十年“和平”（指的是

① 《红色工会国际》1936 年第 5 期，第 19 页。

“社会和平”)时期里,他取得的成就超过了葡萄牙过去五十年政治动乱时期的成就。①

可是,就在这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祸却降临到那些为提高萨拉查的威信而被迫付出代价的人们头上。

军事局势的突然变化,通常对大投机商有利,而对劳动人民和中间阶层则危害极大。例如,1940年法国战败,引起葡萄牙对外贸易额锐减。1940年8月,煤炭进口量,从平时每月平均四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一吨降低到九万四千八百五十 五 吨;石油进口量,相应地从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六吨降低到一千零六十九吨;钢铁进口量,从五万三千六百八十五吨下降到三千九百七十八吨;波尔特温酒② 出口量,1940年8月是四万一千三百七十四百公升③,而在同年一月份则是二十六万五 千

① W·A·索洛赫布:《葡萄牙财政的改善》,载《哈佛商业评论》,哈佛1938年第17卷第1期,第52—62页。

② 波尔特温酒是一种浓烈的葡萄酒,产于葡萄牙的波尔图市。——译者

③ 百公升是公制容量单位之一,等于一百市升。原书各处均用“ГКЛ”,据查,没有这种计量单位,可能是“ГЛ”(百公升)之误,因为百公升是世界常用的容量单位。——译者

八百零五百公升；罐头（沙丁鱼）出口量，则从二万零三百三十三吨下降到四千零七十九吨①。这种外贸市场的急剧变化，首先沉重地打击了上述货物的小生产者和经售商，特别是葡萄种植者。在整个战争期间，葡萄种植者的产品一直找不到销路。

战争使钨和其他战略物资的需求急剧增长。葡萄牙把这些战略物资出售给交战双方。钨在葡萄牙各种商品出口额中占第一位（1941年钨占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把那些传统商品，例如葡萄酒、软木塞、沙丁鱼，抛在后面。锡、锰、黄铁矿石等的出口也有了增长。向交战国军队和葡萄牙军队供应纺织品和沙丁鱼罐头的商人，获得了很可观的利润。②

供不应求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大大地增加了。工厂和矿场以全部能力进行生产，甚至一天三班交替劳动。许多葡萄牙人放弃了自己的本业，都涌向这些工业部门。提高钨矿砂的开采量不是依

---

① 《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1年第3期，第118页。

② 同上，1943年第2—3期，第82页；或见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196页。

靠改进生产技术，而是靠增加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即使有某个企业主想搞生产技术现代化也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当时不可能从国外进口更多的设备和汽油。此外，正如葡萄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佩雷拉·德·莫拉所承认的那样："劳动力也不够，因为葡萄牙虽然没有参战，但在本土和海外领地都保持着大量军队。"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向交战双方供应战略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葡萄牙的经济，使它得以增加自己的外汇储备。可是这既不能促使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不能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只有银行界和工业界的巨头、大地主和高级官吏才在战时景气的情况下大发横财。一些股份公司的盈利也显著地增加了。1944年股票行市的平均价格比1939年高一倍。

在战争年代里生产有了某些增长，但广大人民群众却一无所得。1941年生活费指数为122（1939年为100），到1944年底竟高达187。1943年实行配给制，而且葡萄牙居民的配给定额低于

① 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197页。

许多交战国。1944 年纸币流通量比战前 增 加 两倍。1945 年国债达到六十亿埃斯库多，这在葡萄牙是一个巨大数目。间接税占预算中收入的三分之二。工人和职员的工资被冻结。①

战时爆发的通货膨胀，使劳动人民遭受严重损失。正如弗·佩·德·莫拉所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可以觉察到通货膨胀的现象。货币贬值，物价比战前上涨了一点五倍。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居民的购买力，使得情况更加严重。萨拉查除了采取特别财政措施（他本是搞这一套的能手)外，还提高捐税，实行定量分配物品，规定许多种货物的价格由国家调整。这些措施没有损害富人们一根毫毛，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黑市买卖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黑市就是他们为自己牟取更大利润而搞出来的)。德·莫拉在结论中说，总之，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通货膨胀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②

总的说来，葡萄牙在完成国家法西斯化后的

---

① 《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7 年第 3 期，第 89 页。

② 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 197 页。

头十年里，也就是葡萄牙同希特勒德国相勾结的十年里，独裁政权的群众基础不仅没有奠立，而且它的积极拥护者的范围也大大地缩小了；这个期间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对独裁政权不满的社会集团逐渐多起来；积极反对独裁政权的人也锻炼得越发坚强。在反对造成饥饿与贫困的高压政策的斗争中，在反对危险的军事冒险行动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

人民群众的反抗日益高涨

萨拉查政府于 1933 年 12 月取缔了工人阶级的自由工会，又于 1934 年 1 月镇压了工人反对工会法西斯化的一月行动，企图在最短期间内把“国民职工会”改变成群众性的组织。政府为此要了种种花招，其中包括答应安排就业。这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起了不小的作用。政府利用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所形成的通过工会按次序招收工人的惯例，让“国民职工会”垄断了安排就业的权利。这就迫使许多工人参加“国民职工会”，以免自己的

家属挨饿。但是，仍有许多工人对整个法西斯独裁体制怀着深刻的仇恨，就连失业和挨饿的威胁也很难使他们屈服。因此，建立“国民职工会”的工作进展很慢。

工会法西斯化的法令颁布后过了两年，也就是1935年底，原有的四百个工会中只有一百七十八个被政府改组了。改组后的工会所搜罗到的会员不超过原来参加自由工会人数的40%。原定在农村建立两千个“人民之家”，实际上只凑成了一百三十三个。萨拉查本人(在1935年)承认:“人民之家”是“作用有限的，发展前途不大的，几乎是无所作为的”。①

葡萄牙国家法西斯化完成后的几年内，除“国民职工会”外，还继续存在着几个地下的自由工会中心：工会联合委员会(是联合工会的中心，由共产党领导)，它联合了海军兵工厂工人、海员、罐头业中的许多工人；劳动总同盟，它在建筑工人、铁路工人和软木工业工人当中还有一定影响；工人

---

① 《红色工会国际》1935年第8期，第23页；1936年第5期，第20页。

协会联盟(改良主义的)，它联合了数目不大的咖啡馆和饭馆的工人以及桶匠和火柴厂工人；还有一些独立工会，在独裁政权统治的头几年，它们联合了几万名工人，但很快都解体了。

1934—1935 年，这些工会发动过一系列的工人斗争行动，反对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玻璃业工人在发动了几次罢工之后，达到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的目的。罐头业中的许多工厂，根据保护“沙丁鱼罐头制造厂联合会”利益的专门条例的规定，从二月到五月底关厂停工。工人们为了争取发放整个停工期间的津贴，在阿尔加维省和锡土巴尔市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终于达到了目的。圣多明古希的矿工、里斯本的码头工人、波尔图的汽车司机、埃希特里马杜腊和阿连特茹的农业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埃武腊、贝雅和埃尔瓦什等地区(主要生产小麦的南方地区)的农民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推行“增产谷物运动”所采取的措施。这些示威游行被国民近卫军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在酿酒业中心邦巴拉尔、卡多瓦尔、阿尔马凯尔等地发生过葡萄种植者反对挖掉葡萄藤改种谷物的大规模的斗争

行动。

工人和小业主曾组织过几次联合斗争行动。1935年11月，在渔业中心之一的皮尼希有六十名小型捕鱼船船主在禁止捕鱼期间(根据调整条例)出海捕鱼而被逮捕。有四千名渔民和罐头工人上街示威游行，反对这一暴行。他们同国民近卫军发生冲突，结果双方互有死伤。但是示威游行的群众达到了释放被捕者的目的。①

群众自发地要求联合起来同法西斯进行斗争。各派工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在努力促成这种联合行动，但是无政府主义派领导者却顽固地拒绝工会联合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各个地下工会统一行动的建议，同样也拒绝在"国民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对于共产党所发动的要求发给失业工人津贴、反对从工资中扣去2%作为"失业基金"等的运动，他们总是从中作梗。

只有工会联合委员会才力求把群众自发的行动一开始就引向有组织的斗争，力求把各种各样

---

① 《红色工会国际》1935年第8期，第20—24页；1936年第5期，第18—21页。

的劳动人民的队伍联合起来。但是工会联合委员会还不能发动广大群众去进行斗争。它在成千上万的农业工人和由于独裁政权实行法西斯政策而破产的农民中还没有影响。它在失业者和青年中的工作也做得很不够。有些红色工会活动家顽固地坚持宗派主义观点，不愿寻找同无政府工团主义派接触的途径。①

共产党的领导对克服宗派主义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立即收效。由于警察的镇压，葡萄牙共产党的活动遇到重重困难。要在地下条件下重新部署党的工作，需要费很大力气。

由于工会法西斯化，进行合法斗争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葡共领导便采取措施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前进报》于 1934 年转入地下。那时党的干部为数很少，因而不得不由党的总书记和他的亲密战友们亲自负责非法出版物的全部出版工作。

1935年，本托·贡萨尔维斯和葡共其他一些活

---

① 同上，1935 年第 8 期，第 20—23 页；1936 年第 5 期，第 18—21 页。

动家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中有葡萄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贡萨尔维斯用阿尔比诺这个化名发言，介绍了葡萄牙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斗争经验，以及他们所取得的微小成绩和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共产党改组后的六年时间内，党明显地强大起来，党员人数大大地增加了。假如党不是受到警察的镇压，党员增长的数字还可能更大些。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有三百五十名葡共党员被监禁，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或流放。《前进报》写道："1929—1935 年这段时间内，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虽然存在着许多缺点，但党所取得的成就，显著地改变了反法西斯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比。可以说，到了这段时间的末尾，由于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共产党已成为整个反法西斯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①

葡共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各次会

① 《前进报》第 298 号，1961 年 3 月。

议，认真地学习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兄弟党代表们的发言。他们对于自己的经验有了新的看法。为了建立人民阵线，共产党需要大大地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坚决根除宗派主义的残余，使非法斗争同合法斗争更加灵活地结合起来。但在葡萄牙，由于法西斯政权的镇压，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葡共书记处全体成员回国不久，于1935年11月10日夜间，连同本托·贡萨尔维斯都被逮捕了；此后，警察又多次逮捕共产党员。这是葡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①

本托·贡萨尔维斯在单人囚室被监禁一个半月后，又被流放到特塞腊岛（属亚速尔群岛），囚禁在岛上的安格腊—杜—埃罗伊兹木古堡里，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本托·贡萨尔维斯在法西斯法庭前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对威力无比的共产主义思想必胜的信心，为人们树立了榜样。

本托·贡萨尔维斯在法庭上发表演说（这个演说曾传到狱外），宣传共产党的观点。他把共产

---

① 同上。

党称作葡萄牙人民爱好自由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继承人。他宣称：

“对你们所提起的公诉，我准确地回答——是的，我从 1929 年 4 月起，就是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我对这个党的活动负全部责任。”他揭露了敌人对党的诬蔑，强调指出，党主张联系群众，反对暗杀行为。本托·贡萨尔维斯承认，共产党的确领导了 1934 年 1 月 18 日的罢工，然后他指出，共产党当时的真正目的在于阻挠工会法西斯化。“至于指责我曾经非常积极地活动过，那我一点不否认。我不能想象，一个同一切陈腐的、不合理的制度作斗争的党的自觉的成员，当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能不鼓起冲天的干劲。”①

贡萨尔维斯的结束语气势磅礴，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独裁政权不可能消灭共产党，不管它使用什么样的镇压手段。法西斯主义——这是野蛮，它到处都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团结的愿望正在一天天地强烈起来。我们欢迎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和共和派同共产党一道为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

① 《献给斗争的一生》，第 496 页。

阵线和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争取葡萄牙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迈出的头几步。法庭要给我判决，这是它的事。至于我，我现在重复说，并且将来也要重复说：地球仍然转动！”①

1936年10月，根据特别法庭的判决，本托·贡萨尔维斯被送到塔腊法耳集中营服刑。葡共的活动家阿尔弗雷多·卡尔德拉、弗朗西斯科·米格尔、米列唐·里贝罗、阿尔贝托·阿劳若、塞尔吉奥·维拉里格斯以及其他许多共产党员也都关在这个集中营里。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组织里定期学习马列主义和其他科学，热烈讨论党内问题。本托·贡萨尔维斯和他的战友们同葡萄牙共产党书记处前书记若泽·德·索萨为首的宗派主义者们展开了特别激烈的争论。德·索萨顽固地坚持宗派主义观点，反对在法西斯职工会内部开展工作，也反对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若泽·德·索萨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终于被开除出党。

葡萄牙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塔腊法耳集中营

① 同上，第497—498页。

的党组织内进行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后来在狱外地下组织中继续进行。1935—1936年大逮捕后，葡共党员已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重新部署工作，不仅进行缓慢，而且困难重重。一部分共产党员不愿在“国民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他们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从公开表示不同意“新路线”，直到消极抗拒。党组织坚决而耐心地解释新策略的意义，竭力说服所有党员相信新策略是正确的。

1937年2月，葡共公布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文件①。文件指出，三年来非法工会活动的经验证明这些组织作为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手段是不够有力的。非法工会通常由少数先进工人组成，它的活动限于出版非法报刊和发出号召，只在少数情况下，它才能做到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因此，必须寻求进行合法活动的机会，也就是在“国民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利用“国民职工会”维护工人的阶级利益，要求企业主履行集体合同，要求法西斯

① 即《工会斗争》。

政权履行它为了欺骗群众而作的反资本主义的种种诺言，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说服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当时邻国西班牙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武装斗争，而在法西斯职工会内进行工作又不可能立即收到显著效果，因此葡萄牙共产党人对在法西斯职工会内进行耐心细致工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他们醉心于地下武装斗争，直接同法西斯搏斗。

本托·贡萨尔维斯在水兵中建立的党组织在部队中进行了大量工作。共产党出版的《红色水兵》报发行量达几千份。1937—1938年地下报纸《前进报》每周出版，发表揭露葡萄牙政府反动的国内外政策的重要文章。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共产党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加紧进行斗争，反对萨拉查政府把葡萄牙变为德、意干涉者的帮凶。

葡萄牙民主派中许多人参加了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同佛朗哥法西斯分子进行战斗。1936年9月葡萄牙军舰“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号”、“巴托洛梅乌·迪亚斯号”和“达乌号”上的水兵起义声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使用里斯本海岸炮连把这

次起义镇压下去了。① 当时在葡萄牙的英国《工人日报》记者共产党员拉尔夫·福克斯描写了葡萄牙统治集团被这次起义吓坏了的情景："在九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海岸炮连对起义的军舰发射排炮，当时情况十分危急。这次舰队起义组织得不完善，因而受到残酷的镇压。但是，舰队起义只是规模大得多的总起义的一部分。离市区三十公里的飞机场上，在飞机库外面排列着二十架挂满炸弹的轰炸机，这些飞机等待政府一发出信号，立即起飞，毫不留情地轰炸那些保卫里斯本的炮台。预计要发生总起义，而且按计划，舰队起义后，市区周围高地上保卫里斯本的炮台就应向政府各机关大厦和效忠政府的部队的兵营开炮轰击。"②

很难断定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起义计划。但是，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两天，在里斯本的西班牙"叛军"司令部所在地"维多利亚旅馆"前面，葡萄牙人举行示威声援西班牙共和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里斯本警察搜捕散发反法西斯传单的人；葡

① 《前进报》第 298 号，1961 年 3 月。

② 拉尔夫·福克斯：《今日的葡萄牙》，第 56 页。

萄牙舰队在这次起义失败后，长时间被封锁在港口里。这些都是事实。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葡萄牙共产党就出来揭露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和萨拉查政府的反人民政策，这种政策可能把葡萄牙拖进法西斯轴心国方面正式参战。由于葡萄牙扩大对德、意的物资供应，葡萄牙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共产党人领导劳动人民起来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

共产党不得不在比前一时期更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这场斗争。警察对葡共不断进行镇压，使它不可能有稳定的领导机构，党也缺乏经验丰富的干部。1938—1939年发生了特别大的困难，警察的奸细混入里斯本地区的党组织，并且通过这个组织混进葡共中央机关。情况十分危急，党的整个活动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安排。

只是到了1940年，当经过斗争锻炼的党的活动家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米利唐·里贝罗、若泽·格雷戈里奥、儒列奥·福加萨、塞尔吉奥·维拉里格斯、皮雷斯·若热、曼努埃尔·格德斯等人出狱后，

① 同上，第25、57、58页。

才有可能着手进行上述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没有被捕的同志阿尔弗雷多·迪尼兹、安东尼奥·迪亚斯·洛论索和费雷拉·马克斯把葡萄牙共产党的活动重新作了安排。这件事在葡共党史上称为1940—1941年整顿。混进党里的奸细被驱逐出去了，建立了稳定的党的领导机构，定期出版党的报刊。根据非法斗争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措施加强了党的活动。本托·贡萨尔维斯在狱中把自己的意见寄给外面的同志，对制定整顿党的计划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托·贡萨尔维斯来不及亲眼看到这次整顿的成果了。当时他的健康情况已经严重恶化。虽然到1940年他的刑期已满，但仍旧被关在塔腊法耳集中营里。萨拉查授"权"政治警察"皮德"可以不经过重新审判而延长反法西斯政治犯的刑期。本托·贡萨尔维斯的身体被摧残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1942年9月2日他逝世了。① 他的遗体安葬

① 无政府工团主义派的有名望的领袖马里奥·卡斯特利亚诺也在这里断送了生命。他在临死前几年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的必要性。

在离塔腊法耳集中营不远的一座简陋的坟墓里，紧挨着几十位在这个“慢死营”里被法西斯分子折磨死的同志们的坟墓。本托的好友和战友阿尔弗雷多·卡尔德拉也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阿尔贝托·阿劳若则在这里失去了健康，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

本托·贡萨尔维斯的一生是短促的，但他为葡萄牙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前进报》写道：“本托·贡萨尔维斯是彻底改造葡萄牙共产党的首创者，他使一个多多少少有点积极性和自觉性的葡萄牙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织变为受到人们尊敬和热爱的工人阶级政党。跟党走的，不仅有城乡无产者，也有进步的知识分子。”①

本托·贡萨尔维斯以他壮烈的一生和英雄的业绩，促使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他死后不久进一步高涨起来。中央委员会建立了，这个健全起来的党的机构领导葡萄牙共产党直到现在。《前进报》和其他一些党的报刊从1941年起都按时

---

① 《前进报》第 123 号，1948 年 9 月。

出版了。这些用小号铅字印在薄纸上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党的机关报闻名国内外。

但是，如果认为1940—1941年整顿后，党的发展一帆风顺，没有遭受挫折和失败，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诚然，这是葡萄牙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新的、从来没有过的高涨的开端。可是党的发展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党是克服了巨大困难，经历了多次的成功和失败，沿着曲折迂回的道路前进的。

葡萄牙共产党整顿后几个月又受到萨拉查警察的沉重打击。1942年夏天和秋天，党的领导干部米利唐·里贝罗、儒列奥·福加萨、皮雷斯·若热、佩德罗·苏亚雷斯和其他许多同志都被捕了。党的干部经验不足，也没有制定同法西斯独裁政权进行地下斗争非常需要的严密的秘密工作规则，这就使共产党容易遭到警察的镇压。共产党必须在短期内采取措施，彻底改进地下斗争的策略。

后来《前进报》写道："为此，党非常需要集中领导和采取能够有效地防御敌人保护自己的措施；非常需要整顿和加强党的组织机构，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去迎接新的巨大战斗。采取这些措施

主要应归功于 葡 共新的书记处(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若泽·格雷戈里奥和曼努埃尔·格德斯都是书记处书记)。此后,党开始迅速发展,1942—1949年无疑是我党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葡萄牙劳动人民发动的反独裁政权的历次重大斗争行动都是与党的巩固分不开的,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每当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得到巩固时,总是带来反法西斯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地下报纸《前进报》从1941年8月起按期出版。同年秋天库维利扬市发生纺织工人罢工,接着里斯本的大学生也起来进行斗争。1942年,全国掀起了劳动人民反对饥饿和贫困、反对葡萄牙同轴心国勾结和实行军国主义化的罢工浪潮。仅里斯本一城就有两万多工人参加罢工。

1943年7—8月,里斯本、圣-若奥-达-马德拉和锡耳维什等地区的工人和职员,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了几次罢工,共有五万名职工参加。葡

---

① 《纪念葡萄牙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载《前进报》第298号,1961年3月。

萄牙共产党书记处担负起全国罢工委员会的职责。罢工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大大地扩大了党同群众的联系。罢工后三个月，葡萄牙共产党就召开了转入地下以来的首次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地下一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旨在巩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的重要决议。大会选出了建党以来第一次实行集体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大会闭幕后按期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建立了进行日常工作的党的机关。在一切工业中心和许多重要的农业地区都建立了葡共组织。党员人数也增加了。①

1944 年 5 月 8—9 日，下里巴特茹和里斯本郊区的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二万五千人举行了罢工，罢工得到农民的支持。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人民广泛采用这种斗争方式，即拒绝在非常时期的借口下强迫他们加班劳动。虽然大多数罢工运动都受到暴力镇压，但是工人的一些斗争行动曾迫使当局和企业主作出某些让步。

① 《前进报》第 298 号，1961 年 3 月。

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的情况下，每次罢工显然都具有政治性。工人发动的斗争带动了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到了大战后期，反法西斯运动达到了非常大的规模。在对德作战胜利日那天，有几十万葡萄牙人走上街头庆祝胜利，并要求在国内实行民主改革。

葡萄牙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一切反法西斯战士的团结而奋斗。这对于促使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起了头等重要的作用。党的领导看到通过全国最广大的群众性组织“国民职工会”这条渠道能更好地联系广大工人群众，于是坚决而耐心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对于在法西斯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意义估计不足的错误认识。

1943 年 4 月，在葡萄牙共产党的《战士》通讯上刊载了《共产党人在国民职工会中的任务》一文。这篇文章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立场出发，从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论点出发，批判了个别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些人许多年来一贯抗拒执行在法西斯职工会内部开展工作的路线。

1943年11月召开的葡萄牙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于在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极为重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杜亚尔特① 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在国民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问题的政治报告。

报告人对工会联合委员会和葡共领导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评。1934年1月18日的工人阶级英勇斗争行动之后，工会联合委员会和葡共领导曾试图以非法方式重新建立自由工会，而不顾当时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他们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工人阶级所具备的条件估计过高，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

报告人指出："法西斯一方面使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许下蛊惑人心的诺言；在一种情况下强制推行国民职工会化，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对工人群众施以小恩小惠。因此，工人群众中有些人或者多少抱一点幻想，或者被迫违反自己的意志而加入国民职工会。"② 可是葡共不了解这一点，仍然

---

① 杜亚尔特是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的化名。

② 《工会斗争》，第8页。

认为加入“国民职工会”是一种同工人不相称的行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党的工作显然需要进行改革。但是不久本托·贡萨尔维斯和其他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以致这种改革遇到了困难，尤其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有一些人消极抗拒“新路线”，他们的主要头子是葡共书记处前书记若泽·德·索萨。

报告人接着说：这种抗拒逐渐被粉碎了。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反对在“国民职工会”内部进行工作了。但是大多数“国民职工会”仍旧是企业主和法西斯国家手中的工具。党的任务是“把国民职工会从资产阶级和法西斯政权手中夺过来，使它们转变为工人阶级为自己切身利益进行斗争的工具”。① 报告人强调说，因此仅仅“同意”党的路线是不够的，——应该去做工作。

报告人为了证明这个任务的现实意义，曾讲到葡共工会工作所取得的某些进展：工人们向职工会领导人提出要求的事频繁起来了；有时候职工会领导人不得不支持群众的要求；甚至有时工

① 同上。

人们也能够把忠实的同志选入职工会的领导机关。①

葡共领导在同左倾宗派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同时，及时地提醒做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要把一切事情都搞成合法斗争，也就是要反对“合法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对非法斗争重视不够的表现。

葡萄牙共产党坚持不渝地为贯彻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而奋斗，逐渐取得一些成果。例如，1944年，塞沙尔、巴雷鲁、阿尔马达、蒙蒂若和锡尼什等城市的软木工业工人更加积极地起来进行斗争。工人们在许多集会上讨论了自己的要求，然后在工会领导机关门前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会上选出的委员们得到全国劳动就业会的接待，委员们提出了提高工资的要求。经过这种齐心协力的斗争，结果有一万八千名工人于1944年 12月 5 日获得提高工资 30％的胜利，他们的劳动条件也得到改善。

1944 年，里斯本工人提出的许多要求也得到

① 《工会斗争》，第 8 — 9 页。

了满足。1945年2月，在弗朗卡城缝纫工人的坚决要求下，企业主不得不履行集体合同，阿尔扬德拉黄麻厂女工的疾病社会保险获得改善，马里尼亚一格兰德城二百名女工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

自从自由工会被取缔以来，工人们接受葡共的建议，于1945年2月首次参加职工会选举，并提出他们一致同意的候选人名单，同法西斯官方的候选人进行竞选。在这次选举中反对派获得了首次令人振奋的胜利：在全国三百个职工会中，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在五十多个职工会中当选。① 这么多真正的工人代表选进职工会领导机关，以及工人们在竞选运动中十分活跃，这些都使得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起来，从而造成了一种有利的局势，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在对德作战胜利日那天能够举行反对萨拉查独裁政权的群众性示威游行。

共产党加强工人阶级队伍团结的正确政策，是反法西斯运动高涨的基础；而反法西斯运动的

---

① 同上，第13—21页。

高涨，又为反对萨拉查政府反动政策的反法西斯战士更广泛的团结奠定了基础。

1943年底，由共产党倡议成立了一个组织——“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反法西斯战士的团结才正式在组织上形成。参加“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的，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共和党、社会主义同盟（社会党的一些小组重新结合起来，自称社会主义同盟）和其他地下党派的代表人物。不久“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发展成为更广泛的合法组织——“民主团结运动”，参加者有渴望推翻令人憎恨的萨拉查独裁政权的几万名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

“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和“民主团结运动”，在组织人民群众发动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历次斗争活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斗争活动规模之大，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1945年“民主团结运动”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民主自由，有二十万人在备忘录上签名①。“民主团结运动”揭露了萨拉查体制的反民主实质，揭穿了

① 《前进报》第298号，1961年3月。

萨拉查向国外散布的关于葡萄牙“安宁”和“阶级和平”的谎言，促使国际上声援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的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葡萄牙强大的反法西斯运动束缚了萨拉查匪帮的手脚，动摇了法西斯政府的地位，使它帮助希特勒集团的活动遭到困难，使它无法把葡萄牙拖入战争。由此可见，英、美的社会学者们说什么似乎是萨拉查的“明智和慎重”挽救了葡萄牙，使它没有陷入战争的泥沼，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 三 章

战后时期葡萄牙的阶级斗争

战后时期葡萄牙社会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也就是前一时期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下已经很突出的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深入探讨战后时期葡萄牙阶级斗争的过程和结果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里所研究的是一个法西斯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玩弄了无数阴谋诡计，伪造事实，颠倒是非，以此来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还要看到，里斯本的统治者是一伙善于在政治上要弄花招、欺骗群众的老手，在直接依靠暴力和进行社会宣传二者配合使用方面富有经验。战后时期他们更加广泛而巧妙地使用这些手法。

当然，萨拉查及其一伙不能不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的世界形势。他们所指

靠的希特勒联盟已经被粉碎而遗臭万年。世界民主舆论要求彻底铲除法西斯策源地，惩办希特勒匪帮的同伙。葡萄牙在国际上面临孤立的危险，而国内的反法西斯力量又已经联合壮大起来，要求恢复民主自由。

葡萄牙的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在世界民主力量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的鼓舞下，希望并相信他们的祖国不久即将获得解放。

在这个葡萄牙法西斯体制存亡关头，萨拉查集团动员了一切力量，采取各种手段来确保他们的统治。但是光靠这些还不够，于是反动政权便采用过去的一贯手法，向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求援，把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大门向外国资本敞开得更大了。葡萄牙同某些帝国主义大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进一步勾结，一方面有助于维持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促使葡萄牙社会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化。

葡萄牙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

战后年代葡萄牙的经济发展充满着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向交战双方都供应战略物资和粮食，从中发了大财。它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六千三百七十万美元，增加到1946年的四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外汇储备从1938年的六百九十五万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三亿九千三百五十万美元。资本有了"剩余"。葡萄牙不仅还清了欠英国的债款，而且成了英国的债主（英国在战时向葡萄牙借了八千万英镑的债）。① 葡萄牙的银行家又把自己的资本输出国外换取有价证券。

战后时期，葡萄牙比起其他不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个明显的优越之处——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殖民地人口从1940年的一千一百万，增加到1958—1959年的一千三百万（葡属非洲殖民地一千一百六十万，果阿、达曼和第乌六十五万，澳门二十一万，帝汶岛四十九万）。② 五十年代末，葡萄牙的重要殖民地——非洲殖民地（占整个非洲6.8%的土地，5%的人口）所生产的咖啡占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227页。

② Ж·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第38页。

非洲总产量的17.1%，大米占15%，茶叶占19.4%。①

战后时期，在葡属殖民地，葡萄牙急需的一些原料的生产增长了，这是里斯本为了稳定宗主国的财政而采取措施的结果。强迫安哥拉和莫三鼻给栽种棉花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926年这两个殖民地只生产了八百吨棉花，而葡萄牙当时却需要一万七千吨，因此不得不花外汇从国外进口棉花。为了避免耗费外汇，葡萄牙殖民当局强迫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居民每家栽种半公顷棉花，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栽种当地的传统作物，结果宗主国却节约了外汇。1942年葡萄牙从安哥拉获得了六千吨棉花，从莫三鼻给获得了二万三千吨，几乎满足了葡萄牙的全部需要（1942年它需要的棉花为三万二千吨）。葡萄牙还用同样的办法强迫莫三鼻给种稻子。本来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年需要进口一万吨大米，1946年它从莫三鼻给获得了一万二千吨大米，从而成了大米输出

① 同上，第41页。

国。①

葡萄牙从安哥拉出口咖啡（占安哥拉出口总值的一半）、棉花、金刚石、铁矿石、鱼类产品，从莫三鼻给出口棉花、大米、糖、茶叶、椰子干籽，从葡属几内亚出口油料作物籽和大米，从圣多美岛出口可可，从佛得角群岛和帝汶岛出口咖啡，从果阿出口锰、镍、铁。通过这些出口所获得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葡萄牙国库和金融巨头的保险柜里。②

葡萄牙还向殖民地出口纺织品、廉价酒和其他供殖民地用的商品，从中获得不少金钱。葡萄牙卖给殖民地的商品比世界市场的价格高，而从殖民地进口的原料价格却又比世界市场低。在五十年代中期，单从这一项差额中就获得了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美元的利润。1957年葡萄牙向殖民地出口棉织品的收入占这项出口总额的80%，向殖民地出口酒的收入占这项出口总额的四分之

① C·F·斯彭斯：《葡属殖民地莫三鼻给》，阿姆斯特丹1951年版。

② 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229—230页。

三。①此外，葡萄牙还越来越大规模地向南非联邦和罗得西亚输出葡属殖民地的劳动力，以及征收经过安哥拉和莫三鼻给领土的货物过境税。如果加上这两笔收入，葡萄牙通过殖民剥削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是十分惊人的。光靠这些进款（再加上一些无形的收入，如游览、国外的金融业务和葡侨向国内亲属的汇款），葡萄牙几乎可以弥补对外贸易的全部逆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葡萄牙的经济落后，它的对外贸易的最大特点是逆差很大。在一般情况下，它的出口收入只能抵销进口总额的一半。②

葡萄牙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交战双方都出售货物而发了大财，又从它的殖民地剥削了不少钱，所以战后它的财政货币制度比较稳定，有了相当多的资本储备。这对葡萄牙的经济发展似乎应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

① Ж·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第43—44页。

② A·卡拉瓦耶夫：《葡萄牙的经济情况和对外贸易》，载《对外贸易》1959年第1期，第19—24页。

战后葡萄牙的工业仍然十分落后，设备陈旧不堪，企业多半是小型的和半手工业性质的。

例如，纺织工业——在业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四十年代末共有八万二千人①）——到1950年1月1日为止，有34.6%的织布企业没有发动机②；90%的葡萄酒酿造者是小生产者（葡萄酒酿造者共计为三十五万人）；92.3%的捕鱼船（捕鱼船总数为一万六千艘）没有发动机；1950年进行生产的鱼类罐头企业，平均一个企业一年生产二百四十六吨产品；1950年平均一个软木加工企业只生产四百六十六吨产品。③

在战争年代，由于供不应求，上述工业部门的企业出现生产负担过重的现象。战后由于葡萄牙在国外市场碰到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它的传统商品的销售额急剧下降，生产开始缩减。软木工业企业中，1947年进行生产的有八百九十九家企业，而到1951年只有五百一十三家。

---

① 《商业日报》1951年3月14日和1951年9月20日。

② 同上，1951年5月17日。

③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225页。

大部分企业一周只生产三——五天。① 鱼类罐头工业没有能力同美国和摩洛哥竞争。1950年葡萄牙原来的二百五十家鱼类罐头工厂中，只有一百六十三家开工生产。②这就使得捕鱼业大大缩减，登记注册的渔民从1949年的四万二千六百人，减少到1958年的三万一千四百人。③

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加工工业主要部门的生产缩减，也导致了农业生产缩减和失业人数增加。同时，那些手里有剩余资本的银行家并不急于为纺织工业、加工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现代化投资（大康采恩所属的一些企业除外），他们宁愿向预计能获得厚利的高度垄断的经济部门（如军火生产和军事目标工程、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殖民地企业④）投资。

---

① 《商业日报》1952年4月22日，1952年9月22日；《晨报》1951年1月16日，1952年2月20日。

② A·帕基埃：《葡萄牙的经济。葡萄牙经济扩张的情况和问题》，巴黎1961年版，第79页。

③ 阿·于贝尔：《葡萄牙及其经济》，第72页。

④ 1956年在宗主国开设的公司的股票利息平均等于票面价格的9.87%，殖民地公司的股息则达到19.95%（见Ж·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第4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矿工业非常兴旺，因为当时对钨、锡、铅、锰以及其他战略物资的需求日见增长；然而战争结束时，对这类物资的需求减少了，采矿工业也随之萧条起来。1944年葡萄牙矿产总产值为四亿三千九百二十万埃斯库多①，而1947年则只有一亿一千三百一十万埃斯库多②。甚至在国内也能找到销路的煤的开采量1947年比1942年也减少了21%。③

葡萄牙的经济各方面都落后。其中采矿工业的发展完全受国外市场行情支配，因为国内对矿产的需求量非常之小。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萨拉查分子对这次战争拍手叫好——葡萄牙采矿工业的这个特点再一次得到证实。由于这次战争的爆发，以及因此而加剧了的国际紧张局势，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资本家的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起来。对葡萄牙矿物的需求也增加了，葡萄牙战略物资的开采量重新开始增长起来。1951年葡萄牙单是出口钨一项的收入就超过了1947

① 《葡萄牙。海外经济概观》，伦敦1949年版，第124页。

② 《商业日报》1948年10月17日。

③ 《1949—1950年统计年鉴》，第143、144页。

年矿产出口总额的一倍。①但是，朝鲜停战后，对钨的需求很快就减少了，于是葡萄牙整个采矿工业的生产又降了下来。

鉴于这种情况，金融寡头根本不考虑矿山开采机械化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葡萄牙只有几家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小型冶金企业。1951 年这些企业只炼出二万一千六百吨生铁，二千四百吨钢②和几百吨锡，以及少量的铅。整个机器制造业只是一些小型企业，只能为发电厂、纺织厂、钻床、缝纫机、摩托车、自行车等生产几种设备和零件。到五十年代初期葡萄牙才开始进行黑色冶金工业的初步建设，并且进展很慢，这时才办起了轧管厂。五十年代末在里斯本附近的塞沙尔城才开始修建第一个大型冶金工厂。

葡萄牙刚刚做了一些“工业化”的准备工作，官方的报刊就大吹大擂，说这是“思想的新活跃”，是“经济的发展”，甚至宣传说要学习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成就。政府以盛大的仪式庆祝第一

---

① 《商业日报》1948 年 10 月 17 日；《晨报》1952 年 3 月 2 日。

② 《商业日报》1952 年 9 月 17 日。

个发展经济计划（1953—1958 年)的公布。这个由政府发起制定的统一计划应该把以前分散的投资规划和投资方案协调起来，归并起来。①

其实这个发展经济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损害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来增加对大垄断组织的拨款。计划执行的结果，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如化学肥料和其他化学产品的生产有了发展，也开设了几个制造纸浆和纸张的工厂，并且开始修建生产金属构件和电力设备、橡胶、船舶发动机和汽车发动机的工厂。然而总的来说，“发展计划”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就连官方的资料也承认这个计划只完成了 84%②。根据这个资料，九年时间（1947—1956 年）全国的总产品按产值计算从三千七百八十万康托，增加到五千三百四十万康托，即增长 42%，每年增长 4%；如果按人口计算，每年增长 3%。葡萄牙的经济学家在谈到上述情况时评论说，这样的增长率是不够的，这种发展速度

① 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238—239页。

② A·帕基埃:《葡萄牙的经济。葡萄牙经济扩张的情况和问题》，第 184 页。

改变不了国家的落后状态。按人口计算，葡萄牙每人全年的收入不超过二百美元，是欧洲最低的①。如以西欧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品产量按人口计算为 100，那末根据欧洲经济合作组织 1953 年的统计资料，葡萄牙为 20%(采矿工业为 5%，加工工业为 25%)。②直到 1957 年底③第一个"发展计划"期满时，这种状况也未能得到改变。

很大一部分物资被用于军工生产，这是民用工业发展的重要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葡萄牙的军费开支并没有减少。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之前，葡萄牙政府就主动大兴土木，修建和改建港口、机场、道路等，以便构成一个发达的交通网。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前的五年期间(1945—1949 年)，葡萄牙的军费开支达六十八亿埃斯库多，占全部预算的26.8%。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葡萄牙的军费更加增多了。从 1947 年

---

① 弗·佩·德·莫拉、路易斯·M·特谢拉·平托：《葡萄牙的经济增长问题》，里斯本 1958 年版，第 15—16 页。

② 阿·于贝尔：《葡萄牙及其经济》，第 62 页。

③ 葡萄牙第一个六年发展经济计划是从 1953 年到 1958 年，此处应为 1958 年底。——译者

到 1957 年底为止共增加了 68%。葡萄牙的军费在预算中所占的比重，较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大。① 十年当中(1945—1954 年)军费共用去一百九十亿零七千七百万埃斯库多，超过 1953—1958 年“发展计划”拨款总额一倍。②

军事建设和重新装备部队的大批拨款，使接受国家订货的大垄断联合组织大发横财，也使资本更加积聚。虽然葡萄牙的资本不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高度积聚，但是在萨拉查独裁政权统治的年代里，资本积聚也达到相当的程度。这与葡萄牙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颁布的一系列鼓励资本积聚的法令有很大关系。

阿·库尼亚尔指出：“法西斯政府用强制手段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工业和银行资本的积聚，工业垄断组织和银行垄断组织的建立，银行同工业的融合或联系。这些保证了金融寡头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 199—201 页。

② 《当前的政治形势和葡萄牙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前进报》社 1956 年 10 月版，第 14 页。（以下简称：《当前的政治形势》）

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西斯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帮助建立大财团的话，那末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则是通过执行‘工业化’计划和‘发展’计划，帮助大财团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阶级并残酷打击搞垮小企业，以便让大财团垄断国家的整个经济命脉。”①

十一个金融垄断集团控制了葡萄牙的全部经济。全国最大的垄断集团是工厂联合公司。这个康采恩是1865年创建的，开始时生产肥皂和植物油，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通过生产过磷酸钙肥料和包装这些肥料的麻袋发了大财。在萨拉查独裁时期，该公司垄断了全部化学工业，并渗透到其他许多部门。工厂联合公司的创业人阿尔弗雷多·达·席尔瓦在1942年死的时候，被列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富翁的前六名之内。在他死后，工厂联合公司根据“新时代的精神”进行了改组，并在“新国家”的支持下大力开展活动。工厂联合公司由于建立了许多联合企业和各种分公司，更加巩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16页。

固了它在化学工业中的地位，并且控制了海上运输和造船业。在航空运输、纺织、采矿、烟草、冶金等工业部门它都占有重要地盘，此外，还控制了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它拥有葡属几内亚的油料作物种植场，安哥拉的铜矿场和许多其他殖民地企业。工厂联合公司拥有几十个工业联合组织和企业，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这家公司终于成为比利牛斯半岛最大的一个康采恩，它同国际资本垄断集团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战后葡萄牙的另一个大垄断集团是葡萄牙炼油股份公司。这家公司是罗马尼亚一个石油资本家于 1938 年创办的，它垄断了石油加工工业和石油产品的销售，并且很快就控制了化学、塑料和合成产品的生产，以及其他一些新的工业部门。葡萄牙炼油股份公司比工厂联合公司与国际资本的联系，特别是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联系，更加密切。

全国最大的垄断组织还有下面几个：平托·德·阿塞维多财团（控制大部分纺织和软木加工工业、铜矿开采企业和许多保险公司，并拥有波尔图市的两家主要资产阶级报纸：《一月一日报》和

《每日新闻》)；圣埃斯皮里托银行(控制石油、运输和电力等企业部门)；德尔芬·费雷拉财团和大西洋银行(控制纺织和电力等企业部门)；国家海外银行(控制许多其他银行和殖民地公司)。① 还有几十个稍微小一些的垄断联合组织，与外国资本也有联系，战后它们也都开始飞速发展，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殖民地公司的资本更加高度积聚。1957年，葡萄牙本土的二百五十一家股份公司，平均每家的资本为五万七千五百六十康托；而十家殖民地公司平均每家的资本则为四十万零一千一百四十二康托，后者比前者大约多六倍。剥削殖民地的主要财团有：国家海外银行、圣埃斯皮里托里斯本商业银行、布尔纳伊银行。除了纯殖民地企业以外，宗主国国内的许多公司也都把自己的掠夺范围扩大到殖民地，这些企业盈利的一大部分就是从殖民地剥削来的，一些从事海上运输的公司就是如此。②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18—19页。

② Ж·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第48、52、53页。

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主和商人处境十分困难，垄断组织乘机向他们发动了葡萄牙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进攻：垄断组织利用各地的政府官僚机构和劳资协会组织，规定原料和商品的垄断价格，无情地排挤比自己弱小的竞争者，从而赚得神话般的巨额利润。

从1945年到1955年底，这一期间二十家最大的垄断联合组织所公布的利润增长情况如下：五家银行的利润增加260%，五家水力发电厂增加660%，五家殖民地企业增加199%，五家其他企业增加182%。① 最大的几家殖民地垄断组织的利润增长情况尤其骇人听闻。例如，从1945年到1953年底，国家海外银行的“纯”利增加了2248.5%，安哥拉钻石公司增加了461.3%，葡萄牙炼油股份公司增加了400.5%。从1939年到1954年底，所有葡萄牙银行的利润都增加了四倍。②

葡萄牙百万富翁的人数不断增加。公布全年

① 《当前的政治形势》，第13页。

② 《前进报》第190号，1954年8月；第253号，1958年4月。

收入超过一百万埃斯库多的，1953年为97人；此外，年薪为五十万至一百万埃斯库多的国家高级官员有十九人。这就是说，保护金融寡头利益的“新国家”的许多高级官员成了百万富翁。百万富翁当上部长，部长成了百万富翁。全国最大的富翁有：曼努埃尔·德·梅洛、圣埃斯皮里托、费雷拉斯·德·里巴·达维、索萨·拉腊、索梅尔·尚波利诺、平托·德·阿塞维多、里贝罗·费雷拉。既当部长又是资本家的有：战后当了好几年外交部长的卡埃罗·达·马塔、内政部长坎塞拉·德·阿布雷乌、公共工程部长、轮船和铁路公司的老板若苏埃·弗雷德里科·乌尔雷斯，还有国家海外银行的大股东维埃拉·马查多、马尔塞洛·卡埃塔诺和特奥菲利奥·杜亚尔特，他们三人一直轮流担任殖民部长。①

“新国家”的上层官吏贪污成风，丑闻百出，连资产阶级报纸《世纪报》考虑到社会舆论，也不得不在一篇社论中对那些“轮流占据豪华的办公室，心怀嫉妒，生怕别人钻进他们那块神圣宝地的特

① 《当前的政治形势》，第12页。

权老爷们"①进行评论。

与国家机关勾结在一起的葡萄牙大垄断联合组织，成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垄断组织的引路人，使它们的资本在战后迅速地渗入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这使非垄断的资产阶级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他们的抗议却无人理睬。

特别吸引外国垄断组织的是葡萄牙的廉价劳动力、原料和土地。外国的私人资本源源流入葡萄牙的另一个原因，是战后帝国主义大国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日益感到兴趣，因为"冷战"和军备竞赛政策的煽动者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残存下来的法西斯余孽身上。

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把葡萄牙变成它的忠实仆从国，对葡萄牙施加了各种经济压力，例如：以贷款方式向葡萄牙输出资本，建立打着葡萄牙招牌的"合营公司"，按照"马歇尔计划"提供援助，利用葡萄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向它施加压力。

早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垄断组织就把在别国找不到销路的食品和轻工业品塞满了葡萄牙市

---

① 《世纪报》1951年12月14日。

场，而进口的葡萄牙经济所急需的工业设备却寥寥无几。为了购买美国商品，葡萄牙不得不支付黄金和外汇，这就使得葡萄牙对外贸易的逆差增大，从而破坏了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葡萄牙的黄金储备从1946年的四亿三千三百万美元，减少到1949年的一亿七千八百万美元。① 1948年9月28日葡萄牙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把葡萄牙纳入“马歇尔计划”，从此美国的垄断组织更加紧了对葡萄牙经济的进攻。按照“马歇尔计划”，葡萄牙所得到的贷款和援助共计十四亿五千万埃斯库多（等于五千零四十七万美元），可是仅仅利息葡萄牙就得付出八亿二千八百万埃斯库多。②（还必须指出，按照“马歇尔计划”，葡萄牙连一台机床、一架机器、一吨原料也没有得到。）1951年，美国停止按照“马歇尔计划”对葡萄牙的援助，而开始实施葡萄牙于1951年1月5日签字加入“共同安全计划”的协定。③ 实施“马歇尔计划”和这个

---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232页。

② 同上，第237页。

③ 同上，第236页。

协定的结果，葡萄牙承担了一系列的卖国义务（如“有效地”使用贷款和本国资源，设立“对等基金”等）。这些义务损害了葡萄牙的国家主权，却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扩张。①

1949 年葡萄牙不得不把埃斯库多贬值。埃斯库多同美元的汇率从一美元折合二十五埃斯库多降到二十八点七五埃斯库多。同年葡萄牙开始执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理事会的决定，该决定要求西欧各国在 1949 年 12 月 15 日以前至少取消进口限额50%。1950 年 9 月葡萄牙签订了建立欧洲支付同盟的协定。按照该协定，葡萄牙必须取消进口贸易总限额的 60%，过了一个月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理事会的强迫下，葡萄牙取消进口贸易总限额达 75%。② 外国资本向葡萄牙的扩张，使它脆弱的经济完全不能自卫。

外国资本向葡萄牙的经济扩张，不仅表现在增加商品输入，扼杀了葡萄牙的非垄断工业，而且还表现在扩大私人资本，尤其是美国的私人资本，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 234—238 页。

② 同上，第 242—244 页。

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输入。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摩根财团利用它同葡萄牙大康采恩煤气电力联合公司和国际康采恩索菲纳的关系，把葡萄牙煤气和电力的生产和分配，以及采矿工业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在开采金刚石的大公司安哥拉钻石公司里，摩根财团也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地盘。受外国资本控制的一百二十九个锡矿中，摩根财团就占了四十九个。葡萄牙的电机工业企业几乎全部为这个财团所控制。美国的垄断组织已着手开采和销售葡萄牙的放射性矿物，并获得了开采锰的特许权。它们还通过葡萄牙炼油股份公司垄断了葡萄牙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国内供应。在化学、加工工业和运输业等方面，美国的垄断组织都牢牢地扎下了根。①

美国的垄断组织扩大了它在葡萄牙经济中的地盘，同时还对葡属殖民地加紧进行经济扩张。美国的公司在葡属殖民地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特许经营权。无数的美国商人、技术人员、地质学家在安哥拉、莫三鼻给、果阿和帝汶岛等地着手勘测和

① 同上，第247—255页。

开采铀、石油、锰、金、铜、煤等。葡萄牙允许美国的垄断组织同英国的垄断组织一起，直接控制葡属非洲殖民地的铁路和港口，修建公路和机场。

美国开始从葡属殖民地运走锰、铬、石棉、铜、钴和其他战略物资，并且组织地质勘探队在安哥拉和莫山鼻给勘探这几种矿物的新矿藏以及铀矿。美国的莫三鼻给海湾石油公司获得了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勘探煤和石油的特许权，其范围相当于葡萄牙本土面积的一倍半。

美、日合办的托拉斯钢管工业公司和奥布罗吉公司以及与美国垄断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印度大资本家乔古拉，控制了果阿的二百五十多个开采锰、铁、铝土、钴、镍的矿场。①

美国加紧对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进行经济扩张，决不等于英国、法国、西德以及其他西欧国家让出了自己的地盘；相反，它们也加紧扩张，有时同美国合伙，有时同它竞争。例如，英国企业主扩大了在安哥拉的大型金刚石矿的开采和油井的钻

① 《国际生活》1958年第7期，第88页。

探，扩大了在莫三鼻给的制糖和橡胶的生产，并着手开采铀矿。英国同美国以及其他殖民主义大国一道更加广泛地利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港口，从葡属殖民地以及刚果、德兰士瓦①、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运走原料。

西德的垄断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开始对葡萄牙的经济进行渗透，到了五十年代更变本加厉了。尽管战后萨拉查颁布了一项法令，对德国在葡萄牙的财产进行"清算"，但是德国的垄断组织实际上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地盘。萨拉查颁布的法令规定了一系列的例外情况，使德国公司不仅有可能保全下来，而且还很快得到了发展。西德资本家与比利时资本家共同从葡萄牙获得了修建冶金工厂的特许权，西德资本活动的范围还扩大到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许多经济部门。西德在葡萄牙的对外贸易中占第一位，并且是向葡萄牙提供贷款的主要国家之一。② 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控制了葡萄牙的一家大银行——布尔纳依银

---

① 德兰士瓦是南非（阿扎尼亚）的一个省。——译者

②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99—104；245—247页。

行，以及许多采矿和化学工业企业。意大利的康采恩菲亚特和米兰的斯尼亚·维斯科萨公司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的垄断组织，都在葡萄牙设立分公司，控制了一部分纺织工业，并且获得了开采锡矿和钨矿的特许权。①

哪一个国家在葡属殖民地没有投资啊！日本人在葡属几内亚拥有矿场和纤维企业；荷兰人获得开采安哥拉某些矿藏的特许权；瑞典人获得勘探莫三鼻给矿藏的权利；瑞士人贩卖葡属殖民地生产的西沙儿麻；丹麦人经营安哥拉的水泥生产，等等。②

战后时期葡萄牙国内开办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企业，实际上几乎都属于下面这些大垄断组织：英、美、葡合办的葡萄牙炼油股份公司，美国的泛美开发银行，英、美合办的马可尼无线电公司，工厂联合公司以及西德、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银行。

战后，与大垄断组织和外国资本没有联系的

---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91—99页。

② Ж·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第58—77页。

中小企业开始衰落。许多中小企业由于经不起垄断组织发动的价格战，有的被迫缩减生产，有的只好倒闭。仅在加工工业部门，十年当中(1940—1950 年的调查统计材料）手工业作坊减少了将近二万家；这一时期工业和农业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48.5%(由原来的一百零七万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九万人)，而全国的人口只增加了9.9%。这个变化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葡萄牙共产党人作过一个统计：平均每家以四口人计算，五十年代初期葡萄牙计有六百万人靠工资生活，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强。①

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另一方面又使工人阶级更加集中，为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五十年代初九个大公司的企业里集中了将近八万名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的 11% 以上。仅工厂联合公司就有近三万名职工。② 产业工人数目不断增长，到 1959 年产业工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33—34 页；《当前的政治形势》，第 12 页。

②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33 页。

人的人数在全国三百一十七万九千自立人口中，就占了八十六万四千人。① 这就是说，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年代里工业无产者的人数增加了二倍以上。

虽然五十年代末葡萄牙的企业大部分是小型的、半手工业性质的（据不完全统计，1957—1958年全国共有七万一千五百家企业，其中工人人数为一至五人的有五万六千家②），但是相当大一部分工人（二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在一千家工人人数为一百至一千的企业里做工，还有八万一千七百名工人集中在有一千名以上工人的四十四家大企业里。③

工人阶级人数增加了，集中了，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却在继续恶化。据葡萄牙经济学家所提供的资料，五十年代葡萄牙的企业中，职工的工资只占净产品价值的39%，其余的61%都成了资本家的利润（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资部分占净产品价值的60—70%）。1956年葡萄牙工人的平

① 阿·于贝尔：《葡萄牙及其经济》，第62页。

② 弗·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103—104页。

③ 同上。

均工资只相当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不等。据官方统计资料，葡萄牙的生活费从1939年到1956年底这段时间内增长了150%以上（据葡共的估计增长了200%），而在这一时期工资只增长了50—100%。1955—1956年几乎所有日用品的价格又普遍上涨了。①

实际工资的下降，对中小企业中工人家庭生活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这时候中小企业生产缩减，工人不能工作满周，从而得不到全额工资。而且很多行业的工人，即使能够工作满周，其实际工资也继续下降。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使埃斯库多的购买力降低了（流通的货币从1939年的二十五亿五千万埃斯库多，增加到1956年的一百一十六亿三千六百万埃斯库多），还因为政府实行了冻结工资政策。某些地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五十年代中期，尽管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有些企业却从未增加过工资。②

---

① 《当前的政治形势》，第6、7页；《前进报》第274号，1959年4月。

②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5—26页。

必须指出，萨拉查政府为了达到加固他的社会支柱的目的，曾不止一次地提高军人和国家职员的薪俸。例如，1948 年政府官员的薪俸提高了 15%，加上以前三次加薪，他们的薪俸与 1935 年相比共提高了 80%。① 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段时间里生活费急剧升高的情况，那么应该承认绝大多数国家职员的生活水平并不高，只有那些高薪的大官才得到好处。

劳动人民的真正灾难是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提高。从 1950 年到 1955 年底这一时期，仅各种直接税就提高了很多：不动产税提高了 13.3%，工业税提高了 19.1%，职业税提高了 25%，“救国”捐提高了 56.5%。② 另外通过提高日用品的价格，把间接税的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在劳资协会系统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样被垄断资本用来掠夺劳动人民。例如，1952 年从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中扣除出来作为

---

① 《前进报》第 127 号，1948 年 11 月。

② 同上，第 195 号，1955 年 1 月。

社会保险的那笔钱，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救济贫困家庭和支付医疗费及养老金，而其余的三分之二在“发展计划”的幌子下被用于军事开支和对垄断组织的拨款。① 资产阶级报纸《世纪报》供认，1954年仅公共工程部就挪用“失业基金”十万零四千五百四十二康托来修缮和建筑教堂、修道院和“皮德”的用房等等。② 该报还供认，“社会救济基金”没有用来救济挨饿的人，而几乎全部用于进行所谓“防止和惩罚行乞”，也就是花在警察镇压乞丐的各种措施上。这些“措施”不外乎是：当某个城市来了高贵的外国人的时候，警察便搜捕乞丐，并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一段时间，“以免有碍观瞻”。③

政府并不满足于玩弄上述狡猾的欺骗伎俩，还直接向适用范围本来就有限的社会保险制度开刀。按照1950年2月26日的“改革”办法，看病治疗一概收费，把原来住院三天以内不发医疗补助费改为六天（也就是说住院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拿不到补助费），而且补助费的金额从原来为工资

---

① 同上，第199号，1955年5月。

② 《世纪报》1955年10月14日。

③ 同上，1955年8月28日。

的三分之二下降到五分之三；劳动者在一个企业里做工的“保证期”规定为一年，期满前不得享受疾病补助的权利；免费住院的权利也大受限制。这样一来，1950年的“改革”把疾病保险几乎全部砍掉了。但是从职员和工人的工资中扣除的保险费仍旧和以前一样，占工资的2%。① 以后这种状况多年都没有改变。政府只是在口头上答应（通常在选举运动前夕）要发给失业补助费和疾病补助费，要给农业工人补助，要对孕妇、产妇以及哺乳的母亲采取保健措施，要为葡萄牙人数众多的结核病人治疗，等等。但是，这些蛊惑人心的诺言从来没有兑现过。②

法西斯国家在粮食“价格调整”方面也同样进行了花言巧语的宣传。政府大吹大擂地声称，不容许劳动人民的某些主要食品，如面包、马铃薯、大米、植物油等的价格上涨，企图以此来阻遏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蔓延开来。其实这些食品之所以能保持比较稳定的价格，是靠牺牲农民

① 《前进报》第199号，1955年5月。

② 同上，第238号，1957年7月。

的利益，强迫他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以及通过提高营养比较丰富的食品的价格来实现的。撇开这些不谈，政府这种“关心”显然只能使劳动人民的配给食品中高卡路里① 食物的数量大大减少。1953—1954 年，葡萄牙居民每人每年平均吃到的糖、牛奶、肉、脂肪与比利时、荷兰、瑞典、奥地利等国居民相比，只有他们的二分之一至十分之一，特别是葡萄牙劳动人民吃到的肉类简直少得可怜。下面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里(1930—1955年)，里斯本的人口增加了二十多万，然而这个城市的肉类年消费量在本来就很少的情况下还减少了二千多吨；波尔图市的人口在同时期中增加了四万多人，可是肉类的年消费量却减少了近二百五十吨。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劳动人民越来越贫困。这一点从下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在大城市周围搭起“桶棚”居住的人越来越多。五十年代中期里斯本的居民中有将近八万人（占该市人口的10％)住在用旧白铁桶和旧白铁箱搭成的窝棚里。

---

① 卡路里是热量单位。——译者

②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27—28 页。

波尔图市有六万多人（占该市人口的20%）住在贫民窟里。①

战后，景况最凄惨的是葡萄牙的农村。葡萄牙战后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有半数自立人口从事农业。农产品(包括加工的和未加工的)占国家出口总额的80%以上。有很大一部分工业是从事农产品、鱼类和木材的加工。可是农业产值却只占全国总产值的25%。②

战后葡萄牙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是欧洲最慢的，而农业产量在战后头十年内则毫无增加，其中有些作物的产量还有所下降。农业产量的总指数（1934—1938年间的平均年指数为100）1946—1947年为99，1948—1949年为93，1950年为102；③而葡萄牙的人口，从1938年至1950年底，增长了12.4%。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那末葡萄牙农业的停滞状态就更加惊人。主要农作物的

---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28页；或见《前进报》第277号，1959年5月。

② 阿·于贝尔：《葡萄牙及其经济》，第46—47页。

③ 《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统计资料手册)》，莫斯科1959年版，第85页。

收获量仍然是南欧最低的，每公顷的平均产量：小麦为六公担，黑麦为五公担，大麦为六公担，玉米为八点三公担，黍子为九公担，马铃薯为一百二十一公担。只有稻谷种植场的产量比较高一些，因为政府从种植场主的利益出发修建了造价昂贵的灌溉设施。葡萄牙的牲畜本来就少得可怜，战后又大大减少，甚至当局不再登记牲畜的头数，以便隐瞒这个可怕的状况。

上述葡萄牙农业的严重状况是造成居民不仅高卡路里食品减少，而且主要食品也减少的主要原因。例如，1926—1935年每人每年的平均小麦消费量为七十七公斤，1945—1949年减少到七十公斤（大部分劳动人民的口粮是以玉米面包为主）；大米的消费量从十二公斤减少到九公斤；植物油从九公升减少到八公升；牛肉从四公斤减少到三公斤。①

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以来，对于土地的使用和土地的占有状况从未采取过任何改善措施。所

---

①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5年3月11日；或见阿·于贝尔：《葡萄牙及其经济》，第49—52页。

有考察者说到葡萄牙的农业时，所描述的情景都一样：北方都是不超过二公顷的小块土地，南方大地产居多，无论那一种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北方由于土地是小块的，不可能使用农业机器，南方的大土地占有者对花钱购置农业机器又觉得不合算，他们宁愿使用当地过剩的雇农的廉价劳动力。土地有多余，他们可以采用祖传的三圃制，每年空下二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不耕种。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土地集中到大地主、大资本家手里，以及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被兼并，农业的情况大为恶化。土地高度集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被大量兼并，以致政府不得不竭力封锁有关土地占有情况的消息。但是，如果对报刊透露的部分材料进行分析的话，就会看到下面一幅土地占有的图景。

前面已提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朗西斯

---

① 耕作技术的水平很低，仍然是战后葡萄牙农业的特点。1957年葡萄牙一千公顷耕地平均只有一点二台拖拉机（西班牙一点七台，希腊二点八台，丹麦二十七点八台）。1958年全国共计有六千六百六十七台拖拉机（阿·于贝尔：《葡萄牙及其经济》，第48页）。

科·佩·德·莫拉，根据 1952—1954 年的农业统计调查资料指出，葡萄牙当时共有八十万户土地所有者，其中，95% 的土地所有者只占有全部耕地的 32%，每户的土地面积不到十公顷，而 0.3% 的土地所有者却占有全部耕地的 39%，每户的土地面积都在二百公顷以上。十三万户小农各自所有的土地的面积不到四分之一公顷，而十一家大土地占有者各自拥有地产五千至二万公顷不等。象葡萄牙南方这样的大地产在欧洲只有西班牙南方才有。①

---

① 弗朗西斯科·佩雷拉·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 149—150 页。共产党对 1952—1954 年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葡萄牙大陆的八十万零一千一百六十二户土地所有者中，有四十万零四百六十九户每户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不到一公顷，有三千五百四十六户每户所占有的土地超过一百公顷。后者只占全部土地所有者总数的 0.4%，而占有的土地总面积占全部耕地的 45%，即超过前者所占有土地总面积的九倍。再就最大的土地占有者的情况来看，一万个大土地占有者占有的土地总面积占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其中八百四十八家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总面积占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他们所占有的土地面积都在五百公顷以上，五百家最大的大土地占有者所占有的土地比五十万个小农所有的土地还要多！（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 30 页。）

某些大地产的面积超过一个住有几万家农户的整个县的面积。例如“艾尔达德·德·康波尔塔”的地产达一万五千公顷，“葡萄牙农业公司”也有地产一万五千公顷，“达斯·莱济里亚斯公 司”则有地产一万六千公顷，“里乌·弗里乌”和“帕尔马”各有地产一万七千公顷。葡萄牙有八十个县，各县的面积都小于上述任何一家大地产。①

法西斯独裁政权以来，大地产的数量和面积都大幅度增加，这是法西斯国家所采取的种种社会措施（如颁布小块土地集中法等等）造成的。从 1936 年至 1952 年底，仅维塞乌、里阿耳城、布拉干萨、维亚纳、累里亚等地就有四十七万五千一百八十四户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被大土地占有者所兼并。1952 年特茹河以南地区有三百二十六家大地产，其面积各达一千至五千公顷；有八家大地产，其面积各达五千至一万公顷；一万公顷以上面积的大地产有三家。葡萄牙南方的土地有 80—85% 为大土地占有者所拥有，只有

①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5 年 3 月 11 日。

15—20% 是属于中小土地所有者。①

就整个葡萄牙而言，根据 1950 年的材料，72.3% 从事农业的自立人口没有土地。② 六十三万九千户土地所有者(占总数的 79.7%)，每户的土地不超过三公顷。四十万零五百户土地所有者(占总数的 50%)，每户的土地不到一公顷。③

与土地不断集中的同时，广大农民群众日益贫穷和无产化。根据 1940 年和 1950 年的统计材料，农、林、渔业的雇工人数，1940 年为六十三万一千五百人，占这些行业自立人口的 42.4%，而 1950 年则增加到九十五万零六百人，占这些行业自立人口的60.5%。④

随着农业雇佣劳动者人数增多，他们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工资下降，失业人数增加，绝大多数农业工人冬季(从 11 月至次年 3 月底）都找不到工作。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只好拖着自己的一家，简直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

① 《当前的政治形势》，第 8 页。

② 《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336 页。

③ 《 1958 年农业统计年鉴》，里斯本版。

④ 《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第 336—337 页。

葡萄牙的农业工人及其家属将近三百万人，这是葡萄牙社会中最困苦的一部分人。在他们的"幸福"时期，也就是他们有工作的时候，一天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一个男人只能挣得十五到十七埃斯库多的工资，一个女人则只能挣得八到九埃斯库多。当时一公斤肉的价格是二十到三十埃斯库多，一公斤面包四点五埃斯库多，一公斤马铃薯一点七埃斯库多。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贫苦！雇农们及其家属都住在没有任何设备的阴暗污秽的窝棚里。农村无产者中的乞丐十分惹人注目，政府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他们赤脚到游览区去。劳动人民通常是未老先衰，他们常常饿死，冻死，或死于结核病和其他社会疾病。农村的贫苦大众中文盲占80—90%。

佃农的生活状况也大为恶化。由于交不起高额的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他们也一个个地成了农村的无产者。几万小农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后，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必须指出，农村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被兼并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持续的时间也是很长的。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变成

了雇农。当他自己土地上的收获逐渐不能养家时，他起先是定期到当地地主家或者其他地方去打短工，并且把自己的一个孩子或者所有的孩子都打发去帮工，就这样慢慢地加入列宁称之为半无产者的队伍。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五十年代初期葡萄牙的七十万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其中打短工的，也就是成为半无产者的有四十二万五千人，占61%。①

大土地占有者兼并各阶层农民的土地并加紧剥削他们，是同法西斯国家加紧压迫农民和外国资本加紧控制葡萄牙的经济相联系的，因此，这种兼并和剥削的性质特别严重。以政府的农村税收政策为例，这个政策归结起来就是把纳税的重担转嫁到劳动农民身上。五十年代初期小农的每公顷土地被迫缴纳的赋税为大地主的十到二十倍。② 农村的劳资协会组织，例如：全国橄榄油业戎塔、全国畜牧业产品戎塔、全国酿酒业戎塔以及波尔图酿酒业协会，都是由大地主和投机商控制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39页。

②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5年3月11日。

的。这些组织以它们规定的低价向小农购买产品，然后以投机价格出售而大发横财。这是政府对主要农产品(小麦、橄榄油、马铃薯、肉类、牛奶等等)“调整价格”的政策所造成的。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工人和农民之间人为地制造矛盾，使二者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从而让大垄断组织从中得到好处。这个政策执行的结果，小农和佃农遭到破产，因为他们被迫向国家和劳资协会组织缴纳他们无力负担的捐税，还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甚至富裕农民也遭到破产，因为他们的利益同上层剥削者的利益发生越来越大的冲突。

全部农民都因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对葡萄牙经济的干涉而遭受苦难。在经济“援助”的幌子下，美国竭力要把萨拉查的农业政策引导到把葡萄牙变为美国经济上的附庸国的道路上去。美国感到向葡萄牙出口小麦有利可图，便通过它的走狗竭力说服葡萄牙人，要他们相信葡萄牙不具备生产足够数量小麦的条件。美国向葡萄牙出口“剩余”小麦、马铃薯以及其他农产品，从而加速了葡萄牙农民的破产，并使葡萄牙为购买这些产

品而增加外汇开支。奇怪的是，三十年代“增产小麦运动”取得成绩之后，到了四十年代末期葡萄牙全国生产的小麦反而只够满足本国小麦需要量的42%。① 1949年葡萄牙进口了很多马铃薯，1955年进口了很多黄油，可是葡萄牙成千上万上述产品的生产者却遭到破产，因为他们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②

在农村，封建残余的存在、大土地占有者的统治、国家的种种法西斯措施以及外国资本对葡萄牙经济的控制，这些就是造成葡萄牙农业停滞和退化、农民群众破产和无产化、农村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的因素。

葡萄牙人民群众贫穷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劳动者，尤其是农村劳动者流向外国的人数增多。他们流向巴西、委内瑞拉及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法国、西德和葡属殖民地。从旅外侨民与祖国人口的百分比来看，葡萄牙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爱尔兰。每年出国侨居的将近五万人。出去的多半

---

① 《商业日报》1952年8月4日。

② 《当前的政治形势》，第9页。

是年轻力壮的人，这就等于葡萄牙在二十年当中失去了一百万最健康的、最有用的劳力。这对葡萄牙国家人口中老、壮、少的比例影响极大，因为在平均每年人口自然增长十万人的情况下（1954—1957 年增加了十万零四千六百人，占总人口的1.9%），自立人口的增长不超过二万人（葡侨除外）。

一个葡萄牙人为了养家糊口，远离祖国到外国谋生，不仅要遭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还要经受艰险的长途旅行所带来的极大困苦。这种旅行常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知道一个葡萄牙的无产者不可能得到旅行护照，因为政治警察害怕工人以旅行为名跑到社会主义国家去，或去参加国际会议。工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领到出国护照：一是出国为老板办事，一是根据合同到某一个国家去做工。但是要事先同外国订立合同是很不容易的，可怜的寻找职业者只好花钱去找奸商，通过他们采取非法的手段出国。为此他们把最后的一点积蓄都给了这些人。许多被迫流亡者的悲惨历史中，都充满了他们及其家属在成为外国资本家或地主的雇佣奴隶之前所经历的一段凄惨遭

遇。①

葡萄牙政府鼓励葡萄牙人移居国外，特别是到葡属殖民地去，其目的有三个：第一，可以减轻葡萄牙本土社会问题的尖锐化程度；第二，通过葡侨给国内家属的汇款而增加外汇收入；第三，利用葡侨去推行殖民政策。②

最后必须指出，萨拉查的经济政策执行的结果，使剥削阶级的上层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对立暴露得更加充分，使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缩小，对法西斯独裁政权不满的人，其中特别是雇佣劳动者，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葡萄牙一小撮与外国资本相勾结的大地主、大垄断资本寡头同包括从无产阶级到非垄断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

① 阿·于贝尔：《葡萄牙及其经济》，第16页；或见《葡萄牙》，巴黎1960年版，第12页。

② 1945—1959年间，安哥拉的欧洲人从八万增加到十四万，增加的欧洲人主要是葡侨。五十年代中期，从葡萄牙移居到葡属殖民地的葡侨每年达一万五千人（Ж·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第17、93页）。1958年从葡萄牙出国侨居的人中，有30%到葡属殖民地。

萨拉查政府反动的国内外政策

萨拉查政府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保持和巩固经济实力已经有了迅猛增长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统治。在经济方面上层统治集团不得不与支持它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共同分赃；同样，在政治方面萨拉查集团的行动同它的外国主子，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配合得越来越紧密。他们彼此有利害关系：为了镇压欧洲的民主力量，美、英帝国主义者需要军事基地和战后残存的法西斯余孽的支持，而萨拉查集团没有外来的支持又不能维持其统治。

萨拉查及其主子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作一些哪怕是表面的为葡萄牙“恢复名誉”的工作——葡萄牙曾作为战败的轴心国的帮凶而声名狼藉——在这一工作上萨拉查的行动同国际反动派的行动是相互配合得很好的。

大战结束时葡萄牙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加强了，萨拉查不能不考虑这个客观现实。作为反法西斯力量团结机构的“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和

“民主团结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要求萨拉查下台，恢复民主自由。它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能够得到国际民主舆论的支持，事实上也得到了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萨拉查就不能只靠恐怖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他的外国主子们也不主张他这样做，他们需要葡萄牙的体制表面上“自由主义化”一些，这样他们就有了把葡萄牙法西斯集团纳入“文明社会”的借口。

萨拉查考虑到这一切情况，于是采取他惯用的随风转舵的策略。当 1945 年秋举行国民大会议员选举和 1949 年 2 月举行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时候，他施展了笼络人心的狡诈伎俩：允许反对派提出候选人；选举运动期间稍微放宽了对报刊的检查；反对派可以举行一些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派和政府在报刊上进行了公开的论战。

然而这只是在玩弄“民主”把戏，国内的情况并没有改变。1954 年的国民大会选举同以往历届选举一样，当选的只是法西斯党国民同盟的候选人。1949 年的总统选举之前，政府被反对派举行的多次群众大会吓坏了，急忙收回自己的“让步”，禁止群众集会和游行，逮捕替反对派的候选人、议

会制共和国时期的部长诺尔东·德·马托斯将军进行竞选宣传的人，诺尔东·德·马托斯是同卡尔莫纳元帅竞选总统的。为了镇压游行队伍，政府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萨拉查的老同事、陆军部长桑托斯·科斯塔威胁说："如果选举走上错误的道路，军队就要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考虑到选举结果不会符合客观情况，于是在1949年2月10日，即选举前四天，诺尔东·德·马托斯放弃竞选。结果，尽管卡尔莫纳元帅在选举中"轻易地"获胜，但是却使萨拉查在国内和国外名声扫地。

1951年，卡尔莫纳去世，于是重新举行总统选举。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方针。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数学家鲁伊·路易斯·戈麦斯教授的候选人资格被最高法院否定，说他是"共产党"的候选人。政府在这次选举中连"民主"的把戏也耍得比较少了。在整个选举运动过程中对民主人士实行镇压。当时反对派的第二个候选人是反对派右翼的代表人物曼努埃尔·德·金唐·梅雷莱斯海军上将。由于在选举运动期间也毫无民主自由，他不得不在选举前夕

放弃竞选。结果萨拉查的傀儡克拉维罗·洛佩斯将军当选为总统。

然而，萨拉查于1945、1949和1951年所表演的"民主"选举丑剧，却被他的外国主子加以大肆宣传。他们这样做是妄图替法西斯体制涂脂抹粉，从而为公开与葡萄牙勾结作舆论准备。西方国家的反动报刊常引用"民主"选举一事进行宣传，要人们相信，仿佛萨拉查不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所建立的制度正在向民主"进化"。萨拉查有一批地位很高的辩护士，邱吉尔、英国首相艾德礼、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等都对葡萄牙作过友好的表示。①

当然，国际反动势力对萨拉查法西斯体制所作的种种辩护，并不能蒙蔽进步人民，但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阶层却有一定的影响。这就使得西方大国的统治集团更有可能同葡萄牙相勾结。美国和英国的军队继续把亚速尔群岛作为基地。1948年2月，美、葡签订了延长租借亚速尔群岛

① 《消息报》1948年2月21日。

军事基地的协定。① 1949 年 4 月 4 日，葡萄牙外交部长卡埃罗·达·马塔在华盛顿参加签订建立北大西洋联盟的公约，葡萄牙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1 年 1 月，美、葡还在里斯本签订了共同安全协定。这些都使得美国能够充分利用葡萄牙的领土为美国的军事目的服务。1951年 9 月，美国又迫使葡萄牙同它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按照协定，亚速尔群岛的基地交由美国使用，美国还享有把这些基地提供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成员国使用的决定权。根据这个协定，美国有权在拉仁斯和圣马利亚空军基地驻扎任何数量的军队。1957 年 11 月，双方商定把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延长到 1962 年 12 月 31 日为止。在这之前，葡萄牙于 1956 年曾把大陆的埃斯平纽和蒙蒂若军事基地交给美国使用。美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军事同盟已昭然若揭了。

美国之所以同葡萄牙结成军事同盟，主要为了能够在葡萄牙建立军事基地。这些基地表面上

① A·M·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第 78 页。

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际上完全为美国所控制。1950—1960年，美国给葡萄牙军事援助的拨款总计为三亿零五百三十万零一千美元，已经交付了其中的二亿九千二百零六万七千美元。①

这些钱主要是用于修建军事基地。早在北大西洋公约生效后的最初几年，在美国参加下，葡萄牙就开始在特茹河岸和马德拉群岛修建新的空军基地。又在蒙特里阿耳、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等地修建了飞机场，还扩建了埃斯平纽、坦科斯、格兰若一多一马贵斯等地的飞机场和里斯本的海军基地。在阿威罗港修建了新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学校。在葡萄牙海岸还修建了巨大的无线电台和雷达站为美国空军服务。以上这些建设的费用只有一部分由美国提供，大部分是从葡萄牙日益增多的军事预算中开支的。②

葡属非洲殖民地也包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地网和交通网内。这些地区的铁路和机场的修建工程，以及使旧铁路和旧机场现代化的工程

---

① 同上，第142—145页。

② 《真理报》1950年6月14日。

都扩大了。这些铁路和机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都具有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但是对发展葡属殖民地的经济却毫无益处。从加丹加通过本格拉铁路运到洛比托港的铀、铜、钴、锰等物资，超过了这条铁路所经过的国家安哥拉本国的货物运输量几倍。葡萄牙政府同美国合资改建莫三鼻给的铁路网，使之现代化，并延长了铁路线。他们使用这条铁路从南非联邦、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运出原料。在所有葡属非洲殖民地的领土上都修建了供大型飞机使用的机场。①

在那些拥有非洲殖民地的国家的历次会议上，葡萄牙对实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计划十分卖力。这些会议 1949 年在里斯本召开，1951 年在内罗毕召开，1954 年在达喀尔召开。在历次会议上，葡萄牙代表竭力吹嘘他们的国家利用自己的殖民地为其他西方国家效劳的重要意义。

葡萄牙也把它在亚洲的殖民地提供给美国和英国使用，让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军事基地和建立镇压亚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据点。美国开始

① Ж·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第 84—89 页。

在果阿、达曼、第乌等地修建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以便对印度共和国施加压力。蒋介石的间谍组织也利用澳门进行罪恶活动。①

葡萄牙采取追随美国政策的方针，对美国拼凑侵略集团和制造“冷战”的种种行径都积极支持。萨拉查集团站在国际右翼反动势力的立场上，以积极反共著称，他们对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步骤都给予狂热的支持，认为这对他们在国内加紧进行镇压是非常有利的。萨拉查公开说明过葡萄牙的这项政策。1953 年 7 月，他曾声称：“当前，以及最近的将来，在美国的有效领导下同美国合作，是我们摆脱目前极端困难处境的出路，即使不是最好的出路，但至少是唯一的出路。”②

这项政策首先给葡萄牙本身造成损失。葡萄牙政府出于反共的需要，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工商界人士指出，扩大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对葡萄牙是有好处的，但政府对工商界的要求却置之不理。国内进步人士希望他们

---

① 《国际生活》1958年第 7 期，第 87—88 页。

② 《前进报》第 179 号，1953年 8 月。

的国家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一些联系，但是他们的愿望却受到萨拉查及其党羽的无情压制，因为萨拉查集团害怕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在葡萄牙人民中传播开来。

随着法西斯葡萄牙同西方大国的勾结日益紧密，葡萄牙的统治集团更加公开地采用警察恐怖手段镇压人民。按照华盛顿的指示，世界反动势力于1947—1948年在世界各地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萨拉查集团与此相配合，加紧镇压葡萄牙国内的民主力量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

萨拉查政府在战后最初几年进行镇压的主要目的，是企图分裂和消灭非法的“反法西斯团结运动”和合法的“民主团结运动”。由于领导这两个组织并使之团结的力量是共产党，因此萨拉查政府对共产党的镇压就更加残酷（必须说明，在这之前对共产党的镇压也没有放松过）。雇农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工会活动家、共产党员热尔马诺·维迪加尔于1945年5月28日被“皮德”毒打致死。①1945年7月4日，“皮德”特务暗杀了在葡共中央

① 《前进报》第199号，1955年5月。

工作的中央委员阿尔弗雷多·迪尼兹，因为他胜利地领导了 1942—1944 年的几次大罢工而为刽子手们所仇恨。① 1947 年 7 月 21 日，阿连特茹省农民斗争的组织者共产党员若泽·安东尼奥·帕图莱亚在受到残暴的拷打后被杀害了。②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

政府当局的策略是企图通过对共产党的镇压，同时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威胁”，以达到破坏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之间的团结、孤立共产党的目的。萨拉查集团对“民主团结运动”的动摇分子采取威胁和利诱相配合的手法。政府宣布“民主团结运动”为非法组织，结果使得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在四十年代末期脱离“民主团结运动”的队伍，使这个组织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

与此同时，萨拉查集团给共产党以新的沉重打击。1949 年 3 月 25 日，“皮德”特务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和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利唐·里贝罗，把他们

---

① 同上，第 100 号，1947年 4 月。

② Ж·Д·科埃略：《葡萄牙国内的反抗》，莫斯科 1963 年版，第 64 页。

关进里斯本的刑事犯监狱。米利唐·里贝罗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九个月后就牺牲了。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也遭到残酷拷打，于 1950 年 5 月被判处长期徒刑。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关在监狱里的还有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达·席尔瓦、安东尼奥·洛伦索、曼努埃尔·格德斯以及其他许多党的著名活动家。1949—1952 年这一期间，葡共原来的十八个中央委员，未被逮捕的只有四人。在这个时期里，由于萨拉查集团的镇压和派遣奸细进行破坏，党的组织整个整个地陷于瘫痪状态，党员人数大为减少。①

战后的最初几年，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掩饰其镇压行动，而当葡萄牙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政府的镇压行动就更明目张胆了。1949年，政府颁布关于"安全措施"的法令，这个法令使过去实行的终身监禁政敌的措施合法化。法令授权各级法院可以无限期地延长犯人的刑期（如果"皮德"认为有必要的话）。1956 年，又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安全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皮德"可以把"安全

---

① 《前进报》第 298号，1961 年 3 月。

措施"应用于任何一个公民。根据这些法令,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和葡共其他许多活动家的刑期不止一次地被延长,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

萨拉查政府一方面加紧镇压共产党,另一方面比过去更大规模地迫害其他反对派和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1952年,逮捕了"全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鲁伊·路易斯·戈麦斯教授、维尔日尼亚·德·莫拉工程师、若泽·莫尔加多博士和工人阿尔贝蒂诺·马塞多,并把他们判罪,罪名是他们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名,这个文件指出,葡萄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1954年,上述这些人以及建筑师洛邦·维塔尔,因为发表了主张和平解决果阿、达曼、第乌问题的意见,再次被捕,并受到法庭的审判。1953年,在里斯本的机场上逮捕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后回国的女作家玛丽亚·拉马斯,到机场欢迎她的五十位和平战士也一并被捕。此外,还有几十名教授、医师、建筑师、工程师,因对独裁制度表示不满而被解职。

书刊检查机关是法西斯进行思想压制的最令

人憎恨的工具之一。早在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初期，就设置了书刊检查机关，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监视，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精神警察”。1947 年，书刊检查机关遵照其领导的指示，搞了一个秘密通令，列举了一千一百种禁书，其中有小说和医学论文。根据这个通令，“皮德”特务把图书馆中的优秀书籍都没收了（图书馆为数不多的一点图书是用人民的钱财购置的），葡萄牙人本来就很贫乏的精神食粮现在又减少了。对广大人民来说，书籍简直成了禁果，更不用说看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在葡萄牙是很难找到的。对一个葡萄牙的作家来说，一本书能印三、四千册就很不错了。当然，这决不是说一个作家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象费雷拉·德·卡斯特罗、阿基利诺·里贝罗、阿尔维斯·雷多尔等有才华的作家的作品，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有的出版时被书刊检查机关删改得不象样子，有的干脆禁止出版。

鉴于国内对进步人士的种种政治迫害，葡萄牙的许多学者和文化工作者被迫出国侨居，如著名原子能学家曼努埃尔·瓦拉达雷斯，学者埃加

斯·莫尼斯、本托·卡拉萨、鲁伊·路易斯·戈麦斯、阿贝尔·萨拉萨尔，作家和政论家托马斯·里贝罗·卡拉索、玛丽亚·拉马斯、玛丽亚·阿谢尔以及其他许多有名人物都离开了葡萄牙。

政府于1954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责成所有社团把自己的章程呈报当局批准，其目的在于把一切反法西斯组织都宣布为非法，以便对它们的成员进行镇压迫害。凡是未呈报章程和章程未被批准的社团，一律宣布为非法组织。政府对此还嫌不足，于1955年5月又下令宣布，凡违犯1954年法令者，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论处。①

这些命令使得民主力量中的不坚定分子脱离积极斗争，也为警察镇压反法西斯战士提供了“法律”根据。为了恐吓最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政府还命令“皮德”在卡西阿希和皮尼希两个堡垒监狱里修建一些新的不见阳光、不通空气的地下囚室。②

萨拉查集团把自己的所有暴行说成是维护

---

① 《前进报》第202号，1955年7月。

② 同上，第205号，1955年10月。

“全国团结”所不可缺少的，是把国家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所必需的，是保护天主教会及其教徒所必要的。这些宣传尽管十分拙劣，但对国内一部分人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天主教会也在积极配合宣传。萨拉查的老朋友总主教塞雷热拉红衣主教和埃武腊市的大主教，以及葡萄牙天主教会的其他神甫，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诽谤性的宣传，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传教士穿着黑色圣衣，在讲经坛上为“祖国救星”的政策歌功颂德。1955 年，由葡萄牙教会的反动上层人物领导的天主教组织“法提马① 圣母蓝衣军”授予萨拉查一笔奖金，表彰他“在反共斗争中的独特功勋”。在授奖的宗教仪式上，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所谓消除了“国家分裂”、消灭了“葡萄牙的革命者”的萨拉查大唱赞歌。②

---

① 法提马是葡萄牙圣塔伦县的一个村庄。传说 1917 年圣母马利亚曾几次在该地显现，于是该村成了葡萄牙天主教的圣地。葡萄牙教徒每年定期举行朝圣和其他纪念活动。这是葡萄牙天主教为了欺骗教徒，反对苏联十月革命，而捏造出来的神话。——译者

② 《前进报》第 199 号，1955年 5 月。

他们就这样大造舆论，为独裁政权的暴行辩护；法西斯的国家机关、军队、保安部队和教会的头子们也就这样勾结成为一个统一的集团。他们为了保护大地主和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打着“全国统一”的旗号，对绝大多数葡萄牙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里我们不能不回忆起阿尔瓦罗·库尼亚尔1950年在萨拉查的法庭前的一段演说。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所有的人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感觉到。但是，有些人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其实正是这些人进行着最残酷的阶级斗争。法西斯国家的全部机构，就是与国际托拉斯和国际垄断集团相勾结的反动大资产阶级用以进行阶级斗争的庞大工具。正由于在葡萄牙继续推行的政策，是与民族利益相敌对的那个阶级的政策，是与国际托拉斯和国际垄断集团相勾结的反动大资产阶级的政策，结果造成工厂倒闭，土地荒芜，失业人数增加，劳动阶级的景况万分悲惨，葡萄牙民族的经济、文化落后。”①

① 同上.第208号，1956年1月。

这段话深刻地揭露了萨拉查独裁政权所推行的政策的阶级本质。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只是推行政策的方法有所改变。例如，五十年代中期，世界的政治形势有了一些缓和，同时，葡萄牙本身的经济危机开始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已经很难掩盖，这个集团的某些代表人物在群众中声名狼藉；在这种情况下，对一切变化非常敏感的萨拉查，便在内政方面要弄新的手腕，以缓和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

1955 年夏天，萨拉查改组了内阁，撤换了一些臭名昭著的部长。在新任命的官员中，最有名望的是法学教授马尔塞洛·卡埃塔诺，他担任总理府部长。马·卡埃塔诺是一个圆滑能干的人，他精通英、美的司法制度，是“民主宪法”的专家。过去他是君主派成员，在天主教青年教徒中颇有影响。马·卡埃塔诺正是萨拉查当时最适当的人选。独裁者萨拉查任命他担任显要职务，指望以此来缓和反对派势力的不满情绪，给劳资协会制涂上一层薄薄的自由化的油彩。

其余的新官员同他们的前任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新的劳资协会部长维加·德·马尔塞多

一上任就立即宣布要大力开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运动。新的财政部长就职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捐税。葡萄牙和外国的大垄断资本家在葡萄牙政府中又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代理人，这就是与全国海外银行有联系的马尔塞洛·卡埃塔诺本人，以及象卡洛斯·阿贝卡西斯和弗朗西斯科·莱特·平托这样一些资本家部长。

这时国际紧张局势开始有所缓和，葡萄牙的反法西斯运动日益活跃。萨拉查政府为了在这种新形势下推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于1955年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法西斯的劳资协会组织在国家中的作用。过去企业主的同业公会同“国民职工会”、“人民之家”、“渔民之家”是分开的；而现在，当萨拉查集团看到他们利用“国民职工会”和类似的组织来扑灭阶级斗争烈火的阴谋已经破产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新的方针，把同行业的公会和“国民职工会”合并起来，合并后的新机构直接隶属于劳资协会部。在这个合并起来的机构里，大企业主成了工人的代表。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主和法西斯国家对“国民职工会”的控制，以及遏制“国民职工会”内部正在

滋长的反抗情绪。1955年10月建立的包括萨拉查、马尔塞洛·卡埃塔诺和其他部长在内的劳资协会理事会，拥有任命咨政院议员的权力。为了掩盖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新进攻，劳资协会理事会还加紧开展欺骗性的宣传运动，说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协调的”。①

然而这个宣传运动并不能掩盖下面的事实：维持法西斯独裁政权的主要手段是直接使用暴力。在使用暴力方面，萨拉查还得到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直接支持，其中特别是佛朗哥西班牙的支持。葡萄牙继续同西班牙保持着异常紧密的联系，不仅萨拉查和他的部长们同佛朗哥及其部长们定期举行会晤，而且两国的保安部队平时也进行合作。

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保安部队就开始合作了，这种合作一直保持下来。1942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赫苏斯·拉腊尼亚加和其他一些西班牙共产党员，就是在葡萄牙的领土上被西班牙警察逮捕，然后押

① 《前进报》第208号，1956年1月。

回西班牙枪决的。在 1946 年和 1949 年这两年中，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军队对加利西亚省① 的游击队进行联合围剿。佛朗哥的警察对躲避在西班牙的葡萄牙民主人士跟踪侦察，然后通知葡萄牙当局。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萨拉查政府的殖民政策的特点仍然是加紧政治压迫，进一步广泛采用超经济的强制措施。

1947 年，殖民地督察专员恩里克·加尔旺向国民大会提出一份关于葡属非洲殖民地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流传很广。恩里克·加尔旺在报告中写道："各方面的情况都很坏，比公开的奴隶制还不如。奴隶制时期，土著人是当作牲口买卖的，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还能象爱护牛马一样爱护他们。现在，主人则不是买土著人来干活，而是随便向国家雇用，虽然土著人表面上还算是一个自由人。主人对他们的健康毫不关心，只要他们干活就行了；如果他们生了病或者

---

① 加利西亚是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省。——译者

② 《前进报》第 140 号，1949 年 9 月。

死了，主人干脆向国家另雇一个。”①

葡萄牙的殖民主义者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认为保持上述状况对他们是有利的。不过里斯本的统治集团认识到，在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普遍高涨的情况下，老的一套殖民方法正遭到越来越尖锐的谴责，于是他们就开始配合使用新老殖民方法。1951年，他们对“新国家”的宪法作了一系列的修改，把殖民地重新定名为“海外省”，并宣布殖民地是“葡萄牙国家的组成部分”，“土著人”同宗主国公民“一律平等”。为了在形式上搞一些殖民地自治，他们还实行了“改革”，在殖民地行政官员之下设立了协商机构。其实，这些机构并无任何权力，而且全部由葡萄牙人组成。

宗主国的“皮德”和其他镇压机构的特务网，在殖民地普遍设立起来了。殖民地人民从这一事实很快地就明白了所谓同宗主国公民权利“一律平等”是怎么一回事。殖民地人民的任何一点反抗都遭到残酷的镇压。1953年，圣多美岛人民的起义遭到了血腥镇压，军队向居民开枪，仅被打死的

① 《观察家报》1961年1月29日。

就有一千人左右。为了对付葡属几内亚港口工人和海员1956年的罢工以及安哥拉人民的起义，葡萄牙向这两个地方增派了一大批政治警察特务去“维持秩序”。①

加紧进行解放斗争的葡属印度殖民地遭到更大规模的镇压。果阿、达曼、第乌的人民在葡萄牙统治的四百五十年当中，从未停止过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在这些岁月里，他们举行过不下二十次的武装起义，可是都遭到残酷的镇压。1945—1946年间，他们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葡萄牙统治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是和平性质的。运动的参加者举行游行，开展非暴力的不服从运动，但是，葡萄牙殖民统治者仍然残酷地镇压他们，逮捕了几千人，其中很多人被判处长期徒刑，或者被流放到葡属非洲殖民地。

1947年，果阿、达曼、第乌人民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已获得独立的印度各社会团体都投入了解放这三个殖民地的斗争。无论是果阿人还是印度人都坚持采取和平的斗争方式，印度

① 《国际生活》1958年第7期，第90页。

政府也很克制，指望葡萄牙人有充分明智的头脑，还指望英国和美国说服葡萄牙人自动离开，但都落空了。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反而把印度的这种立场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不但对和平解放果阿等三个殖民地的呼声置之不理，并且还加紧进行侵略。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葡萄牙在果阿的军队不超过五百人，这时增加到一万五千人。这些军队用于屠杀参加和平游行的果阿人和印度人，以及在印、果边境进行挑衅活动。

解放运动的组织者遭到特别残酷的迫害。果阿著名医师加坦德博士，由于公开声明果阿是印度的一部分而被逮捕，被关进了葡萄牙的监狱。1954 年 1 月 1 日，颁布了一项法律，凡公开主张和平归还印度原有领土的葡萄牙人和印度人，要被判处八年至二十四年的徒刑。据不完全统计，1946—1957 年底共逮捕了二千名果阿人，其中三百人被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被枪毙和刑讯折磨死的有八十七人，十三名群众领袖有的被流放到佛得角群岛，有的被流放到安哥拉或葡萄牙。①

对于葡萄牙当局残暴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在

印、果边境进行挑衅活动，印度政府曾多次向葡萄牙政府提出抗议，并且建议就和平解决果阿、达曼、第乌问题开始谈判，寻求符合当地人民愿望的解决办法。然而萨拉查政府不仅拒绝了这些建议，而且对印度进行武力威胁，露骨地暗示，如果发生冲突，葡萄牙将会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萨拉查下面的声明表明了葡萄牙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果葡萄牙不得不丢掉它在印度的领土——果阿的话，那么在那里剩下的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什么也不会再有了，当然也就不会再象人住的地方了。"②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始终得到他们的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支持。1955 年 12 月 2 日发表的美葡联合声明中，美国正式表示支持葡萄牙的殖民政策。1957 年秋天，美国同葡萄牙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美国将全面帮助葡萄牙在果阿、达

---

① 阿约艾·库马尔·高士：《果阿的解放》，载《真理报》1962年 4 月19日；或见《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 年第 3 期，第 8—11 页；或见《国际生活》1958 年第 7 期，第 89—90 页。

② 《国际生活》1958年第 7 期，第 90—91 页。

曼和帝汶岛建立军事基地。①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他们的主子所奉行的政策越来越违背时代精神，日益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国家联系的扩大，等等，所有这一切都狠狠地打击了殖民主义的强盗精神。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殖民地人民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声援，这种声援运动越来越高涨。

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所有的民主舆论都严厉谴责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政策。但是，那时帝国主义者还能够在联合国这类组织里袒护葡萄牙，1955年葡萄牙被联合国接纳为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葡萄牙应向托管理事会报告它统治下的非自治领土② 的情况。但是葡萄牙拒绝这样做，声称它没有殖民地，还说什么它的“海外省”居民与宗主国

① 《国际生活》1958年第7期，第87页。

② 非自治领土也叫非自治领地。《联合国宪章》把没有受托管的殖民地叫做非自治领土，以别于托管地。——译者

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在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许多国家的代表要求调查葡萄牙殖民地的情况，但是殖民强国——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等国庇护葡萄牙，阻挠联大通过相应的决议。①

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里，葡萄牙的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已经空前高涨，战后继续向前发展。非法的组织“全国反法西斯运动”和合法的群众组织“民主团结运动”所体现的各反对派之间的团结，给运动增添了新的力量。1946 年，建立了一个新的合法组织“青年民主团结运动”，它成立不久就有二万成员。② 在这个时期里，进步的工人在法西斯职工会中夺得许多阵地，共产党加强了自己的活动。战后最初几年，反萨拉查派大大地扩大了合法斗争的活动范围。1945 年国

① 《国际生活》1958 年第 7 期，第 86 页。

② 《前进报》第 298 号，1961 年 3 月。

民大会议员选举的时候，特别是1949年总统选举运动期间，反萨拉查派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参加者达几十万人。

1945年，民主力量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自由的要求，遭到政府的拒绝。当这件事被大家知道后，“民主团结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抵制国民大会议员的选举，结果参加投票的人不到选民的一半。1949年2月选举共和国总统时，“民主团结运动”非常积极地为反对派的候选人诺尔东·德·马托斯将军开展大规模的竞选运动。

各反对派共同提出一个候选人，而且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无党派人士，总之，一切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都团结在这个候选人的周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在国内和殖民地普遍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很多居民都卷入了积极的政治斗争。法西斯分子在宣传方面不止一次地被迫采取防御战术，被迫在公开的报刊上同反对派进行辩论，列举种种“理由”对反对派的正义谴责进行狡辩。这次选举运动的结果，使萨拉查集团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道义上都遭受很大的损失。通过这次选举，大家都明白了萨拉查集团玩弄的民主

把戏只不过是一出无耻的丑剧。

反对派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靠的是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又以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为主要基础。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对葡萄牙工人运动的一段评价，完全适合于战后时期葡萄牙工人运动的情况。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在1964年写道："葡萄牙工人阶级的团结有着自己十分突出的特点。有些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工人政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由这些政党领导的各种各样的工会中心。在这些国家里，要解决工人阶级的团结问题，自然要遇到工人政党和工会的团结问题。而在葡萄牙，共产党是唯一的工人政党。独裁政权统治初期，无政府主义派曾代表相当大一部分工人群众，但他们经不起镇压，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同工人阶级有一定联系的社会党，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目前存在的几个社会主义派别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在工人中没有他们的组织。在葡萄牙只有法西斯职工会，没有其他的工会；除了各种团结委员会（它们的建立和活动都是和共产党的活动紧密联系着的）外，也没有其他工会性质的有组织的团

体。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团结问题与其他国家就完全不同，葡萄牙工人阶级的团结主要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这种团结，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以及在各种团结机构里都表现出来。”①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团结，使工人在斗争行动中具有旺盛的战斗精神，使工人的斗争行动具有广大的规模和明确的政治方向。1946—1949 年间的各期《前进报》和葡共的其他机关刊物，整页整页地刊登城乡工人罢工的动人消息。1947 年春天，以里斯本造船工人的十八天罢工为先导，首都三十家工厂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许多企业共有二万多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尽管政府逮捕、毒打罢工的“主谋者”，并把他们流放到塔腊法耳集中营，但是罢工的工人们仍然表现得十分坚定。他们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坚决要求释放被捕的阶级兄弟，恢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要求承认劳动人民有权继续保留罢工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合法的委员会。斗争的结果迫使政府不得不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 106 页。

采取一些措施制止物价上涨；企业主也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北方的纺织工人经过 1947 年春天的斗争，使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南方的农业工人经过 1947 年春天和夏天的罢工，取得了提高工资的胜利，在收获庄稼期间，一个八小时工作日的工资增加到四十埃斯库多。①

1948 年和 1949 年有过下面几次重大的斗争行动：阿连特茹和里巴特茹两省的农业工人为提高工资、反对失业发动斗争和举行绝食进军；马里尼亚—格兰德城的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全国劳动人民为支持诺尔东·德·马托斯竞选总统发动群众性政治斗争。②

工人们为了扩大 1944—1945 年间在法西斯职工会内所获得的胜利成果，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斗争方式。例如，里斯本的码头装卸工人经过几个月的斗争，集体合同（有关支付加班费等问题）中的条件仍然得不到履行，于是在 1947 年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一致决定，如果不付加班费，在

---

① 《前进报》第 100—104 号，1947 年 4—7 月。

② 同上，第 121号，1948 年 8 月；或见《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58—59 页。

加班时间内不装货。此后，他们又起来支持造船工人的罢工，使码头的全部工作瘫痪了一昼夜。装卸工人的要求得到七百多人的签名支持，迫使职工会的领导人也只好支持他们的要求。装卸工人的斗争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①

1947年，南方地区和里斯本的软木工业工人职工会的全体领导人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不得不支持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在1947—1948年的职工会领导机构的选举中，工人们根据一致商定的名单，把自己的候选人选进了许多职工会的领导机构。1948年，北方的纺织工人开展了签订新的集体合同的斗争，获得了胜利。同年，马里尼亚—格兰德城的玻璃企业的工人带着妻子儿女，聚集到本行业的职工会的会所里进行斗争，取得了继续照发“不得已旷工”补助费的胜利。1949年，巴雷鲁的软木工业工人冲破了警察的警戒线，有几百个劳动者聚集在职工会的门前进行斗争。在全国许多职工会内，工人们依靠团结委员会开展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失业，

---

① 《工会斗争》，第24页。

反对罚款。①

工人阶级是反法西斯运动的主力。1949—1952年，在萨拉查行政和警察当局发动的进攻中，反法西斯运动各支队伍的反应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政府加紧镇压和围绕着“马歇尔计划”进行骗人的宣传，并且开展了疯狂的反共运动，那些不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部分知识分子，脱离了“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和“民主团结运动”。反法西斯的团结遭到了破坏。“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不再存在了，“民主团结运动”则在比较狭小的基础上改组成为“全国民主运动”。反法西斯运动进入了困难时期。

然而，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尽管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受到的镇压最残酷，但是它们仍然是最坚定的、人数最多的反法西斯队伍。全国各地的城乡工人继续开展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解雇，反对失业，反对开展“提高劳动生产率”运动。

这个时期有过下列一些大的斗争行动：1950年阿尔皮阿尔萨的农业工人的工潮和里斯本桶匠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62—65页。

的获得胜利的罢工；1951年阿连特茹省农民的斗争行动和瓦兰达斯纺织工人的获得胜利的罢工；1952年阿连特茹省三千农业工人的七天罢工（达到了提高工资的目的），以及锡土巴尔罐头厂六百名女工的获得胜利的罢工；1953年阿连特茹省六万农业工人的群众大会、绝食进军和抗议，其中有二万人罢工。①

以上这些斗争有许多次发展成为工人同军警的激烈搏斗。特别需要提一下阿连特茹省的斗争情况。这个地区有许多大地产，农业无产者最集中，占当地农村人口的90%。1954年，阿连特茹省的阶级斗争达到特别炽热的程度。5月，大村庄巴莱桑的雇农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当地的地主便从外村招来了一批雇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兄弟罢工这件事，同意按照地主提出的工资前来干活。于是，巴莱桑村的全体居民都涌到田里去，在他们的劝告下，新来的雇农立即停止工作。但是地主请来了携带轻机枪的宪兵队，强迫新来的雇农复工。当地的雇农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又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58页。

聚集到田里去大吵大闹表示抗议。领导雇农和农民的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女雇农共产党员卡塔里娜·欧费米亚，当时她抱着一个八个月的婴儿。正当卡塔里娜·欧费米亚和其他妇女的代表想同新来的雇工交谈时，宪兵队的中尉指挥官对着卡塔里娜·欧费米亚开枪，把她打死了。宪兵们偷偷地把死者的尸体运到贝雅市。于是巴莱桑的居民都涌往贝雅市，其中许多人参加了这次两千名雇农和农民举行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最后同宪兵发生了冲突，结果打伤了一些宪兵。欧费米亚的三个孩子成了孤儿，而凶手却逍遥法外。5月19日这一天，即卡塔里娜·欧费米亚被杀害的日子，每年受到劳动人民的纪念，成为葡萄牙反法西斯斗争力量的动员日。在这个事件后，阿连特茹省的雇农和农民的斗争行动更加频繁了①；在这个农业工人的斗争堡垒中，共产党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葡共为农民出版的报纸《农民报》，由于刊登了卡塔里娜·欧费米亚的英雄事迹，读者更多了。②

---

① Ж·Д·科埃略：《葡萄牙国内的反抗》，第24—28页。

② 《前进报》第198号，1955年4月。

可见，在法西斯国家里，工人们为达到自己的经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已逐渐发展为政治斗争。

在产业工人发动的斗争中，最突出的是北方的纺织工人于 1952—1954 年举行的反对失业和反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运动的获得胜利的罢工。波尔图市多斯英格莱塞斯纺织厂的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得很顽强。1954 年 5 月 5 日，该厂一千六百名男女工人停工，对厂方解雇几百名工人并企图把剩下的工人从操作两台织布机增加到四台表示抗议。厂方请来了军队，但是工人仍然坚持斗争，结果工厂主不得不放弃让工人操作四台的打算。多斯英格莱塞斯工厂工人的榜样鼓舞所有的纺织工人起来反对血汗制度。①

1955 年夏天，马托津纽什、阿富拉达、锡土巴尔、波尔蒂芒等港口以及其他许多港口的一万五千名渔民进行了长时期的英勇不屈的罢工斗争。渔民们斗争了几个星期，反对船主企图修改招工条件。

这次罢工的特点是居民和渔商以各种各样的

① 《前进报》，第 187、188 号，1954 年 4、5、6 月。

方式声援罢工工人以及妇女们积极参加罢工。在马托津纽什市，法西斯分子和神甫拒绝为渔民主持纪念法提马圣母而举行的传统游行，以此作为对渔民罢工的回答。当时有一位女渔民站在三百个妇女前面向圣母祷告，请圣母对渔民少降饥饿，多赐给继续斗争的勇气。一个神甫为这种"渎神"行为所激怒，吩咐逮捕四个妇女。然而这次逮捕却坚定了罢工工人的战斗意志，他们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满足。① 这件事说明工人中的天主教徒的阶级觉悟也在提高，这是战后时期的一个特点。

工人阶级进行罢工斗争的同时，也在法西斯职工会内展开斗争。1951年，马里尼亚一格兰德城玻璃企业工人和里斯本冶金工人、河运工人、面包工人及建筑工人都起来斗争，达到迫使当局宣布职工会的假选举作废、重新举行选举的目的。里斯本冶金工人和软木业工人，波尔图市银行职员、纺织工人和面包工人，德康德城纺织女工，在1954年职工会领导机构的选举中都进行了积极的斗

① 同上，第202号，1955年7月。

争，终于把自己的候选人选进许多职工会的领导机构。里斯本和波尔图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面包工人、银行职员提出了修改集体合同的要求。继他们之后，里斯本的电车工作人员于1956年也开始为修订集体合同和重新选举职工会的领导而进行斗争。①

战后头十年，无论是非法的罢工斗争，还是在法西斯职工会内工人的活动都取得了成果。通过这些斗争，到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很大一部分工人获得提高工资10—30%和改善某些劳动条件的胜利。工人的斗争，制止了血汗制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其他方法的推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加强。

在斗争过程中，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人阶级队伍的联合和团结加强了。通过阶级斗争，工人们在政治上得到了锻炼，因为每一次罢工，哪怕是追求某种狭隘的经济目的的罢工，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条件下，都具有政治性质，都是劳动人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62—64页；或见《战士》第77号，1954年6月。

民同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独裁制国家的一次搏斗。

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团结了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农民也逐渐地投入斗争，虽说慢一些。五十年代中期，全国葡萄种植者为提高葡萄酒的收购价格，反对挖掉葡萄藤而奋起斗争。挖掉葡萄藤是根据政府的命令在北方的省份进行的，政府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克服葡萄酒的销售危机。许多种植马铃薯和生产乳制品的省份的农民，反对商人从美国进口这些商品同本国产品竞争。许多省的佃农反抗地主企图剥夺农民租田的权利。①

小农和中农为反对劳资协会组织和垄断组织的横行霸道起来斗争，抗议提高捐税和工业品的价格，要求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力争按照足以补偿生产消耗的价格，自由地出售产品。② 农民的这些斗争行动，说明萨拉查主义在农村中也没有群众基础。萨拉查主义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仅仅是一小撮大地主。在农村，积极开展斗争的主力是广

---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67 页。

② 《前进报》第 200 号，1955年 7 月。

大农业工人，他们与城市工人有密切联系。

葡萄牙的进步知识分子也逐渐地积极行动起来。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要求拨款发展民族文化，纷纷起来反对美国的电影和诲淫诲盗画册的腐蚀作用，坚决要求废除书刊检查制度，保证创作自由。有民主思想的大学生对教育部的反动政策展开了斗争。全体青年的团结运动开展起来了，工人天主教青年会和大学生青年会等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投入了这个运动。

葡萄牙的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都起来反对萨拉查政府反动的对外政策，反对国家军国主义化，争取和平 和民族独立。1950 年夏天，在国内 建立了全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其成员中有下列一些著名的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埃加斯·莫尼斯教授，鲁伊·路易斯·戈麦斯教授、普利多·瓦伦特教授、费雷拉·德·马塞多教授、伊莎贝尔·阿博因·因格莱斯博士、费尔南多·达·丰塞卡教授，作家费雷拉·德·卡斯特罗和玛丽亚·拉马斯，工程师维尔日尼亚·德·莫拉，作曲家洛佩斯·格拉萨，医师若泽·莫尔加多等等。①

全国保卫和平委员会成立后，紧接着各地又

成立了地方的和平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向共和国总统、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分别拍了电报，表达葡萄牙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尽管当局对和平拥护者采取警察镇压行动，但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国保卫和平运动”的文件，在葡萄牙各地仍然传播得很广泛。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于1952年在里斯本开会，于是全国开展了极为广泛的反战运动。在全国各地散发了传单，墙上出现了很多要求葡萄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语。在反战运动期间，共散发了三十多万份各种各样的反战呼吁书和传单。② 最流行的是爱国者散发的小旗子，上面写着：“美国佬，滚出朝鲜！”据不完全统计，到1952年春末为止，在禁止原子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的有二万人③，到1953年春末为止，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呼吁书上签

---

① 《前进报》，第150号，1950年8月。

② 同上，第167号，1952年5月；第168号，1952年6月。

③ 同上，第169号，1952年7月。

名的有四万三千人①。这些数字不包括警察从签名征集人手里抢去的几万人的签名。

在这些斗争中，葡萄牙的爱国者并不是孤立的。正因为他们的斗争是同世界和平运动联系着的，他们才能第一次冲破萨拉查集团所设置的铁幕，走上了国际舞台。1953年，葡萄牙的代表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出席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从此，在这些世界民主的讲坛上都可以听到葡萄牙人民的声音了。葡萄牙的代表原子能学家曼努埃尔·瓦拉达雷斯、教授鲁伊·路易斯·戈麦斯、女作家玛丽亚·拉马斯、文学家安东尼奥·若泽·萨赖瓦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②

在葡萄牙的具体条件下，保卫和平运动是反法西斯运动的一种方式。帝国主义者利用葡萄牙领土进行备战一事被揭露，使得反对萨拉查体制的人数不断增加。例如1953年12月的《前进报》

① 《前进报》，第178号，1953年7月。

② 同上，第179号，1953年8月。

刊登了一篇题为《布腊索—德—普腊塔的灾祸》的简讯。简讯报导说，继阿莫腊、特腊法里亚、巴尔卡伦、贝罗拉斯、瓦拉—德—福尔诺等地的几起爆炸事件（死亡几十个工人和军人）之后，于11月24日又在布腊索—德—普腊塔军事工厂发生了爆炸事件，死了十六人，工人和附近街道的居民受伤的有好几百人，医院里伤员都安置不下了。由于发生这次灾祸，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表示抗议。① 1955年《前进报》报导说，这年的军费与1954年相比大大增加了，占预算支出的35.4%。② 和平人士所办的刊物上也不断刊载此类报导，促进了反战情绪的增长。

葡萄牙的民主力量对萨拉查政府的殖民主义冒险行径所进行的斗争，是对保卫和平事业的一个具体贡献。共产党、和平人士、“全国民主团结运动”、“青年民主运动”不断发动斗争，反对把葡属殖民地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目的，反对政府派兵到果阿去，主张同印度进行和平谈判，

① 同上，第180号，1953年9月。

② 同上，第196号，1955年2月。

所有这一切都给萨拉查集团制造了很多麻烦。

全体反法西斯战士团结一致，起来保卫“全国民主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鲁伊·路易斯·戈麦斯教授、维尔日尼亚·德·莫拉工程师、若泽·莫尔加多医师、建筑学家洛邦·维塔尔和工人阿尔贝蒂诺·马塞多。他们由于要求和平解决同印度的争端，在波尔图市受到审讯。① 政府预谋判处他们长期徒刑，并宣布“全国民主运动”为非法组织，但是事情的发展与此相反。这个在波尔图市持续了两个月的诉讼事件，引起了整个葡萄牙和世界许多国家进步团体的重视。葡萄牙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纷纷来信，对被告表示声援，全国几千人签名要求释放被告。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巴西律师协会都派遣律师来到波尔图。法国的《人道报》和《世界报》、巴西的《今日新闻报》和《晚报》，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报刊都对葡萄牙“全国民主运动”的这几位领导人表示声援。结果，萨拉查集团失败了，法院不得不释放全体被告。②

---

① 《前进报》，第 191 号，1954 年 9 月。

② 同上，第 202 号，1955 年 7 月。

国内进步人士发动的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对全国人民和部分军队都产生了影响。在葡、印关系十分紧张时期，葡萄牙预定派往果阿的某些部队中发生了几次骚动。1955年，驻扎在埃武腊市的炮兵团三百名士兵拒绝开往印度，他们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取得了不服从命令而未受处分的胜利。这个团发生过好几次骚动。①

反法西斯战士不断地开展的反恐怖斗争已成为日常现象。在这些斗争中，表现最积极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员的警惕性、他们同人民的紧密联系和出色的秘密工作，使共产党能够经常了解事态的发展，对侦缉机关的任何罪恶行径都能迅速了解。《前进报》每一期都刊载一针见血地揭露法西斯分子暴行的文章，把萨拉查匪帮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使广大群众得以了解萨拉查集团的所作所为。例如，通过葡萄牙共产党的地下报刊，世界才第一次了解到1936年设立的塔腊法耳集中营里“皮德”所犯下的罪行。由于这个“慢死营”中

① 同上，第203号，1955年8月；第205号，1955年10月。

的政治犯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因此他们对集中营里发生的每一桩事情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并且能够把消息很快地传到外面去。这样一来，萨拉查分子就无法掩盖他们在塔腊法耳集中营里所犯下的每一件罪行。

在四十年代后半期，葡萄牙共产党为迫使萨拉查集团取消塔腊法耳集中营而加紧斗争。1947年9月15—22日，葡共开展了以"全国要求取消塔腊法耳集中营！"为口号的运动，仅一周时间葡共就散发了五十万份表达这个要求的传单。①这个运动后来还继续进行。1948年《前进报》揭露说，葡萄牙国内加紧进行镇压是同世界反动势力总的反共浪潮相呼应的。《前进报》一期又一期地刊登文章，要人们不要忘记塔腊法耳集中营的牺牲者：葡共总书记本托·贡萨尔维斯和他的战友阿尔弗雷多·卡尔德拉、阿尔贝托·阿劳若、保罗·若泽·迪亚斯、恩里克·瓦尔·多明戈斯、弗朗西斯科·纳西门托·埃斯特维斯，以及其他许多先烈。②继《前进报》之后，响应取消塔腊法耳集中营要求的不仅有国内其他一些报刊，而且还远远超出葡萄牙本国的范围。萨拉查政府终于在

1954 年被迫撤消了这个可怕的集中营。

要求释放葡萄牙国内监狱里的政治犯运动，也同样广泛地开展起来了。特别是 1949 年葡共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和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后，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运动更加高涨。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在法西斯的拷问室里受了十三个月的刑讯和侮辱之后，于 1950 年 5 月 2 日在萨拉查的法庭上所发表的演说，给了这个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力。阿·库尼亚尔利用法西斯法庭作讲坛，对萨拉查独裁政权进行了揭露，并阐明了葡萄牙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他的演说传到了狱外，葡共把它印成小册子，书名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杜亚尔特)在萨拉查的法庭上控诉法西斯，捍卫葡萄牙共产党的政治路线》。③

这个演说以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教育了葡萄牙共产党人。阿·库尼亚尔、

---

① 《前进报》第 111 号，1947 年 12 月。

② 同上，第 180 号，1953 年 9 月；第 193 号，1954 年 12 月；第 199 号，1955 年 5 月；第 208 号，1956 年 1 月。

③ 这个演说的节译本见《布尔什维克》杂志 1951 年第 2 期，第 39—46 页。

弗朗西斯科·米格尔、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达·席尔瓦和葡共的其他一些领导人，虽然被判处长期徒刑，但他们的名字却经常出现在反法西斯的报刊上，因而闻名全世界。

继共产党人之后，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以及广大的知识分子，都陆续投入了争取释放政治犯的运动。这个运动逐渐有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基地。在葡萄牙的报刊上登载了许许多多要求大赦的呼吁书，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几百个文化界著名人士和律师。这些要求还得到国际民主团体和世界许多国家进步报刊的支持，得到许多国家劳动人民举行的群众大会的声援。

葡萄牙共产党是反法西斯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葡萄牙共产党已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党。1940—1941 年整顿之后，葡共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得到了巩固。1942—1944 年，葡共领导了几次大罢工。根据共产党的倡议，成立了“全国反法西斯团结运动”和“民主团结运

动”。所有这一切都提高了这个全国的大党、萨拉查独裁政权在国内的主要政敌——葡萄牙共产党的威信。

葡萄牙共产党意识到自己作为反法西斯力量和民主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担负的责任，特别注意维护和巩固反法西斯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1946 年夏天，在团结的口号下召开了葡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地下二大），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葡萄牙劳动人民和民主力量的主要敌人是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垄断集团和法西斯统治集团，这个集团的政策是要把葡萄牙变为世界反动势力的工具。代表大会揭露了萨拉查集团在 1945 年 11 月所玩弄的选举把戏，指出这是他们的一次破了产的阴谋，他们妄图以这出假民主的丑剧来掩盖他们猖狂反对民主的实质。代表大会还谴责了萨拉查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政策。大会提出在争取面包、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加强葡萄牙民族团结的任务，以此作为全党的主要目标；并打算通过维护和扩大“民主团结运动”及加强反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斗争，来巩固民族团结。在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

的斗争中，劳动人民为捍卫自己的经济要求而举行的罢工和其他斗争行动起着重要的作用。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只有通过旨在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全国起义，才能根本解决葡萄牙的政治问题。①

共产党不断揭露萨拉查集团散布的有关制度“民主化”的骗人宣传。萨拉查集团企图以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使人们产生幻想，而“民主团结运动”中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和部分知识分子竟然相信这种空话。葡共中央召开了许多次全会，揭露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阶级本性，捍卫民主力量的团结。1947 年夏天召开的葡共中央全会，对政府同英、美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一事非常重视。全会揭露了垄断组织和劳资协会组织在此事中所扮演的反动角色，还提醒民主人士注意，政府派遣奸细进行离间活动，民主力量有因此而发生分裂的危险。②

1948年初举行的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分

① 《前进报》第 92 号，1946 年 8 月。
② 同上，第 104 号，1947 年 7 月。

析了国际形势，分析了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日益激化的情况，以及葡萄牙作为帝国主义大国的附属品在这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独裁政权的社会基础不断缩小的情况下，政府特别希望出现一个对自己无害的反对派，这样可以搞点表面的民主。葡共揭露了政府为建立这样的“反对派”而采取的手法，例如：鼓励假民主主义者的活动；在“全国反法西斯运动”和“民主团结运动”中掀起反共运动，妄图达到分裂这两个组织，孤立共产党的目的。葡共强调指出，对这些阴谋诡计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反对派争取起码的民主保障，使反对派能够参加选举活动（包括参加编制选民名单、参加计票、有宣传自由）。共产党提醒说，有些民主人士在政府未履行这些起码的要求之前就准备参加选举，这是危险的。①

后来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葡共继续宣传这种观点，号召群众为争取上述起码的民主保障而斗争。葡共书记处于 1948 年 11 月印发的小册子

① 同上，第 116 号，1948 年 3 月。

《共产党与“总统选举”》,阐明当时面临的总统选举的意义,并指出,推举诺尔东·德·马托斯为反对派候选人这件事表明，近年来民主力量已大大增强，法西斯力量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但是不能因此产生幻想和合法主义倾向,只有通过斗争,只有保持团结，才能迫使政府让步。如果接受萨拉查强加的条件参加选举，则等于帮助了法西斯。①

葡萄牙共产党在捍卫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同时，对扩大工人阶级(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基础)斗争范围的问题非常重视。共产党懂得，工人阶级只有在法西斯职工会内开展工作，才能使斗争具有群众性,因此,共产党采取了适当的方式，为工人阶级指明了这个斗争方向。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的报告以较大篇幅论述了职工会的工作问题。阿尔贝托在 1946 年葡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还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题报告。

代表大会肯定了 1944—1945 年在法西斯职工会内开展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这个成绩表

---

① 《共产党与“总统选举”》,葡萄牙共产党书记处，1948 年 11 月,第 10 页。

明群众的情绪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原来消极对待职工会的态度转变为积极地利用职工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同时代表大会也批评了工作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残余，并且提出了当时党的任务。代表大会建议在法西斯职工会内采取更加多样化的工作形式：如建立协调各种职工会活动的秘密的基层、区、省的委员会；力争召开有全体反法西斯工会活动家参加的职工会代表会议；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灵活地结合起来。①而且葡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在评论各个阶段党员斗争活动的党的出版物上，职工会工作的各种问题都得到系统的论述。

共产党员是各次大罢工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总结了罢工斗争的经验，在党的报刊上加以推广，分析了斗争中的各种优点和缺点，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培养他们的组织工作能力。例如，1947年9月，在《战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写得很详细的文章，题为《里斯本罢工的一些经验教训》。②这篇文章指出，1947年春首都造船

① 《工会斗争》，第17—23页。

② 《战士报》第46期，1947年9月。

工人的罢工是工人阶级的一次辉煌胜利。这次罢工表明，在船舶制造业和修理业中，葡萄牙共产党的党组织已经显著地壮大起来；还表明里斯本各级党组织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同时文章也指出这次罢工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例如，党的领导未能跟上事态发展的进程，工人们已经准备好罢工了，领导才迟迟确定罢工的时机，这是共产党今后必须记取的教训。文章的作者通过这个具体的事例总结出一系列领导罢工的方法。

在思想斗争方面，共产党需要克服一些巨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反法西斯力量的阶级成分复杂，以及它们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的道路和斗争策略的看法有分歧。战后最初几年，葡共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进行了反对“盲动主义”和“合法主义”这两种主要错误倾向的斗争。

“盲动主义”倾向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一个传统。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共和派就习惯于采取军事暴动的方法，认为军事政变是推翻法西斯独裁的手段。共产党作了很大的努力，阐明这种盲动策略的危害性在于脱离群众。在反法西斯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了效果。

具有“合法主义”倾向的人，也是反法西斯队伍中的资产阶级那一部分人。他们相信萨拉查关于“民主”的欺骗宣传，认为不必经过彻底的社会改革，只要采取同统治集团妥协的办法，就可以恢复民主自由。“合法主义者”对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危害极大，因此，葡共无论在反法西斯阵线内，还是在党内，都同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反盲动主义和反合法主义的斗争，对共产党员的思想锻炼和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党的干部，都起了促进作用。

战后最初几年，葡萄牙共产党在组织工作方面也有很大进步。尽管党处于地下状态，党内民主受到限制，但是下列的工作方式在党内已经习以为常：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吸收普通党员到领导机关担任工作；重视普通党员提供的情报和提出的意见；不断开展反对命令主义的斗争。

葡共第四次代表大会（1946年）对组织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视。因此，大会以后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前进报》以及其他的刊物的发行量也增加了，党同群众的联系扩大了，党开始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干部，使他们免遭法西斯的迫害。由于党的

机关已经建立起来，领导核心便能够正常地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大会闭幕后不久，党便采取措施，加强地方党的领导权力，在全国各个地区首次建立起党的领导机构。

因此，反动派于1949—1952年间对共产党进行的打击，尽管使党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失，但党并没有惊慌失措。当时，反法西斯力量的分裂，一部分葡共领导人和不少普通党员的被捕，造成了一种新的异常困难的局面，共产党对自己的工作部署不得不作重大的改变。在这个时期里，葡共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反法西斯镇压的斗争，以捍卫党的生存。

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战士》通讯以及当时葡共的其他刊物所登载的文章都是党的领导人写的。这些文章号召大家提高革命警惕，加强纪律性，并且揭露了叛徒和政治警察派到党内来的奸细。葡共各种机关报刊还刊登了已被揭露出来的叛徒的照片，公布了他们反党罪行的材料，并向各级党组织提出为了提高警惕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

葡共的秘密报刊在党联系群众方面起着重大

作用，因此法西斯分子千方百计地要寻找和捣毁葡共的秘密印刷所。法西斯议员在国民大会上不止一次地要求消灭《前进报》。当时政府以巨额的奖赏要秘密警察去破获《前进报》的印刷所。但是，警察仅在 1945 年和 1949 年查获过葡共的两个秘密印刷所。1949 年那一次，警察袭击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后，法西斯报刊兴高采烈地宣称："《前进报》已经彻底完蛋了！"可是过了几天，《前进报》仍旧按期出版，实现了它在 1943 年所作的预言："不管法西斯分子如何拚命破坏，《前进报》仍然继续前进，而且它的影响和名声将越来越大。今天为《前进报》工作的党员可能牺牲，《前进报》的编辑、排字工人、发行员、宣传员可能被捕和遭到杀害，但是将有其他的共产党员来接替他们，《前进报》将永远存在！"①

上述这段话从《前进报》社的工作人员和它的积极分子所表现的英勇行为中得到了证实。《前进报》的女工作人员玛丽亚·马查多于 1945 年 11 月印刷所遭到袭击时被捕，她没有供出任何一个未

---

① 《前进报》第 37 号，1943 年 8 月。

被捕的同志。《前进报》的工作人员若泽·莫雷拉于1949年被捕后，宁愿受刑牺牲，也不愿招供。为《前进报》作了许多工作的党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多·迪尼兹和热尔马诺·维迪加尔就是在法西斯刽子手的屠刀下牺牲的。①

葡萄牙共产党通过自己的秘密报刊，总结和推广了同法西斯斗争的经验，向工人阶级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当萨拉查集团及其奸细破坏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之后，葡共报刊揭露了破坏团结的敌人，为加强和扩大"全国民主团结运动"、"青年民主团结运动"、"全国保卫和平运动"等新组织的活动开展了斗争。葡共报刊不仅报导了这些组织在活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

葡共不断地向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说明，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坚决反对萨拉查政府的殖民政策的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葡共严厉谴责萨拉查集团于1953年对圣多美岛居民的血腥镇压。共产党的报刊不断地宣传民族自决权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宣传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同葡萄牙反法

---

① 《前进报》，第200号，1955年7月。

西斯战士的斗争相结合的必要性。1954—1955年，当萨拉查集团在果阿的暴行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时，葡共报刊积极宣传反对派兵到印度去，主张和平归还印度的领土。

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这一思想的主要体现者。葡萄牙人民通过葡共报刊了解到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了解到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正在日益发挥作用，了解到国际上声援葡萄牙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斗争的运动正在不断高涨。

共产党的秘密报刊办得很出色，这就雄辩地说明，葡共尽管遭到警察的残酷迫害，但它仍然是全国的大党，仍然是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力量。葡共报刊有不少次成为各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发表政见的讲坛。1955 年，《前进报》向读者报导了工人天主教青年会不顾“皮德”和教会上层的阻挠，在里斯本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消息。这次大会标志着青年的团结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①

1956 年，当萨拉查集团企图通过举办“三十

① 同上，第 203 号，1955 年 8 月。

年文化”展览会开展宣传运动的时候，葡萄牙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名给各报写信，声明他们与法西斯展览会毫无关系。在信上署名的有下列作家：费雷拉·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雷多尔、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安东尼奥·若泽·萨赖瓦，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官方报纸拒绝刊登这封信，读者是从《前进报》上读到这封信的。《前进报》还刊登了由一百个青年作家和新闻记者发表的声明，他们谴责警察对文化事业的干涉。此外，《前进报》还报导，许多君主派成员也抗议把他们的作品列入萨拉查的展览会。①

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和积极反对萨拉查独裁政权的人的范围越来越广，共产党的威信逐渐提高了，同群众的联系逐渐加强了。葡共不断克服了因当局加紧镇压和民主力量的分裂而产生的重重困难，这一点在 1955 年 8 月召开的葡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各项决议中也有所反映。这次中央全会对共产党的整个活动具有重大意义。1950—1954 年间，共产党因为受到法西斯的镇压而被迫

① 《前进报》，第 217 号，1956 年 7 月。

退却，把主要力量用于保卫党自身的生存，因此部分地中断了同群众原有的联系；同时在党内滋长了宗派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此外，处于地下状态所带来的困难条件，使党不得不采用集中领导的方法，这就助长了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命令主义工作作风和不倾听下级党组织意见的作风。

战后时期，党内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不能灵活地处理无产阶级同它的反法西斯战线同盟军的关系。葡共报刊一直按照葡萄牙的传统说法，把农业工人称为农民。共产党实际上专门为农业工人办的报纸也命名为《农民报》。农业工人就其地位而言，应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他们称为农民，这就助长了一种错误倾向，认为共产党在农业工人中进行工作，就是实行无产阶级同农民联盟的口号；其结果必然忽视对有土地的农民和对佃农进行工作。①

此外，葡共对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也很简单生硬。这些人在行动上所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68 页。

表现出来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是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的特性。葡共的报刊却经常把他们这种表现说成是对反法西斯运动的背叛。这一切都妨碍着象“全国民主运动”这类组织的扩大，“全国民主运动”的范围仍然是比较狭窄的。

葡萄牙共产党的一个文件指出了上述缺点，文件说：“共产党的主要错误在于，党没有透彻了解团结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同共产党一起战斗的人当中有一些不坚定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才是唯一团结一致的和唯一坚定不移的政治力量。”①

葡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专门批判了左倾宗派主义倾向。全会指出，党的思想工作水平低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助长了宗派主义的发展。为了克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工作方法，为了扩大党和群众的联系，为了提高党的思想水平，全会还制订了种种措施。②

葡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指出：“我们党的

---

① 《当前的政治形势》，第 3 页。

②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104—122 页。

扩大的六中全会第一次对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党内缺乏民主的现象和宗派主义作了重大尝试。然而，我们葡萄牙共产党人真正意识到，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重大意义则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批判了个人迷信和党的领导违背集体领导原则所造成的不良后果。”①

葡共地下印刷所刊印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些重要文件。学习这些文件，提高了每个共产党员和全党的理论水平，对贯彻执行列宁的组织原则，对清除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右的倾向起了促进作用。党的整个理论工作活跃起来了，《战士》通讯的篇幅也增加了，兄弟党和葡共活动家所写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小册子和文章也开始印行了。战后时期的最后几年，葡共恢复并扩大了它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葡共改进工作。

葡萄牙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情况开始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团体所了解，这对国际上进

① 同上，第108页。

一步开展声援运动，声援葡萄牙民主力量和爱国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葡共同各兄弟党的目标一致，是国际声援的基础。例如，1956 年，西班牙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指出，在铲除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①

葡共扩大的中央全会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葡共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消灭宗派主义的残余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以便在党的活动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内恢复党内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了，政治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也建立起来了。这样一来，在当时情况下所必需的分散领导的原则就得到了贯彻。葡共还扩大了地方党的自主权，采取了建立各级党的集体领导的措施。葡共中央的十二月全会(1956年)标志着这些措施的实施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这次全会讨论了恢复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的问题，并恢复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②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第 110—111 页。

② 同上，第 98、138 页。

党加强同宗派主义的斗争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对巩固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扩大党的影响，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从 1956 年 1 月到 1957 年 5 月底，党组织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党员人数增加了 38.6%，党的同情者增加了 50.5%，《前进报》的发行量增长了 20.1%。

这个时期党员社会成份的比例如下：产业工人占 48.4%，农业工人占 18.6%，职员占7.5%，知识分子占 9.3%，其他成份占 16.2%；妇女占总数的 7.6%。①

由此可见，葡萄牙共产党在 1949—1956 年这一困难时期，不仅顶住了反动势力的进攻，而且继续起着反法西斯力量的先锋队的作用，起着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到了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年，葡共事实上已经医治好了自己身上的创伤，开始重新扩大自己的队伍。

① 同上，第 152 页。

第 四 章

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的葡萄牙

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深刻危机

资本主义总危机进入第三阶段时，正好葡萄牙法西斯独裁政权开始发生深刻危机，这种巧合并非偶然。世界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面转变，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有了现实的可能，这就不能不动摇葡萄牙法西斯集团政策的基础。葡萄牙法西斯集团满心指望得到世界最反动势力的帮助，指望国际紧张局势尖锐化，指望“冷战”加剧，指望保存殖民主义体系，一句话，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的到来而变得实际上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各种因素

上。

恰好在这个时期，葡萄牙统治阶级，对于解决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显得无能为力。在这个大垄断联合组织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尖锐化的时期里，在资本主义剥削活动的范围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葡萄牙人亲身体会到本国的经济是多么落后。在这个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的时期里，葡属殖民地人民和葡萄牙剥削阶级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在这个和平共处思想胜利的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群众认识到葡萄牙政府的对外政策是行不通的（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葡萄牙政府总是希望出现国际紧张局势）。就在这个爱好和平力量、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强大起来，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的国际团结加强起来的时期里，葡萄牙的劳动群众和葡属殖民地人民得到世界进步力量最有效的支援。

五十年代后半期，当欧洲大力推行“经济一体化”，同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肆抢占葡萄牙市场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认为葡萄牙可能参加“共同市场”，而葡萄牙却参加了英国领导的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1960年)。① 因此,葡萄牙的经济学家们开始为落后的葡萄牙经济的命运感到十分忧虑。

1957 年 5 月底,召开了葡萄牙工业企业主协会代表大会和经济学家代表大会。两个代表大会都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一周时间内,几百个工业企业主、金融家和经济学家讨论了葡萄牙经济发展中一些令人忧虑的征兆。许多发言者谈到了下列一些情况:经济萧条,经济发展速度极其缓慢,葡萄牙商品成本高昂,国内市场狭小,在国外市场上同高度发达国家竞争的前景暗淡。

葡萄牙工业企业主协会组织人力研究葡萄牙经济问题。广大的工商界人士、工程师、农学家对于经济科学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很感兴趣。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新的社会阶级"(一个葡萄牙经济学家曾这样称呼他们)的代表人物,对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感到不满。在许多小组里,他们当着广大听众公开讨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葡萄牙以前所没有过的。

政府制定的 1959—1964 年第二个发展经济

① 《国际经济组织》手册,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224 页。

计划受到十分尖锐的批评。第一个发展经济计划没有完成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批评者有充分理由怀疑第二个发展经济计划是否能完成，尽管第二个计划的初步草案所列的都是一些小项目，例如：修筑里斯本特茹河桥和某些灌溉设施，对铁路进行现代化改造，制造一些海轮和捕鱼船，修建一些新的航空港，等等。至于真正的工业化——建立黑色冶金工业、重型机器制造业，在计划中一点都没有提到，而农业方面的需要几乎全被忽视。这个计划甚至在国民大会中也遭到批评，有十四名议员发言表示反对。

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第二个六年计划规定，全国产品的增长率每年为4%，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每年为3%。经济学家弗·德·莫拉写道："这一切意味着仍然保持我们从前的增长速度。"① 实际情况比这还要坏——第二个计划的执行还没有满期，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是远远完不成的。因此，葡萄牙不得不公布所谓过渡计划②，用来修

① 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240页。

② 皮埃尔·德布雷：《两次革命之间的葡萄牙》，巴黎1963年版，第54页。

补第二个计划的漏洞，并代替预定公布的第三个计划。

葡萄牙经济学家指出，1953—1961 年全国总产品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生产，而贸易、运输和服务行业的发展要慢得多，至于农业——半数人口的生活来源——在这些年代里几乎看不出发展的迹象。弗·德·莫拉写道："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政策需要彻底审查。"①

这位经济学家在另一本著作中写道："如果葡萄牙以这样的速度前进，那么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被不发达的国家超过"。② 葡萄牙的经济学家发表过不少文章，谈到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低，农业耕作方法陈旧，北方和南方之间、大西洋沿岸地区和东方人口稀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调，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和比较平均地分配国民收入等问题，这一切都说明葡萄牙极端落后。弗·德·莫拉写道："在工业中，除了现代化企业外，大多数都是小的

---

① 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235 页。

② 弗·佩·德·莫拉和路易斯·M·特谢拉·平托合著：《葡萄牙经济的增长问题》，里斯本 1958 年版，第 93 页。

和很小的工厂。这类工厂有时占用部分住宅作为'厂房',没有技术设备,没有机器,没有原料,没有管理机构。这类工厂仅为市场提供某些手工产品。这些厂的工人和老板差不多都生活得很苦,——尽管不象农村那样凄惨。这一切都反映在对外贸易上:输出一些极其简陋的商品,而且数量也不多(酒类、罐头食品、软木塞、钨、黄铁矿石,等等)。可是,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日用品、设备,甚至工厂日常生产用品都从国外进口。"① 作者用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对葡萄牙经济问题所作的分析。他写道,统治集团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如果它认识不到的话,那么"强制改革道路上的绿灯就要打开了……"② 作出同样结论的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表达了寻求出路的企业主的观点。这些企业主终于认识到,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年代里,葡萄牙经济的落后状况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每况愈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好作出和葡萄牙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结论,但葡萄牙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则深刻得多,说服力强得多。

---

① 弗·佩·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第 234 页。

② 同上,第 244 页。

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在所著的《通向胜利的道路(党在民主和民族革命中的任务)》一书中，阐述葡萄牙共产党的党纲时，令人信服地指出，葡萄牙的经济发展比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落后半个世纪。

六十年代初，按人口计算，葡萄牙的收入是欧洲最低的。葡萄牙居民平均每人一年的收入为二百五十美元，比西班牙和希腊都低；钢的消费量平均每人六十公斤，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九分之一；电力消费量平均每人四百瓩小时，为欧洲其他国家的三分之一到二十四分之一；煤、石油制品、煤气的消费量为欧洲其他国家的五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肉类消费量平均每人为二十公斤，而在欧洲多数国家为五十、六十、七十公斤，甚至更多一些；牛奶和乳制品消费量平均每人一年为二公斤，而在其他国家则为八到二十公斤。

欧洲各国中，葡萄牙的农业机械化程度最低，使用化学肥料最少，农业的收获和收入也最少。在同高度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葡萄牙的对外贸易结构处于不利地位——1962 年从英国进口 一 吨 商品，葡萄牙需付出七点七康托，而向英国出口一吨

商品，则仅收入三点六康托；向西德购买一吨商品，葡萄牙需付出十一点七康托，而向西德出售一吨商品，则仅收入三点六康托。这些数字都表明葡萄牙是个不发达的国家。同时，葡萄牙又是一个剥削殖民地的国家，从它的殖民地进口一吨商品，葡萄牙付出三点五康托，而向它的殖民地出口一吨商品，则收入九点八康托。这些数字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葡萄牙帝国主义的残暴性和寄生性。①

近年来剥削阶级上层人物的财富大大增加，资本进一步积聚。五十年代末，每个大垄断集团的资本平均为二万康托，而非垄断企业平均每家资本不超过二百康托；前者的工人人数平均为三百二十四人，后者则为十七人。十一个大垄断联合组织实际上控制了葡萄牙的全部经济命脉。②

大的土地资本同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得非常紧密。目前葡萄牙几乎所有的大土地占有者同时又是银行家或大工业公司的股东，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银行家或工业企业主不占有土地。大地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7—14页。

② 同上，第17—18页。

主和占有大地产的资本家拥有的拖拉机占全国拖拉机总数的82%，而仅有一公顷以下土地的四十万户贫农当中，有三十万户甚至连耕畜都没有。从1926年到1964年底这段时间内，遭到破产的农户增加到二十万户。在葡萄牙大多数县里，农村无产者占农村人口半数以上，在某些南方地区达75—91%。①

最近几年葡萄牙工人阶级的景况更加恶化。除了"工人贵族"这个狭小阶层以外，工人群众比从前吃得更坏，穿得更坏，总之，生活的各方面都更差了。马铃薯的消费量在增加，鱼、肉的消费量在减少。里斯本和其他城市的住宅有70%没有电灯，86%没有自来水，但是房租却很高。由于"改造"工业和实行工业"现代化"，以及工业中许多部门发生危机，每天都有一些工厂倒闭。近年来开工的工厂中，工人平均一年工作二百五十个工作日，这就是说，一年有两个月失业。同时却继续扩大使用女工和童工，女工占雇佣劳动力的四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32、34、39、40页。

分之一，可是女工同男工不是同工同酬，女工的工资比男工要低 15—40%。在一些工业部门，工作日长达九、十或十二小时，加班不另给工资，常常以各种借口对工人滥科罚金。仅在工业方面，工伤事故的数字每年就增长 10%，达到一年三十万起之多。矿工中患矽肺病的占 30% 以上。劳动人民的家庭中，一周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达到千分之八十九，是欧洲最高的儿童死亡率。①

上面所列举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的葡萄牙经济情况的统计资料，足以证明萨拉查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不合理的，证明葡萄牙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这些经济方面的情况是法西斯独裁政权陷于深刻危机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观察一下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对这一点就看得更加清楚了。首先应该看到近年来萨拉查殖民政策的危机加深了。

从前，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镇压和西方大国的支持曾帮助萨拉查遏制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近年来，这些因素已经不能产生从前那样的效

① 同上，第 48—54页。

果了。在非洲一些国家的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影响下，葡属非洲殖民地也逐渐形成民族解放运动战线。

走在前面的是葡萄牙最大的殖民地安哥拉。领导安哥拉爱国者进行斗争的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该党建立于1956年，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它联合了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阶层的代表人物。由知名的社会活动家阿戈什蒂纽·内图领导的这个党提出了一个宏伟的民族解放斗争纲领。莫三鼻给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组成了莫三鼻给解放阵线。领导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群岛解放斗争的是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

1961年，安哥拉发生了几起反殖民当局的事件，规模非常之大，萨拉查集团为此派了五万军队去镇压。这支军队在武装镇压中杀死了几万名安哥拉人，把所到的地区劫掠一空。虽然如此，安哥拉的解放战争目前仍在继续进行。解放战争也蔓延到几内亚①，几内亚的爱国者解放了很大一部

① 这里是指几内亚(比绍)。——译者

分领土。1964 年，莫三鼻给人民也开始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

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积极斗争，对打击在印度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准备工作起了推动作用。1961 年 8 月，在印度召开了有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要求采取坚决措施，解放那些历来是印度领土的葡属殖民地。同年 11 月，印度政府终于决定把军队开往果阿边境。① 1961 年 12 月 18 日印军开始进攻，过了两天，几乎未经战斗就解放了果阿、达曼和第乌，俘虏葡萄牙官兵三千名，而被葡萄牙当局动员入伍的一万二千名果阿人则自动转到印度军队方面。印军所缴获的许多战利品都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标记。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曾在果阿、达曼和第乌作威作福长达四百五十多年。果阿等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对葡萄牙殖民体系是一个新的沉重打击，是

---

① 阿约艾·库马尔·高士：《果阿的解放》，载《真理报》1962 年 1 月 19 日。

这个殖民体系彻底崩溃的开端。①

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所进行的消灭殖民主义的积极斗争，对加速葡萄牙殖民体系的崩溃起着重要作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经苏联政府提议，于 1960 年 12 月 14 日通过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这个宣言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殖民主义者的主子，即华盛顿和伦敦的帝国主义者，要庇护它们的葡萄牙傀儡就越来越困难了。

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于 1961 年 4 月 20 日谴责葡萄牙在安哥拉采用种族灭绝手段。大会设立了专门小组委员会，并责成这个委员会研究安哥拉的情况，向联合国提出报告。② 当葡萄牙对安哥拉人民发动战争之后，苏联政府于 1961 年 5 月27 日发表关于安哥拉局势的声明，揭露了萨拉查政府的罪行，指出这个政府是国际罪犯和国际强盗，

---

① 阿约艾·库马尔·高士：《果阿的解放》，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 年第 3 期，第 8—11 页。

② Г·邦达列夫斯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非洲各国人民的公敌》，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69 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应对葡萄牙在安哥拉所犯的罪行承担责任，并呼吁联合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① 1961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批准了托管委员会关于严厉谴责葡萄牙残酷镇压安哥拉解放运动的决议。1962 年 1 月 30 日，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严厉谴责“葡萄牙政府对安哥拉人民采取镇压措施和军事行动，以及拒绝给安哥拉人民以人权和基本的自由权利”。②

1963年，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呼吁停止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提供武器。联合国第十八届大会要求立即给予安哥拉、莫三鼻给和葡属几内亚独立。③

联合国的这些决议使葡萄牙在国际舞台上处于孤立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决议通常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投反对票的只是一小撮殖民主义者的应声虫，如西班牙和南非共和国的

---

① 《真理报》1961 年 5 月 27 日。

② Г·邦达列夫斯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非洲各国人民的公敌》，第 94、95、98 页。

③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4 年第 5 期，第 54 页。

代表;美国、英国、法国的代表,则迫于形势或者弃权，或者投赞成票。尽管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公开袒护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但仍然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例如，印度采取了从自己的领土上驱逐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正义行动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葡萄牙的盟国，试图利用安全理事会指责印度侵略,苏联代表运用了否决权，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的决议案没有通过。印度进步活动家阿南达·古普塔在《是朋友还是敌人?美国在果阿事件中暴露了真面目》这本小册子里写道:“如果不是苏联站在印度一边，简直不堪设想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家印度报纸写道:“如果不是俄国在联合国对美国的提案运用了否决权，那么果阿将成为第二个刚果。”① 支持印度的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不久以前才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一些国家。阿联关闭苏伊士运河，不让葡萄牙军队通过；锡兰② 封闭港口，不许开往果阿的船只停

① 《真理报》1962年12月19日。

② 锡兰原为英联邦自治领。1972年5月22日成立斯里兰卡共和国,结束了二十四年的英联邦自治领地位。——译者

泊。①

世界舆论也以同样的坚决态度支持安哥拉、莫三鼻给、葡属几内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近年来召开的许多国际会议和讨论会，也都对他们的斗争表示声援。几乎所有的非洲独立国家，都积极参加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斗争。1963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设立了援助斗争中的非洲各国人民基金，非洲每个独立国家从本国的预算中拨出1%作为基金。1963年夏天，由九个非洲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援助解放运动统一行动委员会在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开始工作。通过这个委员会，为解放葡属殖民地而斗争的战士们可以获得经费与武器，并有可能在已解放的非洲国家的帮助下培训军事干部。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都同葡萄牙断绝了外交关系，抵制葡萄牙的货物，禁止葡萄牙使用它们的港口、机场和领空。②

① 《真理报》1962年12月19日。

②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4年第5期，第54页。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支持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反殖民主义立场，1965年7月底发表的苏联乌干达联合公报就是一个例证。两国表示，必须尽快使联合国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得到实现，并声明“两国将继续对形形色色的新老殖民主义进行斗争。两国声明，对现在还处于殖民主义压迫之下、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特别是对为自由和独立而英勇地进行正义斗争的安哥拉、莫三鼻给、葡属几内亚的人民，决心给予支持和援助。”③

葡萄牙在印度遭到了失败，葡属非洲殖民地建立了积极反对法西斯葡萄牙的斗争战线，这使萨拉查集团在国内的处境更加困难。萨拉查独裁政权为克服这些困难所作的种种努力，反而加深了本身的危机。尽管葡萄牙在殖民地使用“皮德”的警察恐怖手段，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这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习以为常的事），但是殖民地的起义军队拥有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武器和越来越多会使用这些武器的战士，在他们的打击下，葡萄牙

③ 《真理报》1965年7月29日。

殖民主义者却遭受重大的兵员损失（这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难以忍受的事）。无论里斯本的统治者怎样竭力减少葡萄牙军队在殖民战争中的损失，但全国仍然越来越感到局势不妙。

这种新局势的后果，表现在今日葡萄牙生活的各个方面。

殖民战争使军事开支增长，这使得本来已经百孔千疮的葡萄牙经济越来越糟。安哥拉战争以前，军备和镇压措施的支出占国家预算的25—30%，而到了1961年，这些开支增加到39.2%。其后几年，这些开支超过40%，并且还在继续增长。①

葡萄牙的外贸逆差达七百万康托。从前，剥削殖民地的收入、旅行游览收入和葡侨汇款，通常还能弥补宗主国的巨额外贸逆差，而这时的情形不同了，1962年这几项收入只有五百万康托。②

当然，就是这时从殖民地所获得的收入，对宗主国的经济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殖民地的不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84页。

② 《前进报》第336号，1963年10月。

等价交换，用殖民地货物在欧洲市场进行投机交易，仍然是国库和私人收入的重要来源。象棉纺织工业和肥皂制造业这样一些葡萄牙的工业部门，虽然技术十分落后，但由于从殖民地获得廉价原料，所以还能够维持下去。葡萄牙还通过向殖民地大量出口酒类(年出口量高达一百万百公升，占全部酒类出口的75%)，使酿酒业这一重要的经济部门得以存在下去。① 正由于殖民地是廉价原料的来源地和葡萄牙货物销售的有利市场，所以葡萄牙拚命抓住殖民地不放。

葡萄牙要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因为它必须在殖民地采取军事行动。萨拉查政府力求把全部军费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和中间阶级身上，1962年税收金额达一千五百万康托。直接税提高了15%，法西斯独裁政权当政以来首次占全部税收总额的一半以上(50.3%)。同时，主要由劳动人民缴纳的间接税(对日用必需品等所征收的税）也提高了32%。② 除了提高捐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70—72页。

② 《前进报》第336号，1963年10月。

税之外，政府还广泛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例如：从工资中再次扣款，规定无偿劳动的天数和时数，推销公债，开展支援安哥拉战争的捐献运动，等等。这些措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①

萨拉查集团克服日益加重的困难的另一种方法，是向美帝国主义者和西欧的帝国主义者作出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新让步。萨拉查集团也不是单纯地作出让步，它还力图利用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之间激化了的矛盾，尽可能地从中渔利。葡萄牙就是这样继续执行它利用大强盗之间的竞争来巩固自己不稳定地位的政策，这是它对外政策的传统方针之一。这一点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有例证。

最近几十年期间，外国资本渗入葡萄牙的大概情况如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经过激烈竞争之后，结果在葡萄牙市场上得以同英国并驾齐驱。战争结束后，英、德处境困难，在争夺葡萄牙市场的斗争中，美国乘机排挤了这两个国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反对萨拉查体制的斗争——新阶段》，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3期，第3页。

家，把它们远远抛在后面。但是过了一些时候，英国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再过了几年，西德又超过了英国。虽然葡萄牙参加了以英国为首的“七国区”，但是1962年西德在同葡萄牙的贸易中却跃居第一位。最近几年里，法国和西欧其他发达国家的资本，显然都在加紧渗入葡萄牙。这些国家加在一起，逐渐超过了美国。下表数字可以部分地说明西德、英、美三个大国在葡萄牙进口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①

(%)

	1938年	1947年	1949年	1955年	1962年
西　德	—	—	0.8	14.5	16
英　国	17	12	24.4	14.1	15
美　国	12	32	17.9	9.6	6

这些数字并不说明，在葡萄牙和葡属殖民地的经济中美国和英国的地盘缩小了，而只说明外国资本日益向葡萄牙扩张的整个形势。美国和英国依然保持，甚至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与此同时，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64页。

其他国家的垄断集团也相继涌入葡萄牙，它们主要向新的经济部门投资。例如：西德的康采恩把正在建立中的葡萄牙冶金工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还为修建南方平原地区的水利设施提供资金；法国资本家攫取了玻璃工业和航空运输业；瑞典和荷兰的资本家向里斯本造船厂提供资金；日本的公司也准备插手葡萄牙新的工业部门。葡属殖民地的情况也一样，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比利时等国财团的影响日见增长。1962 年，当葡萄牙政府决定在其殖民地大幅度扩大投资时，西德同意向安哥拉投资一亿二千五百万英镑；日本投资一亿英镑，用于开采安哥拉矿藏；某些英、美合资的公司投资五千万英镑，用于修建一些炼油厂。①

美、英、比合资的安哥拉钻石公司垄断了安哥拉全部金刚石的开采，法国托拉斯佩希奈垄断了铝工业，比利时托拉斯比利时炼油公司垄断了石油工业，西德克虏伯公司已着手开采安哥拉的铁矿。比利时资本家拥有相当大一部分棉花种植场

① 《今日亚非》1963 年第 1 期，第 12 页。

和咖啡种植场，英国资本家则拥有糖料作物种植场和本格拉铁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莫三鼻给进行石油的勘探和开采，比利时和瑞典资本家开采莫三鼻给的煤矿，法国资本家拥有橡胶种植场，等等。总之，近年来外国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投资的比重已大大地增加。现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全部投资额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直接或间接为外国垄断集团所控制。这些垄断集团的各种代表人物曾不止一次得意洋洋地说，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投资是最赚钱的买卖。①

这个时期，由于萨拉查集团特别需要政治上的支持，所以不惜牺牲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多次向各种帝国主义大国作出经济上的新让步，以换取它们的支持。但是在新形势下，美、英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要公开地在政治上支持里斯本的殖民主义法西斯集团，已经困难得多了。在联合国表决反对萨拉查集团的决议草案时，它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投弃权票。萨拉查集团对这类事件的反应，总是发动神经战，用以

①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4年第5期，第47—48页。

反对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盟国的“背叛行为”。1962 年 1 月初，萨拉查甚至威胁说，葡萄牙将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①

这里还必须指出，美国和英国的立场有很大的虚伪性，因为它们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其他大国一样，事实上继续给予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虽然其规模不象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大。至于萨拉查集团掀起的反对联合国和美国的神经战，更多是出于国内的需要，他们想使葡萄牙人民相信，葡萄牙在没有外援并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殖民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主要大国，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上都给予葡萄牙各种形式的支持。仅在最近几年里，葡萄牙从一些西方国家获得的一笔又一笔的长期贷款，一共将近三亿美元。② 葡萄牙的十万军队都是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武器装备起来的。萨拉查集团从北大西洋公约组

---

①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 3 期，第 2 页。

②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4 年第 5 期，第 49 页。

织成员国得到军舰、飞机和弹药，用来进行殖民战争。里斯本殖民主义者从最反动的势力——南非共和国、南罗得西亚的统治者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右派那里得到公开的政治上的支持。

虽然英国早已不起葡萄牙的主要庇护者的作用了，但仍然不放过向自己"最老的盟友"表示声援的机会。1961 年夏天，正当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镇压安哥拉人民起义的时候，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访问了里斯本，向葡萄牙外交部长阿·佛朗哥·诺格拉表示，英国对葡萄牙一向怀着友好的感情。当时英国还把军舰"豹子号"派往安哥拉。①

葡萄牙同西德的军事合作也在扩大。多年以前，从葡萄牙向联邦国防军提供武器时起，两国就开始了军事合作。安哥拉战争爆发以后，西德把一大批军用飞机和从以色列买来的冲锋枪提供给葡萄牙。② 1963 年 10 月，葡萄牙同西德商定，把葡萄牙领土上的空军基地提供给联邦国防军使

① 《国际生活》1964 年第 2 期，第 55 页。

② 《今日亚非》1963 年第 1 期，第 12 页。

用。① 1964 年，国外报刊登载了一项消息说，西德军事专家参加策划葡萄牙军队在葡属非洲殖民地的军事行动。②

萨拉查企图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大国之间的矛盾来抬高葡萄牙的声价，因此他也依靠伊比利亚集团。在延长美国使用比利牛斯半岛军事基地的期限问题上，为了确定西、葡两国在同华盛顿交易中的共同立场，葡萄牙总统阿梅里库·托马斯于 1963 年 1 月同佛朗哥举行了会晤，同年 5 月萨拉查又同佛朗哥会晤。③ 不过，这些表示“伊比利亚半岛团结”的行动，只能更加说明不论马德里还是里斯本，在对外政策上办法都不多了。西、葡两国政府对比它们强大的伙伴的依赖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伊比利亚半岛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这也是众所周知的。由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佛朗哥和萨拉查妄图建立伊比利亚半岛——非洲——拉丁美洲三角势力的梦想完全破灭了。西班牙和葡萄

---

① 《国际生活》1964 年第 2 期，第 54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58 页。

牙甚至没有进行合作的经济基础。葡萄牙对西班牙的出口额还不到葡萄牙出口总额的3%；而葡萄牙从西班牙的进口额也只占葡萄牙进口总额的2%。这些情况是由于两国的经济具有同一性质所决定的。建立伊比利亚集团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两个法西斯政权为了共同对付两国的民主运动。例如，1962年11月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总参谋部的联席会议上，曾经商谈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国内事态的发展"造成一种"威胁领土完整或基督教文明"的局势时，两国应互相协助。萨拉查同佛朗哥结成如此紧密的友好关系，只能充分表明，法西斯葡萄牙在国际舞台上日益陷于孤立。

葡萄牙对外政策的立场越来越摇摆不定。诚然，葡萄牙依靠它的盟友和主子的支持，还能暂时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可是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却更加受到它的盟友和主子的影响。葡萄牙的统治集团事实上成了国际垄断组织和资本主义大国统治集团的奴才，国际垄断集团和资本主义大国共同控制了葡属殖民地。这些大国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就使萨拉查集团有可

能利用来投机取巧和保持自己的地位。但是，国际垄断集团的这个里斯本奴才，对他的主子们日益感到失望；主子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萨拉查集团不会按照伦敦和华盛顿的意见，让殖民地走“改革和自治”的道路。

因此，美国，随后英国和其他西欧大国，开始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继续向里斯本提供金钱和武器，另一方面向安哥拉、莫三鼻给和其他葡属殖民地的某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伸出友好的手。他们派遣间谍混进民族解放运动队伍，利用葡属殖民地许多种族集团之间和部落集团之间的分歧，使用各种各样的“援助”等手段来实现下列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孤立民族解放运动中最进步的力量，如有可能就完全消灭它；在萨拉查集团彻底失败后，为自己剥削这些殖民地打下基础。这种两面派手法，对萨拉查集团的前途是不利的，因此引起他们极大的愤怒。这种手法使外交上陷于困境的里斯本统治者，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并促使萨拉查集团内部出现分歧，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但是这种两面派手法同时又阻碍着葡属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因此还能让萨拉查暂时

居于优势地位。①

萨拉查政府的经济政策是行不通的，它的殖民政策是没有前途的，葡萄牙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孤立。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渐暴露，法西斯集团内部的磨擦也就日益加剧。就在这几年里，萨拉查的一些从前的积极追随者相率离开了他。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初期曾是萨拉查战友的温贝托·德尔加多将军，于1958年成为这些人的首领。1958年6月总统克拉维罗·洛佩斯将军任职期满，德尔加多作为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同官方的候选人海军上将阿梅里库·托马斯竞选总统。虽然当局采用了恐怖手段，但是就按内政部伪造的选举结果，德尔加多仍然获得23.5%的选票。这是法西斯葡萄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萨拉查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反对派的要求。在组织新政府时，他解除了两个民愤很大的人的职务，即萨拉查的老战友、法西斯体制二十二年来的台柱、国防部长桑托斯·科斯塔，以及与大规模镇压反对派力量有关的内政部长特里戈·德·内格雷罗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74页。

斯。

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会中也在酝酿建立反法西斯体制的反对派。1958 年 7 月，波尔图市主教安东尼奥·费雷拉·戈麦斯写信给萨拉查，批评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现存体制。他指出，每当神甫布道时提到这两国的独裁者的名字，教区居民就感到气愤。他在信中写道，由于教会支持萨拉查体制，“教会的事业在人们的灵魂中，特别在工人们和青年们的灵魂中破灭了”。萨拉查的回答是把这位反叛的主教驱逐出国。这个行动是后来采取的制止天主教教会反对派活动的一系列措施的开端。此后，不许神甫同“国民职工会”接触，禁止工人天主教青年会全国大会和大学生天主教青年会全国大会发表材料，撤销了一部分神甫的神职，另一部分神甫被迫出国。虽然以红衣主教塞雷热拉为首的天主教上层仍旧继续为萨拉查效劳，但是左派天主教徒却陆续加入反对派的队伍。

一部分萨拉查分子转到反对派一边，这表明受迫害者的范围在扩大。这件事也同独裁政权危机的其他表现一样，在统治阵营内部引起新的冲突。接替声名狼藉的特里戈·德·内格雷罗斯的

新任内政部长皮雷斯·卡尔多佐教授不能胜任这个职务，上任三个月后就辞职了。受过纳粹训练的阿纳尔多·舒尔茨中校接任了这个职务。过了不久，他的名声比特里戈·德·内格雷罗斯还要臭。后来又有一些人相继领导过保安部队，因为萨拉查需要遴选最合适的人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加紧推行镇压政策。

在内政部长不断换人的同时，镇压和迫害却从来没有间断过。1957 年 6 月 18 日，波尔图市开始对“全国民主运动”主席鲁伊·路易斯·戈麦斯和他的四位战友进行审讯，他们被控告企图在报刊上发表要求恢复民主自由的文章。四人各判处两年徒刑，一人判处十个月徒刑。从 1956 年 12 月到 1957 年 6 月底，在同一城市对五十二名青年进行了审讯，这些青年被控告建立地下组织和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他们被审讯的实际原因，是他们要求释放鲁伊·路易斯·戈麦斯和他的战友。所有的被告，其中有七名妇女，都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

1958 年 3 月，在里斯本举行对恩里克·加尔旺海军上校的审判。他曾在萨拉查的国家机关担

任过殖民地行政督察专员和全国广播局局长等要职。他第一次被捕和受审是在1951年，当时他被控告在1947年任安哥拉殖民地行政督察专员时，曾写过一篇揭露殖民地行政官吏营私舞弊和在安哥拉推行强迫劳动制度的报告，并且散发了这篇报告。而1958年3月这次受审则是被控告散发在监狱中秘密写的反政府的小册子。他被判处十六年徒刑。1959年1月，他从监狱医院里逃出，躲在阿根廷驻里斯本的大使馆里，四个月后他从这里前往南美。

1958年6月8日选举总统期间，萨拉查政府特别加紧进行镇压，不仅出动了所有的警察，而且还出动了军队。反对派的许多宣传员遭到逮捕和毒打。这次选举后，政府修改了宪法，新条文规定，今后总统不由直接选举产生，而由国民大会议员和咨政院议员选举产生。选举结束后，萨拉查集团对反对派候选人温贝托·德尔加多进行迫害，迫使他离开葡萄牙，流亡国外。在温贝托·德尔加多的拥护者当中，没有来得及离开葡萄牙的则被投入监狱。几十名海、陆、空军军官被控进行阴谋活动，被关进特腊法里亚堡垒监狱，并且受到严刑

拷打。

警察逮捕了参加反对派活动的佩德罗·蒙雅尔迪诺博士、作家托马斯·达·丰塞卡以及其他人。又对著名作家阿基利诺·里贝罗起诉，因为他发表了描写农村贫农困苦生活的长篇小说《当群狼嗥叫的时候》。里斯本当局还逮捕了著名社会活动家共产党员若泽·马格罗。在布腊加市，一次就有一百五十名工人受到集体审讯。对被监禁的人开始采用新的"科学的"折磨方法：水刑、光刑（用强烈光线照射眼睛），以及长期关在卡西阿希堡垒监狱的潮湿的单人囚室里，或阿尔茹贝监狱的无床无被拥挤不堪的囚室里。他们就是用这些酷刑进行逼供的。①

根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葡萄牙一共审判了三千八百一十一起被定为反宗教、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行"的案件。1960年3月至7月，有一百零三人被法院判处徒刑总共一百三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共七百二十五年。1960年10月，仅在里

---

① 《前进报》第269号，1959年1月；第275号，1959年4月；第276号，1959年5月。

斯本就进行了六起政治案件的审判，结果有二十三人被判处总共四十四年的徒刑。和过去一样，被告多半是共产党员。1960 年一年期间，就有一百九十六名共产党员和九十二名其他反法西斯战士被判处徒刑总共七百三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和就业权利总共一千九百年，还要缴纳罚金和诉讼费。① 1960 年，一共逮捕了约四千五百名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

奇怪的是，恰好在 1960 年，萨拉查集团宣布“大赦”政治犯。“大赦”令是在 1958 年 5 月掀起的巨大运动的压力下签署的，当时，所有的报纸有好几个月一直呼吁必须实行大赦。但是起草这个法令的目的，仅在于缓和群众对迫害的不满情绪，而并不减轻对政治犯的迫害。诚然，政府也作了某些让步，如停止对作家阿基利诺·里贝罗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审讯。至于对被关押的政治犯，当局在释放刑事犯时，做出似乎所有在押的人都能获得自由的姿态，实际上所有的政治犯

① 同上，第 291 号，1960年 7 月；第 296 号，1961 年 1 月。

仍然关在监狱里，一个也没有释放。①

政府在一片大赦声的掩盖下，改进了保安制度。1960 年 3 月，由葡萄牙国民近卫军和警察的头子们奥利维尔·马克斯中校、安热洛·费拉里中校、若佐费特·德·菲格雷多中校等人组成的葡萄牙代表团，在西德呆了将近一个月，学习了最新的警察工作方法；政府宣布改组社会治安警察局，下设由二百一十一人组成的特别机动连，直接归内政部长调遣；还建立了专门的治安警察处，受“皮德”控制。②

虽然颁布了大赦令，但是逮捕共产党员和杀害政敌仍在继续进行。1960 年夏天，共产党领导人弗朗西斯科·米格尔第四次被捕，在这之前，他曾经在法西斯囚室里被关了二十年之久。③ 1961 年 12 月 16 日，葡萄牙政治警察逮捕了四位共产党的领导人：皮雷斯·若热、奥克塔维约·帕托、卡洛斯·科斯塔、阿梅里科·德·索萨，这又给共产党

① 《前进报》第295号，1960 年 11 月。
② 同上，第 288 号，1960 年 3—4 月。
③ 同上，第 292 号，1960 年 8 月。

一次沉重的打击。① 1962年，葡共活动家安东尼奥·迪亚斯·洛伦索(儒安)再次被投入监狱，几年前他是从皮尼希堡垒监狱的单人囚室里跳入海中逃脱的。被关在卡西阿希堡垒监狱北面的角形堡中单人囚室里的人都受到残酷的折磨。关在这个堡垒监狱里的几百个人当中，有许多妇女，她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例如：坎迪达·文图拉、玛丽亚·阿尔达·诺格拉、索菲亚·费雷拉、费尔南达·托马斯、艾达·马格罗、伊沃妮·迪亚斯·洛伦索、玛丽亚·达·皮埃达德、戈麦斯·多斯·桑托斯、儒列塔·甘达拉博士、玛丽亚·欧热尼亚·瓦雷拉·戈麦斯和其他一些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女英雄。②

1963—1964年是法西斯恐怖空前猖獗的新时期。这两年里，镇压手段对萨拉查集团推行其政策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法西斯统治葡萄牙以来所没有过的。必须指出，这一时期负责镇压的部队：政治警察、共和国国民近卫军、社会治安警察、法西斯组织“葡萄牙军团”、告密队、边防警察等机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反对萨拉查体制的斗争——新阶段》，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3期，第7页。

② 《前进报》第321号，1962年9月。

构的人员都大量地增加了。这些警察保安部队在“皮德”领导下彼此合作，监视所有居民点和交通工具，进行大规模的侦缉和搜捕，总而言之，使全国处于恐怖状态。“皮德”的广大特务网秘密地侦查全体公民，在学校里则向学生刺探：他们的父母在家里做什么，看不看《前进报》，听不听莫斯科广播或“自由葡萄牙”的广播。1963年12月，“皮德”设立了一种特别奖金，奖给卓有成绩的告密者和奸细。这一时期，甚至在法庭上也毒打被告，关押地点的种种制度比过去更加严厉。①

最近几年中，统治集团在使用警察进行镇压的同时，还大大加强了反共的、沙文主义的宣传运动。官方的宣传力图证明，没有殖民地，葡萄牙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遗憾的是竟有许多葡萄牙人还相信这种宣传。②

民族解放爱国阵线第二次代表会议告葡萄牙人民和民主人士书，对葡萄牙最近几年的情况作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97—99页。

② 同上，第75页。

了明确的评述：

“葡萄牙民族正处于许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和最严重的危机之中。……萨拉查政府的法西斯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产生了许多恶果。在国内，殖民战争影响到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政府变本加厉地使用镇压手段和警察恐怖手段；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特别影响到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国家经济日益服从外国利益；在吸收外资和借外债的问题上，向外国作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它证实了最近关于外国军队使用葡萄牙领土的说法。在国外，葡属非洲殖民地实际上处于战争和军事占领状态；葡萄牙被开除出一些重要的国际合作组织；葡萄牙法西斯政权遭到谴责，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个法西斯政权为了推行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策，不惜牺牲葡萄牙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国家的重大利益。”①

对上面的话还需要作一点补充，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现在还没有出现危

① 《前进报》第338号，1964年2月。

机本身会使独裁政权灭亡的显著征兆。事实证明，法西斯统治集团借助外援和滥用暴力手段，死死地抓住政权不放，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这个与外国资本紧密结合的剥削阶级上层的独裁政权保持下去。

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民主力量团结的加强

葡萄牙的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在过去几十年的阶级搏斗中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这时民主力量克服了宗派狭隘性和内部的分歧，准备同反动势力进行公开的战斗。他们对于在 1957 年 11 月举行的国民大会议员选举和在 1958 年 6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都预先作了准备。民主力量的口号是共产党制定的，也就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其内容如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护民族经济；废除现政府的专卖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各国建立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恢复民主自由；大赦政治犯。①

为了实现上述要求，知识分子、城市中间阶层、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国家机关职员等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也同工人阶级在一起，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在工厂里，成立了新的团结委员会；在选举区，为提出一份反萨拉查选举联盟的统一的候选人名单，进行了宣传鼓动；律师们和知识分子的其他阶层的代表人物写信给总统，要求大赦政治犯和废除“安全措施”；民主新闻记者克服了各种障碍，在合法报刊上更加频繁地发表要求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文章。

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都有很大一部分人投入了反对审讯“全国民主运动”的某些领导人和波尔图市五十二名青年代表的运动。

民主力量逐渐迫使反动势力同他们进行公开论战。1957 年，波尔图市的职员和首都公共交通的工人，在职工会的选举中获得了一些胜利。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市的大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 1956 年颁布的解散学生会的命令。象工人天主教青年会、大学生天主教青年会这类组织的一部

① 《前进报》第 218 号，1956 年 8 月。

分成员，也投入了争取青年的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派参加了 1957 年 11 月 3 日举行的国民大会议员选举运动，获得了一定的成果。许多城市举行了群众大会和集会，会上提出了劳动群众的一些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几千人签名，要求大赦政治犯和废除书刊检查制度。选举结果虽然同往常一样，法西斯党提出的候选人全部当选，但是民主力量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训。

民主力量把这些教训应用到总统选举运动中，反对派对参加这次总统竞选抱有很大信心。在竞选运动开始时，反对派的左、右翼各推出一位候选人，造成反法西斯力量的分裂。右翼推举温贝托·德尔加多将军为候选人。他在几个月前从美国回葡萄牙，他是以葡萄牙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身份去美国的。他在选举前的最初几次竞选演说中声明，他的目的是以一个“军事性质的有权威的政府”来代替萨拉查政府。反对派的左翼对这个局限性很大的纲领不满意，他们推出律师阿尔林多·维森特为候选人。左翼，特别是共产党，就阿尔林多·维森特在竞选中所提出的民主纲领，进行宣传鼓动，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当左

翼已经明显地占优势时，共产党号召反对派中的左、右翼联合起来推举一位候选人。这个号召，在群众大会上和示威游行中都得到群众的支持，右翼不得不同意。

在双方互作让步的基础上，5 月 30 日签订了协议：左翼撤回候选人阿尔林多·维森特，而温贝托·德尔加多则扩充了他的竞选纲领，把关于实现国家民主化的一些诺言（如罢免萨拉查，在一年内举行自由选举，释放政治犯，等等）包括进去。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德尔加多履行了同左翼合作的协议。

统一行动的实现，使反对派的力量增大了，政府不得不予以重视。在选举前一个月，政府正式准许人民享受“暂时的自由”（放宽了书刊检查的尺度，准许召开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的集会和群众大会）。在竞选运动中，反法西斯党派利用这个“暂时的自由”，在全国组织了六十多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共有几百万人参加。

温贝托·德尔加多于 1958 年 5 月 14 日到达波尔图市时，有二十万人举行游行表示欢迎。这次游行持续到次日拂晓，5 月 15 日又继续游行。

游行队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集会，抗议葡萄牙军国主义化。游行队伍走过法西斯报纸《晨报》分馆时，要求取消书刊检查制度。波尔图市许多工厂为参加游行还停了工。① 这里不妨举出一件事作为对比：当官方候选人阿梅里库·托马斯海军上将到达波尔图市时，地方当局不得不雇人来欢迎他，酬给每个参加"游行"的人二十到六十埃斯库多。有些街道上的居民向这些花钱雇来的"热心人"投掷石块。②

5月16日，里斯本三十万居民举行游行，欢迎温贝托·德尔加多和阿尔林多·维森特。尽管电台每隔十五分钟广播一次禁止群众游行的命令，但是许多企业和机关里的人却走空了，都参加游行去了。政治警察的特务和"葡萄牙军团"的喽罗制造事端，使当局有借口向街头出动坦克、装甲车、吉普车，动用机关枪。国民近卫军的骑兵还践踏妇女和儿童。有几十个游行者受伤，有的甚至残废了。游行群众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我们

① 《前进报》第255号，1958年5月。

② 同上，第257号，1958年7月。

已经不怕了!”“杀死十人、百人,但是杀不了八百万人!”“前进!”他们向警察的警戒线冲去，与军警对抗。冲突持续了几天。5月18日,里斯本群众动手拆毁马路,用马路石块向警察投掷。群众要求萨拉查下台。

继首都和波尔图市之后，许多其他城市也起来斗争了。6月1日,布腊加市有四万人集会,等候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德尔加多的到来，但是当局禁止德尔加多前往布腊加。科英布拉、阿威罗、吉马朗伊希、卡什特洛布兰科、库维利扬、巴雷鲁、阿尔茹什特雷尔等城市,都有几万人走上街头,参加反政府的示威游行。①

吓破了胆的葡萄牙政府散布谣言说，“骚乱”的组织者是“执行外国命令”的共产党。在这种诬蔑的掩盖下，政府又恢复了书刊检查，没收反对派成员的身份证，逮捕了许多反对派的宣传员，不许反对派参加计票工作，并且还伪造了选举结果。据葡萄牙民主人士共同的意见,反对派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不是象公布的那样占23.5%，实际上

---

① 同上，第257号，1958年7月。

要多得多。① 全国掀起了不满伪造选举结果的新浪潮，多次举行表示抗议的群众大会。几十万葡萄牙人以消极斗争方式表示自己的愤慨：他们拒绝购买法西斯报纸，拒绝认购“国家彩票”，拒绝观看文娱节目的演出，拒绝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戴上黑色领带等。法西斯分子企图在8月9日萨拉查的傀儡阿梅里库·托马斯就任总统日，模仿“国庆节”举行庆祝活动，但未能得逞。国民大会大厦附近的“群众”尽是一些“皮德”特务和“葡萄牙军团”的喽罗。② 当时反法西斯战士互相传阅印有温贝托·德尔加多于1957年12月12日写的一封信的传单。温贝托·德尔加多在信中叙述了卡西阿希监狱里“皮德”的暴行，要求政府停止使用恐怖手段。

在反法西斯斗争空前高涨的日子里，葡萄牙工人阶级不仅是人民中战斗性最强的部分，而且还表现为有自己特殊要求的独立的阶级力量。1956年，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获得了局部

---

① 《前进报》第255号，1958年5月；第256号，1958年6月；第257号，1958年7月。

② 同上，第262号，1958年8月。

胜利。在这个胜利的鼓舞下，工人们提出了普遍提高工资的要求，并且带着这个要求去参加选举运动。刚进入1957年，马托津纽什港的五千名渔民就举行罢工，这次罢工获得了胜利。接着又发生一系列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罢工。工人阶级利用总统选举前夕的“暂时的自由”，于1958年5月11日在里斯本召开了法西斯独裁统治二十二年来首次合法的全国性代表会议，三百多名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代表们讨论了工人的要求，选出了全国委员会，发表了一系列的文告，在文告中要求提高工资，实行大赦政治犯，取消书刊检查制度。①

在选举运动期间，青年和大学生也效法工人，举行了全国性的会议。1958年夏天，一千多名医务工作者在里斯本举行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工作条件和工资问题。这次会议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会议代表一致要求增加保健事业拨款，增添医务人员和提高工资。② 成千上万的人在

---

① 同上，第256号，1958年6月。

② 同上，第261号，1958年8月。

会议通过的呼吁书上签了名。

共产党看到伪造选举结果激起了公愤，便在选举日的第二天号召群众继续为实现下列要求而斗争：萨拉查和桑托斯·科斯塔下台；大赦政治犯；取消书刊检查制度；重新举行选举。在一个月中，就有六万名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举行了罢工。这些罢工多半具有政治性质。①

葡萄牙南部一个名叫科佐的大乡村里，农业工人于 1958 年 6 月 23 日开始罢工。这次罢工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斗争的例子。开始时，群众对伪造总统选举结果表示抗议。“皮德”对他们进行威胁，从而使罢工人数在当天日暮时增加到四千人，次日达六千人，到了 6 月 25 日达到一万人，也就是说，整个科佐教区的人都参加了罢工，农民也加入了农业工人的罢工行列。罢工持续了八天，结果六十人被捕，其中有妇女十三人。

1958 年秋天，在纽芬兰岛区从事捕鳕鱼的渔民坚持罢工，引起全国注意。当捕鱼小船队开回

---

① 《前进报》第 258 、259 号，1958 年 7 月。

港湾时，渔民拒绝出海，要求对“新手”（指年轻的刚从事捕鱼的渔民）每月增加工资三千五百到四千五百埃斯库多，对“老手”每月增加工资四千到五千埃斯库多。船长们逮捕了主谋者，把他们关在“吉尔·埃安什号”船上，这只船马上就成了一座浮动监狱。但是，经过船队全体船员二十七天团结一致的罢工，船长们被迫释放了被囚禁的人，答应满足渔民的要求。①

这几次罢工是工人阶级要求普遍提高工资的全国性运动的序幕，这个运动是响应《前进报》1958 年底的号召而掀起的。② 1959 年初，《前进报》列举了一些事例证明罢工斗争已经广泛开展起来，同时指出职员已经达到提高薪金的目的，号召全体工人为提高每日工资达到八十到一百埃斯库多而斗争。1959 年 4 月，波尔图市有七百多名冶金工人要求提高工资 50%。1959 年“五一”劳动

---

① 同上，第 267 号，1958 年 11 月。

② 同上，第 268 号，1958 年 12 月。这一号的社论指出，1957 年，加工工业工人三十万人，每人每日平均工资为十九埃斯库多（没有除去扣款），而那时一公斤鳕鱼的价格是十五埃斯库多，一公斤橄榄油十三埃斯库多，一公斤肉十八埃斯库多。

节过后，《前进报》写道："工人们正转入攻势。他们举行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缩减生产（新的斗争方式）——全国有几万名劳动群众就是这样为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而开展斗争的。"6 月 20 日，马托津纽什港六千名渔民举行了七十天的罢工，也获得了胜利。①

葡萄牙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起来了，这一斗争是与中间阶层和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斗争互相配合的。1958 年夏天，美国使用在亚速尔群岛和葡萄牙大陆上的军事基地，调遣军队入侵黎巴嫩和约旦，因此葡萄牙国内争取和平的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舆论界对葡萄牙政府不理睬苏联政府的警告一事十分重视，苏联政府曾照会联合国成员国葡萄牙，警告说，凡是同意他国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以准备核战争的国家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② 1958 年秋天，里斯本科学院发表声明，决心

---

① 《前进报》第 269、273、275、276、278 号，1959 年 1—6 月。

② 《真理报》1957 年 12 月 16 日；《消息报》1958 年 1 月 15 日、2 月 5 日。

支持东京一桥大学关于立即停止核试验的呼吁。这个声明得到官方报纸广泛的反应。这样一来，争取和平运动就逐渐有了合法基础。

1959 年头几个月，开展了要求萨拉查退休的运动（由于当年 4 月萨拉查年满七十岁）。运动基本上是以合法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反对派右翼中许多活动家也同成千上万的劳动群众一道签名，提出相应的要求。要求释放政治犯和要求调查“皮德”罪行的运动也都广泛开展起来了。仅在卡什特洛布兰科一地就有八千人参加反镇压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持续了好几天。

无产阶级同中间阶层联合行动是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巨大威胁。正因为这样，萨拉查集团才竭尽全力破坏1958年选举运动中所形成的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他们以镇压手段来恐吓反对派右翼，达到了这个目的。“皮德”的头子内维斯·格拉萨说，他手里有温贝托·德尔加多的逮捕证。虽然左翼人士劝告德尔加多不要在恐吓面前屈服，不要离开葡萄牙，但他还是于1959年春天逃往巴西，他是在同反对派关系良好的巴西驻里斯本大使阿尔瓦罗·林斯的协助下前往巴西的。在里约热内

卢机场上欢迎德尔加多的群众达十万人，他们表达了巴西人民对战斗的葡萄牙人民的同情。①德尔加多出走后，他的一些拥护者也接着来到拉丁美洲。流亡国外的反对派团结在圣保罗市的《民主葡萄牙》报周围。国外反对派的力量加强了，而葡萄牙国内反对派力量的联合却遭到削弱。

虽然左、右翼上层之间的联合暂时削弱了，但是直接参加斗争的反对派各个队伍的战斗团结仍在继续加强，因为斗争的现实生活本身推动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联合起来。

1959年，有几万工人为普遍提高工资展开了斗争。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有里斯本、波尔图和科英布拉的大学生以及维亚纳和里阿耳城的商人。大学生们进行反镇压斗争，商人们开展反对提高捐税的斗争。1959年10月5日，即1910年革命纪念日那天，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各阶层居民都参加了。② 1960年1月31日，波尔图市一万居民举行了反萨拉查独裁政权

① 《前进报》第271号，1959年2月；第275号，1959年4月；第278号，1959年6月。

② 同上，第285号，1960年1月。

的政治性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最后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①

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对派中先进队伍的斗争行动越来越多地得到其他反法西斯队伍的支持，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阿尔茹什特雷尔市一百五十名矿工的罢工。1960 年 4 月 8—9 日，他们为了抗议开除十二名阶级兄弟，在矿井二百米深处宣布罢工。他们在地下三十五个小时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这一百多名参加罢工的工人还赤着膊就被投入卡西阿希堡垒监狱的水牢。阿尔茹什特雷尔的矿工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并且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②

共产党人的日益频繁的越狱事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960 年 1 月 3 日，被监禁十一年之久的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和其他一共坐了七十七年牢的九名共产党领导干部，从皮尼希监狱(大西洋岸边的一座石堡，离里斯本一百二十公里)逃脱。这次越狱是经过共产党周密准备，并对岗哨进行

---

① 《党的生活》1960 年第 14 期，第 71 页。

② 《前进报》第 289 号，1960 年 3 月；《共产党人》1961 年第 3 期，第 88—93 页。

了宣传说服后，在岗哨的帮助下实现的。这个大胆的越狱事件的消息霎时传遍全国，在工人住宅区、农村和进步知识分子当中洋溢着喜悦。接着共产党发动了筹措“营救基金”的运动。

萨拉查集团对这次越狱事件特别恼火，因为在这次越狱之前不久，从另一个监狱里逃走了三个共产党员。萨拉查把“皮德”头子内维斯·格拉萨免职，任命马托斯中校继任。警察的侦缉人员在全国搜捕逃犯，可是毫无所获，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和他的同志们都已在反法西斯战士的行列中各就各的岗位了。① 政治警察虽然千方百计地防范越狱，可是反法西斯战士越狱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1961年12月初，有八位共产党员从卡西阿希堡垒监狱中逃出，其中有人民英雄弗朗西斯科·米格尔，他是同库尼亚尔一起从皮尼希监狱逃出后，又被警察逮捕的。②

1961年初，被迫流亡的反对派右翼，即温贝

---

① 《前进报》第285号，1960年1月；《党的生活》1960年第14期，第69—70页；《共产党人》1961年第3期，第88—89页。

②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3期，第7页。

托·德尔加多的拥护者，给萨拉查独裁政权又一次打击。以恩里克·加尔旺海军上校为首的几位勇士占领了葡萄牙最大的客轮“圣玛丽亚号”达十天之久。“圣玛丽亚号”客轮是在从加勒比海去巴西累西腓港的航程中被他们夺取的。这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向全世界表明：萨拉查集团是虚弱的，在葡萄牙本国和“西方世界”都是孤立的。①

反对派某些队伍发动的斗争行动同反法西斯战士群众性的行动是互相配合的。例如，在1961年11月国民大会议员选举时，反对派在半数选区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但由于他们没有民主自由而被迫撤回；于是反对派为抗议萨拉查集团在选举中所演的无耻丑剧发动了政治性示威游行。当时在里斯本、阿尔马达、科英布拉、库维利扬等城市和其他地方参加示威游行的有几万人，大多数是青年。群众多次同警察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61年11

① 《共产党人》1961年第3期，第91页。

月17日的特别公报，对 11 月示威游行的结果作了评价，认为这是“我国人民、民主力量和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共产党的重大胜利”。公报指出，选举运动的情况表明“法西斯独裁政权正陷入它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①，群众公开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就是铁证。11 月游行之后，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为什么要这样说呢？1958 年选举运动之后，政府力图不让反对派发动任何政治性的斗争行动。政府多次逮捕民主人士一事吓坏了自由资产阶级，迫使他们不敢再提出反对派的候选人。但是，共产党坚决反对这种退却路线，共产党是得到某些民主人士支持的。1961 年 11 月，共产党设法推举出反对派的候选人。虽然白色恐怖猖獗一时，但共产党在选举运动期间，仍然开展了政治斗争。由此可见，作为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是能够决定反对派中各种力量的斗争方式的。11 月 11 日和 14 日，也就是在选举业已结束、已经没有发动斗争的合法借口的情况下，还发生多起大规

① 《前进报》第 310 号，1961 年 11 月。

模的、持续许多小时的政治性示威游行，这个事实说明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反法西斯战士拆毁马路，用马路石块向警察投掷，充分显示出他们继续积极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决心。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写道："1961年11月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是民主运动的转折点。反对派候选人遭到残酷迫害和1961年的'选举'丑剧，使立宪主义者残存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人民群众已经醒悟到，他们不应该等候几年以待新机会的'出现'。

"1961年11月以前，反对独裁政权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行动，几乎专靠大胆和广为利用选举运动期间合法及半合法斗争的机会；而1961年11月，虽然不是选举运动期间，却出现了人民群众可以转入公开的政治斗争的条件。1961年11月的示威游行表明，人民决心向法西斯国家机器采取攻势，决心公开地同镇压机构的力量相对抗，而并不需要等到下一次象征性的自由时期的来临。"①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161页。

斗争的方式从此更加多样化和更富于进攻性了。1962年1月1日，贝雅市发生了武装起义。军官们、士兵们和工人们一举攻下了一个兵营并占据了几个小时。这次起义同葡萄牙过去多次发生的军队暴动不一样。在这次起义之前，贝雅市驻防部队中的士兵们，为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冒险行为曾发生过几次骚动。起义是紧接11月事件和葡萄牙在果阿的失败，以及八个共产党员从卡西阿希堡垒监狱越狱之后发生的。起义的领导者瓦雷拉·戈麦斯上尉和其他参加起义的人，都不是盲动主义者，他们是反法西斯战士行列中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是他们想用新的更积极的方式进行斗争，并且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的事业。①

1962年1月31日，波尔图市五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游行持续了六小时。3月8日，在同一城市里，为了庆祝国际妇女节又有两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1962年春，里斯本、波尔图和科英布拉等城市的三个大学，有二万五千名学生罢课，并举行

① 《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3期，第5—7页。

了示威游行，这次斗争行动持续了几个月之久。4月28日，阿尔茹什特雷尔市四千名矿工起来营救两个被逮捕的阶级兄弟，他们曾试图攻占警察所，救回被捕的人。

在里斯本、波尔图、维亚纳、阿尔马达等城市的"五一"游行中都发生了规模很大的斗争行动。仅里斯本，参加示威游行的就有十万人以上，游行队伍长达三公里，示威群众同警察发生冲突并互相射击几个小时。5月8日和18日，里斯本、科英布拉和其他城市又发生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在整个5月份，全国发生许多起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和大罢工。所有这些游行和罢工，都提出下列要求：萨拉查下台，给予民主自由，在安哥拉实现和平，实行大赦，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1962年春，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多次阶级搏斗，同时乡村中的农业无产阶级也发动了几次葡萄牙有史以来最大的斗争行动。1962年4—5月间，葡萄牙南部地区三十五万农业工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获得了胜利。这是由阿连特茹和里巴特茹两省（这两省是农村无产阶级的堡垒）的共产党组织周密部署的

一场顽强的斗争。当时大土地占有者向宪兵队求援，农村处于戒严状态。当局和宪兵队进行了大逮捕，并毒打雇农们。可是，雇农们坚强不屈，他们建立了团结委员会，大家集合在农村的空场上和“人民之家”里，朗读共产党的《农民报》，并讨论他们自己的要求。正当他们的斗争达到最激烈的时刻，城市无产阶级发动了群众性的五月斗争行动，这给农业工人增添了巨大力量。斗争的结果，南方农业工人取得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提高每日工资达四十埃斯库多的胜利。此后，这个胜利果实为全国所有农村无产者所共享。①

1963 年 5 月 1 日，又发生一系列大的反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斗争行动，尽管规模不及1962年。政府尽一切力量防止 1962 年的事件重演。 1963 年 4 月，政府进行了几百起预防性的逮捕，把所有的镇压机器都开动起来，军队布满了首都中心区，可是里斯本仍有几万工人和青年上街游行示威，许多城市也举行了政治性总罢工。② 富有进攻性的

---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 146—148 页。

② 同上，第 163 页。

战斗精神是这一时期示威游行的特点。示威者拆毁马路，用马路石块向警察投掷，夺取特务的武器，推翻警察的汽车。示威游行结束后，街上死伤狼藉。① 所有这些示威游行和罢工，都表明了人民群众向左转的倾向和共产党影响的增长。

葡萄牙的反法西斯运动和工人运动是在困难、复杂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不能设想，运动的进程一帆风顺，没有曲折，没有退却。在反法西斯运动和工人运动中，飞跃和质的进展是同失败和退却相交替的；急剧的爆发是同缓慢的、不显著的量的增长过程（这种增长本身包含着新质要素的积累）相交替的。必须指出，运动在发展，在扩大，在高涨，在不断增添新的力量，这个总趋势是不变的。参加反法西斯运动的各阶级、各阶层，都协同行动，交流经验，而永远站在斗争中心的，则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

最近三年来，只有南方的农业工人为 1962 年春季胜利所鼓舞，继续举行大罢工。这个期间工业中心持续一天以上的大罢工不多，但在这些年

① 《真理报》1962 年 6 月 26 日。

代里工人运动却继续向各地蔓延开来。为了争取实现局部要求，时常发动规模不大的斗争行动，这在三十年前是罕见的事，而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这个时期，葡萄牙绝大多数工人采用下列一些斗争方式：建立团结委员会；在工厂管理机构和法西斯职工会前面集会；停工十分钟、半小时或几小时；在一个或几个车间举行短时间的罢工。如果不是经常发动上述一类斗争行动来争取满足具体的经济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要求都得到满足），那末，工人的生活水平就要比今天已有的水平低得多。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局对工人的局部斗争行动进行镇压，反而引起新的、更广泛的阶级搏斗。工人越来越频繁地为了要求恢复被开除的阶级兄弟的工作，或者为了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而发动斗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队伍的团结一致是绝大多数斗争行动所具有的特点。

农业工人举行罢工，在农村广场和“人民之家”里集会，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要求，这已成为通常的现象，具体事例不胜枚举。特别是在收获和播种之间这段时间里，大多数雇农没有工作，这时他们的斗争行动富有特别激烈的进攻精神。当局

常常在饥寒交迫的雇农们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把这些失业者分配到地主们的庄园上干活，或者安排他们在公路上和采石场上从事“公共工程”劳动。如果当局不这样办，失业雇农就十人到十五人成群结队地跑到大地主们的田庄里去，或去剥栓皮栎树皮卖，或去采集油橄榄和其他可以吃的东西。妇女们在南方地区雇农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她们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帮助自己的丈夫、父亲、兄弟们进行斗争：担任纠察、设置路障以阻挡派来镇压群众的保安部队，她们自己也参加罢工，也同保安部队进行搏斗。葡萄牙盛产粮食的地区——南方的阿连特茹和里巴特茹两省，近年来都经常驻满了军队。南方地区的农村无产者以自己的组织性和团结精神为全国树立了榜样。

北方地区的农村居民中小农居多，所以还做不到这一点。北方的农村无产者和贫农虽然也在困苦中挣扎，但由于阶级觉悟低，组织性差，在反法西斯运动中仍然显得软弱无力，参加斗争的积极性不高。他们所发动的斗争仅限于下列范围，例如：山区农村居民反抗国家强占村社森林；佃户

反对剥夺租田权利；农民抗议国家只顾大地主的利益把水全都引进灌溉设施；以及发生某些自发地同军警冲突的事件。①

来自工农的士兵们成为反法西斯运动的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在安哥拉战争开始后，他们的反法西斯情绪表现得更加明显。近三年来，士兵中发生过几百起这类事件：集体抗议葡萄牙派兵去安哥拉；个别地或集体地开小差；不遵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抵制惩罚；拒绝参加惩罚那些因给养恶劣和克扣军饷而组织抗议斗争的同伍弟兄；拒绝参加"志愿"劳动；抵制庆祝士兵节；举行绝食斗争。1962年5月1日和1963年5月1日，许多海、陆军士兵同工人、大学生一道参加了里斯本的示威游行。有一些飞行员拒绝向安哥拉和平居民的村庄投掷凝固汽油弹。个别军官也有过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动。阿·库尼亚尔指出："从1961年起，士兵的斗争日益加强，这是葡萄牙民主运动的新事物，是法西斯体制危机和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140—150页。

标志。”①

青年大学生也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他们为争取学生会的活动自由、为实行大学自治、为改革考试制度而斗争。近三年来这类斗争的规模空前壮大，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公开反对法西斯体制的政治性的对抗行动，绝大多数大学生站在一条战线上进行战斗。在1962年和1963年的具有战斗精神的春季示威游行中，大学生走在前列，他们同工人一道抵抗保安部队的镇压。近三年来，在里斯本、波尔图、科英布拉等地的大学中，学生的政治性集会的次数比过去十五年加起来还要多。葡萄牙的大学生今天已成为反法西斯运动中斗志最旺盛的队伍之一。②

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的行列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进行斗争的另一动机是出于对法西斯政权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的愤怒。法西斯政权长期以来推行愚民政策，使葡萄牙的文化更加落后。葡萄牙居民中，文盲占40%，从未进

① 同上，第154页。

② 同上，第154—158页。

过学校的人占70%。葡萄牙先进的知识分子们除了参加争取民主的共同斗争外，还以自己的创作对反愚昧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文化界的优秀人物，从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吸取灵感，并且站在与民间创作紧密联系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从事创作。长篇小说作家费雷拉·德·卡斯特罗、纳莫拉、卡斯特罗·索罗梅尼亚、阿基利诺·里贝罗和阿尔维斯·雷多尔，短篇小说作家托尔加、多明戈斯·蒙特罗、曼努埃尔·达·丰塞卡和布兰基尼奥·丰塞卡，剧作家雷贝洛和森塔雷诺，文艺批评家奥斯卡·洛佩斯和迪奥尼西奥，以及许多诗人都对反法西斯斗争和保护文化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先进的最有才华的人物都有几十个、几百个追随者。在素描和版画界、雕塑界和音乐界，也是进步的流派占优势，甚至许多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也对人民群众的斗争表示同情。科学界和技术界的许多优秀代表人物也都站在民主立场上，其中有一些人由于在国内受到迫害，不得不离开祖国。例如：曼努埃尔·瓦拉达雷斯去巴黎工作，鲁伊·路易斯·戈麦斯教授去巴西讲学，阿尼塞托·蒙特罗去阿根廷讲学。①

由此可见，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从无产阶级到自由资产阶级，都投入了反法西斯运动。虽然参加运动的各种力量之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都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的首要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推翻法西斯体制的反垄断组织的战线，这个共同目的把整个反法西斯运动的参加者都团结起来了。

这个战线的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葡萄牙本土的主要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本土外则是葡属殖民地的农民、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是最富有斗争性、彻底性和组织性的力量，是葡萄牙受剥削最深、人数最多的阶级。城乡工人及其家属约有六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葡萄牙的无产阶级几十年来都在为反对垄断资本的独裁政权而进行忘我的斗争。在法西斯制度下，他们的历次斗争行动，其中包括纯经济斗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159—160页。

争，都具有政治性质，因为他们的矛头始终指向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敌人——地主金融寡头和他们背后的外国资本家。这也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起着维护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作用。

葡萄牙无产阶级在它的唯一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牢固地团结起来了。团结给无产阶级增添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对葡萄牙无产阶级来说，“从上到下”都不存在团结问题，只能说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缺点。在葡萄牙，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其他工人政党；除了法西斯职工会以外，没有其他工会，不过工人们并不跟法西斯职工会的领导人走。在葡萄牙的独特条件下，农业无产者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促进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因此，南方地区的农村居民实际上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同工人阶级一起斗争的。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的另一个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应该指出，共产党在广大知识分子、一部分职员和大学生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有利因素。这些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表现积

极，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人数相当多的中间阶层的愿望。

反法西斯运动中最动摇不定的部分是自由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受到垄断组织的压迫，觉得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对自己有利，但又害怕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之后，革命会继续发展下去。自由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而且殖民主义偏见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这些人一想到殖民地独立后的前景就感到可怕。民主革命必须进行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后果也使中产阶级惶惶不安。因此，中产阶级在斗争中就显得动摇不定，犹豫不决，他们时而支持反法西斯派，时而试图同垄断组织谋求妥协。

在反萨拉查派的右翼中，还有大资产阶级的个别代表人物，其中有些人是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他们意识到萨拉查及其一伙继续当政将危及葡萄牙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部分人的代表人物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某些活动家在酝酿一种政变计划。他们打算发动一次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只更换头子和招牌，而不去触动现存制度

的基础。他们企图通过改良和向人民作某些让步，以保持葡萄牙及其盟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并阻止在葡萄牙本土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他们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寄托很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国家”也认为支持反对派中的这些代表人物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们在萨拉查垮台后会维护帝国主义大国在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利益。

但是，要实现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反对派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政治上分散，并且缺乏组织性，反萨拉查派中的右翼势力及其国外朋友对此感到十分忧虑，因为他们要建立拟议中的政治体制，正是指望同这两部分人合作。资产阶级共和党某些年迈的活动家，虽然享有反独裁战士的昔日声誉，但他们仅仅是孤零零的个人，既没有组织严密的政党，又没有行动纲领，同群众也没有联系。共和党人所策动的许多次军事暴动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贝雅市的起义说明反法西斯军人中新的一代正在寻求新的斗争途径，他们正在接近人民群众。社会党已经不成为一个政党，仅是一些人数不多的小组，只在部分知识分子当中有点影响。葡萄牙与西班牙不同，

没有产生反政府的天主教政党。天主教会的上层牢牢地同法西斯独裁政权勾结在一起，与它同呼吸共命运，天主教徒中产生的反政府派则是靠拢左翼的。君主派人数不多，范围狭小，其中一部分人支持萨拉查，而另一部分人则靠拢反对派右翼。

近年来，一些新的力量，如来自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大学生、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政治派别，正走上斗争的道路。他们斗志昂扬，决心很大，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这些力量正处在形成、革新、改组阶段，其中有一部分人还没有确定自己的立场，而另一部分人所以走上同反对派团结战斗的道路，乃是斗争的逻辑决定的。这一切目前还不能说明，在反对派右翼领袖们周围是否会增加一股巨大的力量。今天，反对派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上还未很好地组织起来，拥有一、二百人的地下党派已算是很大的组织了。“反法西斯运动的范围极其广泛，有各种派别，有各种倾向，有各种原始的只具雏形的政治联系形式，有各种团体，有从事日常的并且非常重要的活动的成千上万无党派民主战士，但是，除了共产党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更大的反法西斯政党。"①

无产阶级作为反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动力所起的主导作用，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反对派中最大的和最有组织性的政党所起的卓越作用，以及前面讲到的其他因素，这一切都是近年来反法西斯运动中反对派队伍的团结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 1958 年群众性反政府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最高机构——中央爱国戎塔。但是这个机构并没有经常开展活动，事实上也不是一个领导机构，而只是各种力量之间的联络机构。后来这个机构不再存在了，部分原因是反对派中某些活动家流亡国外。然而，象过去一样，团结的思想本身就吸引着各派民主力量联合起来，1961—1962 年的几次斗争行动之后，团结的思想在各民主力量中更加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中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决定召开圆桌会议。

1962 年 12 月 19—21 日，在"欧洲某地"召开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 112 页。

了反法西斯各政治派别(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自由派、进步的天主教徒、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在他们的公报中表示,决心把民族解放爱国阵线中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打倒法西斯主义,建立民主制度。这次会议决定选举产生中央爱国戎塔作为最高机构。为了在反法西斯侨民当中进行工作,在国外设立中央爱国戎塔的特别代表委员会。

这次会议号召葡萄牙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军人和青年——加紧斗争,准备全国起义,以便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争取民主,争取和平,给殖民地人民以自决权。①

这次会议的决议,对宣传团结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1963年一年中,反法西斯的葡侨领袖对建立统一领导作了一定的工作。但是,在葡萄牙本土,中央爱国戎塔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共产党再次建议召开会议。

1964年1月,又在"欧洲某地"召开了民族解放爱国阵线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反法

① 《前进报》第325号,1963年1月。

西斯派的领导人——流亡国外的反法西斯人士、共产党领导人和从葡萄牙国内来的各地方爱国戎塔的代表。会上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温贝托·德尔加多①、鲁伊·路易斯·戈麦斯和其他人都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领导人民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决定，并决定建立葡萄牙革命戎塔②，作为准备全国起义的机构。这次会议号召葡萄牙人民在各地建立爱国行动戎塔和其他团结机构，加紧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反法西斯斗争：争取面包，争取自由，反对殖民战争，反对法西斯镇压，要求释放政治犯，反对提高捐税，反对物价高涨。这次会议在告人民书中指出，法西斯独裁政权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并强调指出，期待独裁者和支持他的势力自动退出政治舞台，那是幻想，只有用暴力对付他们才能解决问题。会议的决议中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在民主与法西斯的斗争中保持中立。③

第二次会议在巩固民主力量的团结、建立有

---

① 1965年初，温贝托·德尔加多在西班牙境内被萨拉查和佛朗哥的特务杀害。

② 有的书中译作葡萄牙革命委员会。——译者

③ 《前进报》第338号，1964年2月。

力的领导机构、加紧反法西斯战士斗争活动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反对派各种力量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工作；会议宣布民族解放爱国阵线会议为整个反法西斯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会上建立了葡萄牙革命戎塔，设在阿尔及利亚，“以便葡萄牙民族解放爱国阵线在国外进行政治、外交、组织、宣传和财政等方面的工作”；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这个戎塔。——上述事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在国内必须为建立中央领导机构而妥善安排经常性的和有效的活动”，并认为这是一项首要任务。①

1964 年秋举行的民族解放爱国阵线第三次会议，是一次最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会议。这次会议对各项议题都取得一致意见，这充分说明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联合战斗是富有生命力的，也意味着反法西斯战线在加强团结和改进工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②

因此，到了 1964 年年底，各派反法西斯力量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 115 页。

②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载《真理报》1964 年 11 月 23 日。

已经一致认为，要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只有通过举行全国起义才能实现，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团结。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葡萄牙的反法西斯战士同世界进步社会团体的国际团结关系也大大地扩大了。全世界的民主人士以各种方式支持葡萄牙的反法西斯战士：如在报刊上发表有关葡萄牙情况的材料；派遣律师和新闻记者去葡萄牙考察独裁政权对其政敌的审讯实况；各国民主组织和国际民主组织谴责萨拉查的恐怖的独裁政权；这些组织写信给葡萄牙的工人、知识分子、反法西斯组织和反法西斯活动家表示声援；积极支持要求释放政治犯运动；召开表示声援的群众大会；给予物质援助，等等。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不顾萨拉查分子的种种阻挠，同国外朋友扩大联系，这对于开展国际团结运动起着重要作用。

全世界工人阶级、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展声援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战士的运动中起着先锋作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社会主义各国报刊、《人道报》、《团结报》、《工人日报》、《红旗报》以及各大洲的进步报刊都

刊登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的文章，发表有关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人民斗争情况的资料和有关声援反法西斯战士的群众大会的消息。仅仅这些文章、资料和消息的标题一本厚书也容纳不下。

全世界进步人士几十年来一直在考虑如何根绝法西斯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中，把人民群众为推翻法西斯统治和其他残暴统治而进行的斗争，看作同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民族解放的反帝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广泛的农民运动、一切民主力量反对民族压迫的运动等这类现代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一样，都是统一的世界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崇高讲坛上，不止一次地发出加紧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号召。

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于1959年11月在罗马集会，他们在致全体劳动人民和民主人士的呼吁书中说，为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事业，是一切自由的人们的共同

---

① 《苏联共产党纲领》，莫斯科 1961 年版，第 38—39 页。

事业。呼吁书号召开展更强大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开展广泛的“停止非法监禁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和释放葡萄牙其他政治犯”的运动。①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声明》指出，葡萄牙全国反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愿望在增强。会议以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的名义向葡萄牙的光荣儿女表示同情。声明指出：“会议号召展开强大的国际运动，争取释放为和平、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战士。”②

支持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运动确实具有国际性质，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都投入了这一运动。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全世界工会的论坛、全世界青年的论坛、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国际

①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致全体劳动人民和全体民主人士呼吁书》，载《真理报》1959年12月3日。

② 《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载《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纲领性文件》，莫斯科1961年版，第71—72页。（或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告世界人民书》，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中文版，第32页。——译者）

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许多宗教会议和许多国家的全国性会议，都不止一次地对葡萄牙的法西斯恐怖表示抗议。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声援葡萄牙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1960年1月，在圣保罗市召开了第一届拉丁美洲要求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赦政治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参议员、众议员、省长、拉丁美洲大多数党派的代表，共二百人。① 仅圣保罗市一地就征集到二十万人签名。1962年1月，在蒙得维的亚市召开了第二届拉丁美洲要求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赦政治犯会议，有五百四十六名代表从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前来参加。② 1962年5月，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世界基督教民主青年大会，以四十二个国家的天主教青年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萨拉查独裁政权。③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行动，粉碎了萨拉查指望巴

---

① 《前进报》第286号，1960年1月；第287号，1960年2月。

② 同上，第297号，1961年2月。

③ 同上，第321号，1962年9月。

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给以支持的梦想。①

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的正义事业，受到西欧国家广大的社会团体——从共产党人到自由派和天主教徒——越来越积极的支持。1960年夏天，在巴黎成立了保障葡萄牙民主自由委员会。②1962年1月，在意大利也建立了同样的委员会，有意大利各政党的代表参加。③ 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国家，都成立了声援委员会。1962年12月，在巴黎举行了要求葡萄牙大赦政治犯的欧洲会议，参加会议的三百五十多名代表来自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④ 会议为了贯彻执行所通过的决议和进一步开展运动，成立了会议的常设秘书处。

全世界要求释放葡萄牙政治犯的运动给葡萄牙的反法西斯战士增添了新的力量，从而有助于取得具体的成果。由于得到国际支持，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才能保全共产党的领导人阿尔瓦罗·

① 阿尔瓦罗·林斯：《出使葡萄牙》，里约热内卢1960年版。

② 《前进报》第291号，1960年7月。

③ 同上，第313号，1962年1月。

④ 同上，第325号，1963年1月。

库尼亚尔、弗朗西斯科·米格尔、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达·席尔瓦的生命，并达到了释放他们的目的。此外，还把英雄的女共产党员坎迪达·文图拉、艾达·马格罗、路易莎·保罗、玛丽亚·路易莎·科斯塔·迪亚斯、玛丽亚·达皮埃达德、戈麦斯·多斯·桑托斯等人营救出狱。①

近年来，一些非洲年轻的独立国家，在声援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正在斗争的人民的运动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国家还要起更大的作用。下面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许多年轻的非洲国家里，正在培训葡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干部，并且设在国外的葡萄牙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机构也在这些国家里进行活动。以上事实也清楚地表明：在反对共同的敌人——里斯本殖民主义法西斯集团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斗争中，葡属殖民地和宗主国的被压迫人民彼此的利益是一致的；非洲和欧洲的进步力量，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

① 同上，第337号，1964年1月；或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64年11月24日。

中，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的斗争都具有国际性。

有助于葡萄牙解放运动的，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所有进步力量的具体的声援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共同的成就，以及它们的力量越来越超过世界反动势力。和平共处政策的胜利，使萨拉查集团失去了利用“冷战”和反共进行投机的最后机会。萨拉查集团把葡萄牙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力量隔绝开来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使他们自己陷于越来越明显的孤立地位。萨拉查集团企图把葡萄牙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隔绝开来的墙壁正在倒塌中。深受里斯本法西斯殖民主义者和他们的帝国主义同伙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解放力量日益壮大起来了，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统一的世界革命进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葡萄牙共产党的活动及其纲领

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了，这是反法西斯战士们最大的成就。萨拉查集团深知这对他们是一

个致命的威胁，因此，他们变本加厉地玩弄各种手段，力图分裂反对派的队伍。所以，维护和加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队伍的团结成了一切真诚的反法西斯战士重视和操心的头等大事。全体反法西斯战士的视线越来越集中到共产党的身上，因为共产党担负了促成和加强这种团结的最艰巨的那一份工作，因为共产党给予这种团结以指导思想，因为共产党是唯一具有明确的行动纲领的反法西斯政党。

葡萄牙共产党现在的纲领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制订出来的。

葡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党纲和党章。党活动的初期，党员很少，思想水平不高，后来党又不断遭到镇压和迫害，因此不可能制定纲领性文件。但是，在这个时期里，共产党以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指南，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中，宣传了唤醒人们起来斗争的思想。葡共是葡萄牙国内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政治组织：它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

贯输到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去；它提醒人民注意法西斯的危险性；它为工人阶级和反法西斯战士的统一战线提出了反对垄断资本的统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等斗争口号；在党发展的各个阶段，它都坚持不渝地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殖民政策。葡共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长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两次大会所通过的行动纲领特别详尽和深刻。全国人民群众能够举出许多具体事例，证明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葡萄牙共产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地下三大）上，首次制定了党纲和党章。第五次代表大会是 1957 年秋召开的，也就是国内以合法形式进行的反法西斯运动开始高涨、国际上两大体系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的时刻召开的。

在这种形势下，葡共认为以新的策略代替第四次代表大会（地下二大）所决定的全国起义的方针是适宜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党和全国民主力量的斗争方向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推翻萨拉查法西斯政府，建立全国团结的民主政府。

作为联合所有反萨拉查派的政纲的葡共纲领，规定了共同的斗争目标：建立民主自由；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采取从根本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措施。葡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坚决主张给予葡属殖民地人民立即完全实现民族独立的权利。

代表大会同意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不再抵制选举的路线，规定党的方针是积极参加国民大会议员、共和国总统和教区会议的选举运动，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使反对派的力量团结和壮大起来。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上届大会后过了十一年，在非常秘密的地下情况下召开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共产党人毫无疑义的胜利。党纲和党章是经过党的各个组织对草案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后通过的，这证明了党的工作很活跃，组织原则的执行已经正常化，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已经恢复。这件事有助于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

---

①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共产党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在工作上取得了斗争经验，这在 1958 年开展合法的群众运动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这个时期党主要致力于维护团结，但也很注意组织工人为自己阶级的要求进行斗争。

葡共为维护团结而斗争的同时，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反对派中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合法主义倾向。合法斗争运动的巨大规模和政府所作的某些让步，使这一部分人产生了不现实的幻想，以为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在法西斯宪法的范围内达到彻底改革的目的。这条路线所以为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所欢迎，还由于他们一般都缺乏组织得很好的地下组织。仅在合法斗争高涨时期，他们才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而随着“象征性自由”时期的结束，所有这些昙花一现的组织也就纷纷解体了。

共产党不仅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也在自己的组织工作中同合法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正是由于共产党和“全国民主运动”这个合法组织的共同努力，才能于 1958 年 8 月成立地下组织——民族解放戎塔。

总之，葡共在 1958 年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潮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葡共的参加，没有它的思想影响和作为组织者的活动，就不可设想：各种力量在运动中能够团结一致，运动能有这样大的规模。

共产党投身于运动的洪流，起着指导运动的作用，同大家共享胜利的喜悦，也分担了失败的痛苦。虽然党在运动中的缺点比反对派的其他政治力量要少一些，但仍然没有能够避免运动中的一些共同的缺点。从共产党的活动中，可以发现对合法斗争成果的陶醉和合法主义思想泛滥的痕迹。

合法主义思想的泛滥，以及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力量估计不足，使党内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这种情绪的表现是：部分地取消了秘密活动条件下党内民主的一些必要限制；不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的规定；放松了警惕性和纪律性。

萨拉查集团利用共产党的这些错误，使党遭受新的严重损失。和往常一样，共产党总是萨拉查集团迫害的主要对象。1958 年底，葡共领导人若阿金·戈麦斯、佩德罗·苏亚雷斯和雅伊梅·塞拉被捕。到 1959 年 7 月底为止，被捕的葡共领

导人增加到二十人。 1961年12月、1962年4月、5月和8月，由于秘密工作的不慎，又有十九个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其中有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皮雷斯·若热、奥克塔维约·帕托等人。警察破获了五个秘密工作地点，搜去了许多文件。这是党从1935年以来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共产党在遭受损失的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由于1959—1961年组织了越狱，党的一大批领导人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使所受的损失得到补偿，使葡共中央的工作重新活跃了起来。从1960年2月到1961年3月底，召开了几次党的中央全会。阿·库尼亚尔和其他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党的领导人参加了这些会议。会上讨论了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个时期秘密印刷出版了列宁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许多其他著作。这些书籍的出版有助于改进葡共的思想工作。①

① 《战士》第104、105、106、107号，1960年5、8、9、11月。

中央十二月（1960年）全会的决议直率地、公开地对党在组织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作了全面批评。这次全会在扩大党的组织网和整顿党的机构方面，在发展新党员方面，在青年、妇女、军队中进一步开展工作方面，在改进挑选、培养、提拔干部工作方面，在提高党的出版物的思想水平方面，都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①

1961年召开的葡共中央三月全会，对1960年2月开始的讨论作了总结。全会把“1956—1959年葡共的右倾和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争取政治自由的道路”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指出，在近来的工作中基本上消除了右倾。但是，既然右倾思想反映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文件中，以及这些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合当前的情况，所以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委员会对党纲和党章作一些必要的修改，以便提交下届党的代表大会审查。

全会还讨论了其他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选举党的总书记问题。全会通过决议，把1942年起已经存在的事实正式确认下来，即选举“使我们党成

① 《前进报》第299号，1961年4月。

为伟大的全国性的党的最卓越的创始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为葡共总书记。①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三月声明《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争取政治自由的道路》② 就是中央委员会1960年和1961年头几个月活动的重要总结之一。这个重要文件写道:“虽然葡萄牙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葡萄牙的政治问题,但是不能断言,通过和平的途径推翻法西斯政权是最可能的和最现实的。

“在目前条件下,以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为目的的大规模的全国总行动,是葡萄牙革命的前景,广大人民群众必须为迎接这个前景作好准备。在全国总行动中,政治总罢工可能起重要作用;如果法西斯政府对人民的行动进行镇压和使用恐怖手段,而且相当大一部分武装力量参加行动或保持中立,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总行动应该发展成为武

① 《前进报》第299号,1961年4月。

②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争取政治自由的道路》,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1年3月。

装起义。"①

这是对第五次党代会通过的纲领作了极为重要修正的一条新原则。制定新原则是由于考虑到下面的事实：法西斯国家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因而法西斯制度可以和平过渡到民主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1963—1964 年葡共继续发展了这个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全面订出了现阶段党的纲领、政治路线和策略，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②

葡共新的纲领性原则可以归结为下述几个要点：推翻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垄断集团和大土地占有者的现政府，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中的广大阶层以及葡属殖民地

---

① 同上。

② 《战士》第 125 号(1963 年 10 月）发表的葡共中央委员会决议，简略地叙述了葡共新的纲领性原则。葡共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向葡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1964 年 4 月），详细地叙述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葡共在革命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这个报告印成了单行本，即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著：《通向胜利的道路(党在民主和民族革命中的任务)》，《前进报》社 1964 年版。

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全国运动就是一条反对垄断组织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的战线，其目的在于实现民主和民族革命；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参加并起决定性作用，这场革命在今天的葡萄牙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党在革命现阶段的纲领规定：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打碎其国家机器和恢复民主自由；夺取垄断集团的权力；葡萄牙主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实现土地改革，把土地交给耕者；把国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承认葡属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权利；实行保证很快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社会政策；实行和平的、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合作的对外政策。

共产党认为，在目前统治集团死死地抓住政权不放的情况下，只有用非和平的、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同时也不排除广泛使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共产党提出了准备全国起义的任务，并且全面地阐述了需要这样做的理由。当前大部分反法西斯战士都认为这个任务是整个反垄断和反帝国主义战线的任务。葡共一方面批判反对派中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盲动和暗杀的方法，一

方面阐明只有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只有全部反法西斯战士的队伍都积极采取一次比一次更坚决的行动，只有把民主力量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协调起来，才能为全国起义作好准备。

共产党向反法西斯战士宣传自己的纲领时解释说，全国起义不是试图搞军事政变。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军事政变，军事政变过去和将来都只能是导致武装力量中的革命组织被消灭，只能使整个反法西斯战线受到削弱。准备全国起义同个人或小组的孤立的暗杀行为毫无共同之处。

共产党指出，为了使全国起义能够成功，必须有相当大一部分武装力量参加或保持中立；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反动派不能阻碍民主力量的增长、民主力量有把握取得政权的革命转折关头，才有可能出现。

共产党号召所有的反法西斯战士，对反动派的阴谋要保持警惕。革命高潮的到来可能促使统治阶级采用欺骗人民群众的手法以摆脱困境。反动派可能耍手段，可能玩弄一些体制“自由化”等花样。民主力量应该准备及时地揭露这些手段，

使之失去作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反动集团帮助萨拉查进行殖民战争，并企图在国际舞台上孤立葡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力量，以达到控制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共产党人必须提醒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对这些阴谋保持警惕。

葡共着重指出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互配合的必要性，并对近年来出现的两种有害倾向开展斗争：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倾向，否认非法斗争的必要性；另一种是一部分激进小资产阶级的宗派主义情绪，认为已经失去了所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条件。非法活动对于在武装力量中开展革命工作尤为必要。共产党正引导工人阶级积极进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行动加以扩大，使个别企业的罢工发展成本市或本省所有企业的行动。葡共号召：提高所有反法西斯战士的积极性；发挥青年和妇女的作用；加强全体居民反对殖民战争的斗争；准备举行公开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建立新型的民主力量的自卫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葡共以自己的全部言行表明，它不愧为全国反法西斯战线中最革命、最强大、最有影响的政党，不愧为民主民族

革命中起决定作用和领导作用的政党。

葡萄牙共产党人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看待民族问题，这给予他们以巨大的力量。他们是热爱自己祖国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向本国人民耐心地、坚持不懈地、通情达理地解释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本原因。

阿·库尼亚尔写道："许多葡萄牙人并没有看清葡萄牙是被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尽管这种控制是造成国家落后、人民普遍贫困和遭受政治压迫的根本原因之一。

"形成这种薄弱的民族意识的第一个原因是溯源于遥远的过去，来自记忆中的昔日光荣和'葡萄牙在其帝国时代的显赫'；还来源于法西斯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外国人所煽动起来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些外国人为了维持他们对我们的控制，希望我国人民不感到自己是受压迫者，反而觉得自己是其他民族的统治者。……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产生一种假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比这种假爱国主义更能模糊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

"第二个原因产生得比较迟，它来源于帝国主

义统治的伪装。帝国主义者的老传统是通过设在葡萄牙国外的冠有外国名称的企业来控制葡萄牙，现在这种企业在葡萄牙经济的各个部门还有几百个。随后，当帝国主义转而采用伪装手法的时候，这些公司就在葡萄牙国内设立了冠以葡萄牙名称的分公司，目前这种分公司的数目在增加，而且伪装得更巧妙了。这些分公司与葡萄牙金融资本有些联系，便冒称是葡萄牙的民族企业，它们的宣传员则鼓吹这些公司的活动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当然，这些宣传员包括萨拉查和他的部长们在内。可见，这些家伙不仅是葡萄牙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看家狗，同时也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看家狗。”①

共产党着重指出，相当大一部分反法西斯战士的薄弱的民族意识和殖民主义偏见，是反帝斗争中产生严重缺点的根源。在反法西斯运动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两部分人不懂得使反法西斯斗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汇合成一股巨流的必要性，他们持有限制殖民地人民自决权的各种保

①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第65页。

留意见，从而帮助了萨拉查。共产党从未停止过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并指出："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可以断言，只有葡属殖民地获得自由的时候，葡萄牙本国才能获得自由。"①

共产党全面地研究了葡萄牙具体条件下的民族问题，揭露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薄弱的民族意识和殖民主义偏见，千方百计地宣传无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最彻底的战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而证明了自己是现代葡萄牙唯一的真正民族的党，是国内一切爱国力量的堡垒。

葡萄牙共产党近年来日益加强的国际联系也有助于确立它的上述地位。反对派中的资产阶级是从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那儿，从葡萄牙人民的剥削者当中寻求支持的。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友谊"只能使国家由披枷锁换成带镣铐，此外一无所获。葡萄牙共产党则不同，它是把希望寄托在葡萄牙人民和葡属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力量上；虽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也在支持葡萄牙及其殖

① 同上，第80页。

民地人民为自己民族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解放所进行的斗争，但是葡萄牙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和兄弟党处于平等地位的党。

葡萄牙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 1957 年和 1960 年的国际共产党会议，和兄弟党一道制定了这两次会议的文件。这充分表明葡萄牙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会议的决议是完全同意和拥护的。葡萄牙共产党是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积极斗争的坚强的队伍之一。加强这种团结是有助于葡萄牙人民的斗争事业的。

葡萄牙共产党人克服巨大困难，不惜一切牺牲，坚持在人民中宣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尽管最近几年来敌人的迫害是多么残酷，《前进报》仍然继续出版。它向读者不仅报导了最近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情况，以及党的领导所提出的反对法西斯镇压的各种措施，而且还报导了不久前葡共代表和兄弟党的许多活动家的会见①，以及

① 《前进报》第 306 号，1961年；第 338 号，1964 年 2 月。

“自由葡萄牙”电台自1962年3月12日开始广播①等重要事件。

葡萄牙共产党人高度评价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葡萄牙共产党和葡萄牙人民的斗争所给予的国际主义声援。

阿·库尼亚尔写道：“在国外，它们传播葡萄牙的真实情况和人民斗争的真相，多次采取声援行动，这同它们抗议法西斯罪行、开展争取释放政治犯运动、给罢工者以物质帮助……一样，都给萨拉查政府造成严重困难，而且都直接带来积极的成果……

“在声援葡萄牙人民和葡萄牙共产党人的运动中，应该公正地指出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所起的作用。葡萄牙人亲身体会到苏联和苏共是运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活生生的榜样。其他任何国家，其他任何党都没有象苏联和苏共给予我们那样大的援助。”②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

---

① 同上，第327号，1963年3月。

② 《真理报》1964年11月23日。

运动，在援助葡萄牙反法西斯战士的运动中起着巨大作用。葡萄牙共产党人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是单纯地向自己的同志们表示敬意，而且还表示希望进一步扩大这种援助。阿·库尼亚尔指出："近年来声援葡萄牙的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但是，应该说这个运动还没有充分开展起来。在恐怖制度下生活和斗争了三十八年的葡萄牙人民和爱国人士需要更经常、更广泛和更直接的声援。"①

这个号召是代表葡萄牙人民的智慧、良心和希望的党发出的。以加强反对法西斯主义残余和殖民主义残余的斗争来响应这个号召——这是全世界进步人士应尽的责任。

① 《真理报》1964年11月23日。

参 考 书 目

恩格斯：《波兰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Энгельс Ф.* Польская прокламация.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 т. 18.）。

列宁：《论葡萄牙国王的事件》，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Ленин В. И.* О происшествии с королем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м.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1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Ленин В.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27.）。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Ленин В. И.* О карикатуре на марксизм и об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экономизме.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30.）。

列宁：《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3 卷（*Ленин В. И.* Пацифизм буржуазный и пацифиз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0.）。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载《列 宁 全 集》中文版第 23 卷（*Ленин В.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и социология.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0.）。

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Ленин 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3.）。

《苏联共产党党纲》，莫斯科 1961 年版（《Программ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61.）。

《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莫斯科 1961 年版（《Программ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борьбы за мир, демократию и социализм》. м., 1961.）。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致全体劳动人民和全体民主人士呼吁书》，载《真 理 报》1959 年 12 月 3 日（《Обраще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Европы ко всем трудящимся, ко всем демократам》. 《Правда》, 3 декабря 1959 г.）。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1935年版（《Резолюция Ⅶ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М., 1935.）。

季米特洛夫：《为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斗争》，莫斯科 1939 年版（*Димитров Г.* В борьбе за единый рабочий фронт, против фашизма и войны. М., 1939.）。

《葡萄牙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莫斯科 1959 年版（《Vсъезд

Португаль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М., 1959.)。

高士：《果阿的解放》，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3期（*Гхош А. К.*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Гоа.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3, 1962.)。

库尼亚尔：《在萨拉查的法庭上》，载《布尔什维克》1951年第2期(*Куньял А.* Перед салазаристским трибуналом. «Большевик» № 2, 1951.)。

库尼亚尔：《葡萄牙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1年第6期（*Куньял А.* Португалия в поворотный момент истории.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 6., 1961.)。

库尼亚尔：《反对萨拉查体制的斗争——新阶段》，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3期(*Куньял А.* 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 режима Салазара : новый этап.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 3, 1962.)。

库尼亚尔：《葡萄牙人民走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载《真理报》1962年6月26日（*Куньял А.*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народ на пути к победе. «Правда», 26 июня 1962 г.)。

库尼亚尔：《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载《真理报》1964年11月23日（*Куньял А.* Единым фронтом против фашист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авда», 23 ноября 1964 г.)。

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要》，莫斯科1956年版（*Фостер*

У. З. Очерки мирового профсоюз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 1956.)。

《当前的政治形势和葡萄牙共产党所处的地位》，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6年10月。《前进报》刊印（《A situação política actual e a posição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ês》. Comité Central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ês. Outubro do 1956. Ed.《Avante!》)。

《论"国民大会"议员的选举》，《前进报》社1957年12月版（《Sobre as eleiçoes para diputados a《Assamblea Nacional》. Edições《Avante!》Dezembro 1957.)。

《企业中的党支部》（第3版），《前进报》社1958年10月版（《A Celula de Empresa》(3-a Ediçao). Edições《Avante!》Outubro de 1958.)。

《法西斯独裁政权下的工会斗争（葡萄牙共产党的工作经验）》，葡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文件，1960年（《A luta sindical sob a ditadura fascista (Experiencias da actividade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ês)》. Edição da Comissão Politica do Comité Central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ês. 1960.)。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通向胜利的道路（党在民主和民族革命中的任务）》，《前进报》社1964年版（*Alvaro Cunhal*. Rumo à Vitória (As tarefas do Partido na Revolucão Democrática e Nacional). Edições《Avante!》,

1964.)。

《外国商业情报通讯》(1949—1964 年) (《Бюллетень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коммер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БИКИ》), 1949—1964.)。

《苏联大百科全书年鉴》(1958—1963 年)(《Ежегодник Больш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за 1958—1963 гг.)

《西班牙和葡萄牙》，莫斯科 1947 年版 (《Испания и Португалия》. М., 1947.)。

《国际政治经济年鉴》(1958—1962年)，莫斯科版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1958—1962.)。

《现代国际问题》手册，莫斯科 1962 年版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Справочник. М., 1962)。

《国际经济组织》，莫斯科 1962 年版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 1962.)。

《葡萄牙》，载《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46 卷，莫斯科 1940 年版 (《Португалия》. БСЭ, т. 46. М., 1940.)。

《世界工会运动》(红色工会国际手册第 3 册)，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6 年版 (《Мировое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Справочник Профинтерна, т. Ⅲ. М.—Л., 1926.)。

《外国报刊》，莫斯科 1962 年版 (《Печать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 М., 1962.)。

《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统计资料手册)》，莫斯科 1959 年版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M., 1959.)。

麦克维蒂:《葡萄牙。葡萄牙及其所属马德拉群岛 和亚速尔群岛的经济和商业情况》(外国经济调查资料),伦敦 1955 年版 (*McVitttie W. W.* Portugal. Economic and Comercial Conditions in Portugal with Annexes on Madeira and the Azores. Overseas Economic Surveys. London, 1955.)。

《葡萄牙、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巴黎 1958 年版(«Portugal, Madeira, Azores», Paris, 1958.)。

《葡萄牙》(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会员国和准会员国的经济情况与经济问题),巴黎 1960 年版(« Portugal». Situation et problemes de l'économie des pays membres et associes de l' OECE. Paris, 1960.)。

《西班牙和葡萄牙》,伦敦 1955 年版(«Spain and Portugal». London. 1955.)。

维利埃:《葡萄牙》,巴黎 1957 年版(*Vilier F.* Portugal. Paris. 1957.)。

阿克萨诺夫:《葡萄牙及其在法西斯国家干涉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莫斯科 1937 年版(*Аксанов Е.* Португалия и её роль в фашистской интервенции в Испании. M., 1937.)。

亚历山大罗夫:《葡萄牙的殖民地》,载《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

1937年第4期（*Александров Б.* Колониальные владения Португалии.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 4, 1937.）。

亚历山大罗夫：《萨拉查帝国的末日》，载《今日亚非》1962年第1期（*Александров Л.* Последние часы империи Салазар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 1, 1962.）。

阿莱绍：《葡萄牙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58年第3期（*Алейсо Э.* 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 фашизма в Португалии.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 3, 1958.）。

德·阿尔梅达：《葡萄牙农业的衰落和劳动人民的贫困化》，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5年3月11日（*Алмейда Ж. де.* Упадок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обнищание тружеников в Португалии.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11 марта 1955 г.）。

阿尔瓦罗：《葡萄牙国内的法西斯恐怖》，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0年2月24日（*Альваро Г.* Фашистский террор в Португалии.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24 февраля 1950 г.）。

阿尔瓦罗：《葡萄牙国内的法西斯恐怖》，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2年2月8日（*Альваро Г.* Фашистский террор в Португалии.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8 февраля 1952 г.）。

阿尔瓦罗：《葡萄牙民主力量和爱国力量的战斗讲坛》，载《争

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6月25日（*Альваро Г*. Боевая трибун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х сил Португалии.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25 июня 1954 г.）。

安德列耶夫、奥尔洛夫：《葡萄牙国内反对法西斯制度的斗争》，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0年第3期（*Андреев Т.*, *Орлов В.* 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 фашист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 Португал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3, 1960.）。

安德列耶夫：《反抗在继续》（评1962年圣保罗出版的阿米尔卡·戈麦斯·杜亚尔特著《葡萄牙国内反抗活动大事记》），载《苏共党史问题》1964年第1期（*Андреев Т.*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ку Amilcar Gomez Duarte «A resistencia em Portugal. Cronicas». Sao—Paulo, 1962）.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 1, 1964.）。

安托诺娃、库兹明：《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越特金：《澳门》，载莫斯科1958年出版的《亚洲最后的殖民地》一书（*Антонова К.*, *Кузьмин С.*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е колонии в Индии; *Вяткин Р.* Аомынь（Макао）. В кн.: «Последние колонии в Азии». М., 1958）。

阿尔图罗夫：《葡萄牙》，载《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7年第3期（*Артуров О.* Португалия.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 3, 1947.）。

别利亚夫斯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葡属非洲殖民地斗争的尖锐化》，载《帝国主义者争夺非洲的斗争和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论文集，莫斯科 1953 年 版 （*Белявский А. М.* Обострение меж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за африканские колонии Португалии. В сб. :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за Африку и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М. , 1953.）。

别利亚夫斯基：《美帝国主义在比利牛斯半岛》，莫斯科 1961 年版（*Белявский А. М.*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на Пирен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М. , 1961.）。

别利亚夫斯基：《另一个"轴心"：五角大楼——佛朗哥》，载《国际生活》1964 年第 2 期（*Белявский А. М.* Ещё «ось»: Пентагон—Франк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2, 1964.）。

别利亚夫斯基：《垄断资本在葡萄牙》，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5 年第 3 期（*Белявский А. М.*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Португалии.«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3, 1965.）。

邦达列夫斯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非洲各国人民的公敌》，莫斯科 1962 年版（*Бондаревский Г.*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е колонизаторы—враги народов Африки. М. , 1962.）。

比罗：《葡萄牙》，莫斯科 1952 年版（*Биро П.* Португалия. М. , 1952.）。

瓦尔加：《共产国际第六届和第七届代表大会之间的经济和政

治（1928—1934 年）》，莫斯科 1935 年版（*Варга Е. С.* Между VI и VII конгрессами Коминтерна.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1928—1934. М., 1935.）。

瓦尔加：《葡萄牙和法西斯国家对西班牙的干涉》，莫斯科1937年版（*Варга Е. С.* Португалия и фашист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в Испании. М., 1937.）。

瓦尔加：《葡萄牙和西班牙事件》，载《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37 年第 3 期（*Варга Е. С.* Португалия и испанские события.《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3, 1937.）。

维克托罗夫：《葡萄牙》，莫斯科 1946 年版（*Викторов В.* Португалия. М., 1946.）。

加西亚：《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政权》，莫斯科 1963年版（*Гарсия Х.*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имо де Ривера. М., 1963.）。

达舍夫斯基：《葡萄牙和当代战争》，载《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1941 年第 3 期（*Дашевский Г.* Португал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война.《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3, 1941.）。

叶夫休科夫：《揭露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勾结！》，载《今日亚非》1963 年第 1 期（*Евсюков П.* Сорвать сговор колонизаторов!《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1, 1963.）。

叶戈罗娃：《牢狱国家》，莫斯科 1961 年版（*Егорова Н.* Страна за решеткой. М., 1961.）。

齐明：《殖民主义在果阿的末日》(评 1961 年孟买出版的库尼亚著《果阿争取自由的斗争》)，载《国际生活》1962 年第 2 期（*Зимин В.* Конец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в Гоа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Т. В. Cunha «Goa' s Freedom Struggle». Bombay, 1961).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2, 1962.)。

卡拉瓦耶夫：《葡萄牙的经济情况和对外贸易》，载《对外贸易》1959 年第 1 期（*Караваев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Португалии.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 1, 1959.)。

德·卡斯特罗：《葡萄牙的不幸事故保险法》，载《红色工会国际》1936 年第 11 期（*Кастро Р. де.* Закон о страховании от несчастных случаев в Португалии. «Красн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провсоюзов» № 11, 1936.)。

凯罗斯：《葡萄牙革命工会运动的某些方面》，载《红色工会国际》1935 年第 8 期（*Кейрос Ф.* Некоторые моменты ревпрофдвижения в Португалии. «Красн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профсоюзов» № 8, 1935.)。

科洛米耶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言行》，载《国际生活》1958 年第 7 期（*Коломиец Г.* Слова и дела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х колонизатор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7, 1958.)。

科洛米耶茨：《葡萄牙》，莫斯科 1959 年版（*Коломиец Г* Португалия. М., 1959.)。

科洛米耶茨：《反对法西斯恐怖的斗争》，载《党的生活》1960年第14期（*Коломиец Г.*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фашист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60.）。

科洛米耶茨：《不屈不挠的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战士》，载《党的生活》1961年第13期（*Коломиец Г.* Неутомимый борец против фашист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3, 1961.）。

科洛米耶茨："西班牙、葡萄牙"（《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论文集中的一篇），莫斯科1962年版（*Коломиец Г.* Испания, Португалия. Глава в сборнике《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М., 1962.）。

科洛米耶茨：《葡萄牙共产党的组织者》——一篇关于葡共总书记本托·贡萨尔维斯的事业和生平的文章，载《献给斗争的一生》，莫斯科1964年版（*Коломиец Г.*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ртугаль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статья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ПКП Бенто Гонсалвеса в кн.: 《Жизнь, отданная борьбе》. М., 1964.）。

《葡萄牙的殖民地》，载《国际生活》1961年第3期（《Колониальные владения Португал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3, 1961.）。

科埃略：《葡萄牙国内的反抗（一个地下工作者的笔记）》，莫斯科1963年版（*Коэльу Ж. Д.*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в Португалии. Записки подпольщика. М., 1963.）。

克鲁科夫斯基、阿夫杰伊切夫：《比利牛斯半岛上两个国家的经济地理》，莫斯科 1962 年版（*Круковский Ю. А.* и *Авдеичев Л.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пирен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М., 1962.）。

拉夫列茨基：《有关葡萄牙历史的书籍简介》，载《历史问题》1958 年第 6 期（*Лаврецкий И. Р.* Обзор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истории Португал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6, 1958.）。

拉扎列夫：《为撤销美国设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而斗争》，莫斯科 1959 年版（*Лазарев М. И.* За ликвидацию военных баз США на чужи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М., 1959.）。

迈斯基：《西班牙笔记》，莫斯科 1962 年版（*Майский И. М.* Испанские тетради. М., 1962.）。

马卡罗夫：《莫三鼻给》，莫斯科 1959 年版（*Макаров Ю. С.* Мозамбик. М., 1959.）。

马什比茨、库拉金：《西班牙和葡萄牙》，莫斯科 1956 年版（*Машбиц Я.*, *Кулагин Г.* Испания и Португалия. М., 1956.）。

麦利基扬、埃京格尔：《葡属殖民地发生的事情》，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1 年第 2 期（*Меликян О.*, *Этингер Я.*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х колониях.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2, 1961.）。

麦谢里亚科夫：《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西班牙和葡萄牙》，莫斯科1963年版（*Мещеряков М. Т.* Искоренить фашизм! Испания и Португалия. М., 1963.）。

奥文尼科夫：《不干涉政策的幕后》，莫斯科1959年版（*Овинников Р. С.* За кулисами политики не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М., 1959.）。

奥加利尼西扬：《葡萄牙殖民主义的特点》，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4年第5期（*Оганисьян Ю.*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ртугальского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5, 1964.）。

奥列伊尼科夫：《安哥拉》，莫斯科1960年版（*Олейников И. Н.* Ангола. М., 1960.）。

佩雷拉：《葡萄牙工人阶级正进行反萨拉查的斗争》，载《世界工会运动》1958年第11期（*Перейра О.*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борется против Салазара. «Всемирное пров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 11, 1958.）。

佩雷拉：《地下党同群众的联系》，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59年第2期（*Перейра Ж.* Связи подпольной партии с массами.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 2, 1959.）。

《葡属非洲殖民地的真实情况》，论文集，莫斯科1961年版（«Правда о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х колониях в Африк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61.）。

普里茨克尔：《西班牙共和国的功绩》，莫斯科1962年版

(*Прицкер Д. П.* Подвиг Исп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 1962.)。

里贝罗：《葡萄牙爱国者为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而斗争》，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8月6日(*Рибейро А.* Борьба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х патриотов за мир, демократию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6 августа 1954.)。

P. K.：《论葡萄牙劳动人民的现状和工会的统一》，载《红色工会国际》1936年第5期（*P. K.* О положении трудящихся Португалии и о профединстве. 《Красн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профсоюзов》 № 5, 1936.)。

《给安哥拉以自由》，莫斯科1961年版(《Свободу Анголе》. М., 1961.)。

谢伊弗利—穆柳科夫：《葡属非洲殖民地》，莫斯科1961年版(*Сейфуль-Мулюков Ф.*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е колонии в Африке. М., 1961.)。

西坚科：《安哥拉在战火中》，莫斯科1961年版（*Сиденко В.* Ангола в огне. М., 1961.)。

德·席尔瓦：《葡属非洲殖民地》，莫斯科1962年版（*Силва Ж. де.*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е колонии в Африке. М., 1962.)。

德·索萨：《反对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斗争正在加紧进行》，载《党的生活》1959年第9期（*Соза А. де.* Усиливается

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 фашист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9, 1959.)。

苏马尔：《人民一定要推翻萨拉查法西斯体制》，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62年第8期（*Сумар И.* Народ сметет фашистский режим Саразара.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 8, 1962.)。

托列斯：《葡萄牙民主力量斗争的新阶段》，载《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1年第9期（*Торрес А.* Новый этап борьбы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сил Португалии.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9, 1961.)。

乌斯瓦托夫：《果阿正变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载《国际生活》1958年第2期（*Усватов А.* Гоа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военную базу СШ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 2, 1958.)。

福克斯：《今日的葡萄牙》，莫斯科1937年版（*Фокс Р.* Португалия сегодня. М., 1937.)。

哈扎诺夫：《葡萄牙殖民主义在非洲》，载《亚非各国人民》1961年第2期（*Хазанов А. М.*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колониализм в Африке.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 2, 1961.)。

哈扎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非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莫斯科1962年版（*Хазанов А. 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борьба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чной Африк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62.)。

汉顿：《非洲的前途》，莫斯科 1959 年版 （*Хантон У. Э.* Судьбы Африки. М., 1959.）。

X. H. ：《葡萄牙人民为反对萨拉查法西斯体制和美、英帝国主义者而斗争》，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2 年 2 月 8 日（*X. Н.* Португальский народ борется против фашистского режима Салазара и американо-английских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8 февраля 1952 г.）。

切尔尼亚克：《反对历史的史学》（对资本主义崩溃时期反动史学的批判），莫斯科 1962 年版（*Черняк Е.* Историграфия против истории（Критика реакцио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эпохи крушен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1962.）。

埃京格尔：《波恩急着奔往非洲》，莫斯科 1960 年版（*Этингер Я.* Бонн рвется в Африку. М., 1960.）。

德·安德拉德：《是萨拉查的殖民地吗？》，载《新民主》1960 年第 9 期（*Andrade M. de.* Et les colonies de Salazar? 《Democratie Nouvelle》. IX. 1960.）。

阿特金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历史》，伦敦 1960 年版（*Atkinson W. C.* A History of Spain and Portugal. London, 1960.）。

科斯塔：《葡萄牙工人运动简史》，里斯本 1964 年版（*Costa J.* História breve do movimento operário português. Lisboa, 1964.）。

科斯塔：《受威胁的萨拉查》，载《新民主》1962年第2期（*Costa L*. Salazar menacé. 《Democratie Nouvelle》. 1962, N 2.）。

库尼亚：《果阿争取自由的斗争》，孟买1961年版（*Cunha T. B*. Goa's Freedom Struggle. Bombay, 1961.）。

戴维森：《非洲人民的觉醒》，伦敦1955年版（*Davidson B*. The African Awakening. L., 1955.）。

德布雷：《两次革命之间的葡萄牙》，巴黎1963年版（*Debray P*. Le Portugal entre deux Revolutions. Paris, 1963.）。

德尔加多：《为什么萨拉查必须下台》，载《新政治家》，1959年12月5日（*Delgado H*. Why Salazar Must Go. 《New Statesman》5.XII. 1959.）。

德康：《葡萄牙。目前的社会生活》，巴黎1935年版（*Descamps P*. Le Portugal. La vie sociale actuelle. Paris, 1935.）

德康：《葡萄牙社会史》，巴黎1959年版（*Descamps P*. Histoire social du Portugal. Paris, 1959.）。

杜亚尔特：《英、美的傀儡萨拉查》，载《新民主》1948年第4期（*Duarte A*. Salazar pantin des Anglo Américains. 《Démocratie Nouvelle》. 1948 N 4.）。

达菲：《葡萄牙在非洲》，伦敦1962年版（*Duffy J*. Portugal in Africa. London, 1962.）。

迪里厄：《论葡属几内亚、安哥拉和莫三鼻给关于土著的法令》，

布鲁塞尔 1955 年版（*Durieux A*. Essai sur le statut des indigenes portugais de la Guinee, de l'Angola et du Mozambique. Bruxelles, 1955.）。

埃利奥特：《葡萄牙——双方争夺的中立国》，载《外交政策报道》，纽约 1941 年 12 月 15 日（*Elliott R*. Portugal: Beleaguered Neutral. 《Foreign Policy Reports》. N. Y., 15.XII. 1941.）。

埃米格迪奥：《战后葡萄牙的财政危机》，载《政治与议会评论》第 159 号，总第 475 号，1934 年 5 月（*Emygdio F. da S*. La crise financière portugaise d'après guerre.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1934. V. 159, N 457.）。

加尔旺：《萨拉查的为人和假面具》，载《民族》1960 年第 1 期（*Galvao H*. Salazar: Man and Mask. 《The Nation》, 1960, N 1.）。

格罗：《葡萄牙的经济情况》，巴黎 1937 年版（*Graux L*. Le Portugal economique. Paris, 1937.）。

根室：《非洲内幕》，纽约 1952 年版（*Gunther J*. Inside Africa. N. Y., 1952.）。

于贝尔：《葡萄牙及其经济》，布鲁塞尔 1960 年版（*Hubert A*. Le Portugal et son économie. Bruxelles, 1960.）。

劳滕扎赫：《葡萄牙》，哥达 1932 年版（*Lautensach H*. Portugal. Gotha, 1932.）。

林斯：《出使葡萄牙》，里约热内卢 1960 年版（*Lins A*. Missão

em Portugal. Rio-de-Janeiro, 1960.)。

利弗莫尔：《葡萄牙史》，剑桥 1947 年版 （*Livermore H*. A History of Portugal. Cambridge. 1947.)。

马尔科：《摇摇欲坠的萨拉查》，载《新民主》1957 年第 1 期（*Marco*. Salazar ebranlé. 《Démocratie Nouvelle》, 1957, N 1 .)。

梅里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葡萄牙——多方活动的国家》，载《法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7 卷第 3 期（1957 年）（*Meyriat J*. Le Portugal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tat de travaux.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7 , N 3 , 1957.)。

诺埃尔：《葡萄牙史》，纽约 1952 年版 （*Nowell Ch. E*. A History of Portugal. N. Y., 1952.)。

奥利维拉：《西班牙史》第 3 卷，墨西哥 1953 年版 （*Oliveira R. A*. Historia de España, vol. Ⅲ. Mexico, 1953.)。

帕基埃：《葡萄牙的经济。葡萄牙经济扩张的情况和问题》，巴黎 1961 年版 （*Pasquier A*. L'Économie du Portugal. Données et problémes de son expansion. Paris, 1961.)。

佩雷拉·德·莫拉、特谢拉·平托：《葡萄牙的经济增长问题》，里斯本 1958 年版 （*Pereira de Moura F.*, *Teixeira Pinto L. M*. Problemas do crescimento económico português. Lisboa, 1958.)。

佩雷拉·德·莫拉：《经济中的主要问题》，里斯本 1963 年版

(*Pereira de Mora F*. Problemas fundamentais da economia. Lisboa, 1963.)。

《葡萄牙经济问题》，载《经济学家》，1942 年 7 月 4 日（《Portugal Economic Problem》. 《The Economist》, 4.VII. 1942.)。

德·雷诺尔：《葡萄牙》，巴黎 1936 年版 （*Reynold G. de*. Portugal. Paris, 1936.)。

桑切斯·帕罗迪：《果阿以及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灭亡》，载《今天星期日》（哈瓦那），1961 年 12 月 31 日 （*Sanches Parodi R*. Goa y la liquidación del colonialismo en la India —Hoy Domingo (Habana), 31.XII 1961.)。

塞朗：《萨拉查的对外政策》，载《两个世界杂志》1958 年第 20 期 (*Sérant*.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Salazar. 《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N 20, 1958.)。

塞尔梅：《葡萄牙的经济》，载《地理年鉴》，1939 年 1 月 15 日 (*Sermet J*. Économie portugaise. 《Annales de Geographie》, 15,I. 1939.)。

塞维利亚：《奥利维拉·萨拉查的葡萄牙》，马德里 1957 年版 (*Sevilla D. A*. El Portugal de Oliveira Salazar. Madrid, 1957.)。

斯彭斯：《葡属殖民地莫三鼻给》，阿姆斯特丹 1951 年版 (*Spence C. F*. The Portuguese Colony of Moçambique. Amsterdam. 1951.)。

索洛赫布：《葡萄牙财政的改善》，载《哈佛商业评论》第 17 卷

第1期（1938年）（*Sollohub W. A.* The Financial Rehabilitation of Portugal.《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38,vol. 17, N 1 .)。

文学博士特伦德：《葡萄牙》，伦敦1957年版（*Trend J. B.*, *Litt D.* Portugal. London. 1957.)。

弗拉赫：《葡萄牙的一个夏天（旅行杂记）》，来比锡1963年版（*Vlach R.* Ein Sommer in Portugal. Notizen von einer Reise. Leipzig, 1963.)。

脚注中有过而在参考书目中未出现的书刊，为了使读者了解其外文名称，特附录如下（译者）：

《共产党与"总统选举"》，葡萄牙共产党书记处，1948年11月（《O Partido Comunista e as《eleiçoes presidenciais》. Publicaçao do Secretariado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ès. Novembro de 1948.)。

《纪念葡萄牙共产党诞生四十周年》，载《前进报》第298号，1961年3月（《40e Aniversario de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ès》.《Avante!》N 298, III. 1961.)。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推翻法西斯独裁政权、争取政治自由的道路》，葡萄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1年3月（《Declaração do Comité Central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ès. A Via para o derrubamento da ditatura fascista e para a conquista da liberdade política》. Março de 1961. O Comité Central do partido

Comunista Portuguès.)。

《1958年农业统计年鉴》，里斯本版（《Anuario Estatístico Agricola 1958》, Lisboa.)。

《葡萄牙》,巴黎1960年版（《Portugal》, Paris. 1960.)。

《葡萄牙。海外经济概观》,伦敦1949年版（Portugal. Overseas Economic Survey》. London, 1949.)。

《1949—1950年统计年鉴》（《Statistical Yearbook 1949—1950》.)。

《战士报》（葡）（《O Militante》)。

《世纪报》（葡）（《O Seculo》)。

《商业日报》（葡）（《Jornal do Comercio》)。

《晨报》（葡）（《Diario da Manha》)。

《消息报》（苏）（《Известия》)。

(苏维埃俄罗斯报》（苏）（《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共产党人》（苏）（《Коммунист》)。

《观察家报》（英）（《The Observer》)。

《统计学家》（英）（《The Statist》)。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三　画

门德斯·卡贝萨达斯	Мендес Кабесадас
马尔塞洛·卡埃塔诺	Марсело Каэтано
马托斯	Матос
马里奥·卡斯特利亚诺	Марио Кастельяно

四　画

戈麦斯·多斯·桑托斯	Гомес дос Сантос
瓦雷拉·戈麦斯	Варела Гомес
贝纳迪诺·马查多	Бернардино Машадо
内维斯·格拉萨	Невес Граса

五　画

本托·卡拉萨	Бенто Караса
本托·贡萨尔维斯	Бенто Гонсалвес
平托·德·阿塞维多	Пинто де Асеведо
艾达·马格罗	Аида Магро
艾德礼	Эттли
布兰基尼奥·丰塞卡	Бранкиньо Фонсека

卡尔多佐	Кардосо
卡洛斯·阿贝卡西斯	Карлос Абекасис
卡洛斯·科斯塔	Карлос Коста
卡埃罗·达·马塔	Каэйро да Мата
卡塔里娜·欧费米亚	Катарина Эуфемия
卡斯特罗·索罗梅尼亚	Кастро Сороменья
弗朗西斯科·米格尔	Франсиско Мигел
弗朗西斯科·纳西门托·埃斯特维斯	Франсиско Насименто Эстевес
弗朗西斯科·莱特·平托	Франсиско Лейте Пинто
弗朗西斯科·佩雷拉·德·莫拉	Франсиско Перейра де Мора
弗雷塔斯	Фрейтас
皮雷斯·卡尔多佐	Пирес Кардосо
皮雷斯·若热	Пирес Жорже
圣埃斯皮里托	Эспирито Санто
尼古拉斯·佛朗哥	Николас Франко
加坦德	Гайтанде

六　画

安东尼奥·若泽·萨赖瓦	Антонио Жозе Сарайва
安东尼奥·迪亚斯·洛伦索（儒安）	Антонио Диас Лоренсо (Жуан)
安东尼奥·费罗	Антонио Ферро

安东尼奥·费雷拉·戈麦斯	Антонио Феррейра Гомес
安东尼奥·奥斯卡·德·弗拉戈佐·卡尔莫纳	Антонио Оскар де Фрагосо Кармона
安东尼奥·塞尔吉奥	Антонио Сержио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	Антонио де Оливейра Саразар
安热洛·费拉里	Анжело Феррари
米利唐·里贝罗	Милитао Рибейро
托马斯·达·丰塞卡	Томас да Фонсека
托马斯·里贝罗·卡拉索	Томас Рибейро Каласо
托尔加	Торга
托尔斯泰	Толстой
迈斯基	Майский
乔古拉	Чаугоула
多明戈斯·奥利维拉	Домингос Оливейра
多明戈斯·蒙特罗	Домингос Монтейро
伊沃妮·迪亚斯·洛伦索	Ивоне диас Лоренсо
伊莎贝尔·阿博因·因格莱斯	Исабел Абоим Инглес

七　画

玛丽亚·马查多	Мария Машадо
玛丽亚·达·皮埃达德	Мария да Пьедаде
玛丽亚·阿尔达·诺格拉	Мария Алда Ногейра
玛丽亚·阿谢尔	Мария Аршер

玛丽亚·拉马斯	Мария Ламас
玛丽亚·欧热尼亚·瓦雷拉·戈麦斯	Мария Эужения Варела Гомес
玛丽亚·路易莎·科斯塔·迪亚斯	Мария Луиза Коста Диас
杜亚尔特	Дуарте
杜鲁门	Трумэн
克拉维罗·洛佩斯	Кравейро Лопес
克拉默	Крамер
坎迪达·文图拉	Кандида Вентура
坎塞拉·德·阿布雷乌	Кансела де Абреу
里贝罗·费雷拉	Рибейро Феррейра
邱吉尔	Черчилль
季米特洛夫	Димитров
佛朗哥	Франко
佛朗哥·诺格拉	Франко Ногейра
希特勒	Гитлер
阿戈什蒂纽·内图	Агостиньо Нето
阿贝尔·萨拉萨尔	Абел Саразар
阿尔贝托·阿劳若	Алберто Араужо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	Арваро Куньял
阿尔瓦罗·林斯	Арваро Линс
阿尔比诺	Альбино
阿尔贝蒂诺·马塞多	Албертино Маседо

阿尔弗雷多·卡尔德拉	Алфредо Калдейра
阿尔弗雷多·达·席尔瓦	Алфредо да Силва
阿尔弗雷多·迪尼兹	Алфредо Диниз
阿尔林多·维森特	Арлиндо Висенте
阿尔维斯·雷多尔	Алвес Редол
阿尼塞托·蒙特罗	Анисето Монтейро
阿纳尔多·舒尔茨	Арналдо Щульц
阿南达·古普塔	Ананда Гупта
阿基利诺·里贝罗	Акилино Рибейро
阿梅里库·托马斯	Америко Томас
阿梅里科·德·索萨	Америко де Соза
纳莫拉	Намора

八 画

波尔·德康	Поль Декамп
拉尔夫·福克斯	Ральф Фокс
若阿金·戈麦斯	Жоаким Гомес
若佐费特·德·菲格雷多	Жозофет де Фигейредо
若苏埃·弗雷德里科·乌尔雷斯	Жозуэ Фредерико Улрес
若泽·马格罗	Жозе Магро
若泽·安东尼奥·帕图莱亚	Жозе Антонио Патулейа
若泽·莫尔加多	Жозе Моргадо
若泽·莫雷拉	Жозе Морейра

若泽·格雷戈里奥	Жозе Грегорио
若泽·德·索萨	Жозе де Соза
迪奥尼西奥	Дионисио
佩德罗·苏亚雷斯	Педро Соарес
佩德罗·蒙雅尔迪诺	Педро Монжардино

九　画

洛邦·维塔尔	Лобао Витал
洛佩斯·格拉萨	Лопес Граса
契诃夫	Чехов
科斯塔·费雷拉	Коста Феррейра
保罗·若泽·迪亚斯	Пауло Жозе Диас
费尔南达·托马斯	Фернанда Томас
费尔南多·达·丰塞卡	Фернандо да Фонсека
费拉斯	Феррас
费雷拉·马克斯	Феррейра Маркес
费雷拉斯·德·里巴·达维	Феррейрас де Риба д'Аве
费雷拉·德·卡斯特罗	Феррейра де Кастро
费雷拉·德·马塞多	Феррейра де Маседо

十　画

席尔瓦·巴斯塔斯	Силва、Бастас
诺尔东·德·马托斯	Нортон де Матос
热尔马诺·维迪加尔	Жермано Видигал

索萨·拉腊	Соза Лара
索梅尔·尚波利诺	Соммер Шамполино
索菲亚·费雷拉	София Феррейра
埃加斯·莫尼斯	Эгас Мониз
恩里克·瓦尔·多明戈斯	Энрик Вал Домингос
恩里克·加尔旺	Энрик Галвао
特里戈·德·内格雷罗斯	Триго де Негрейрос
特奥菲利奥·杜亚尔特	Теофилио дуарте
桑托斯·科斯塔	Сантос Коста

十 一 画

曼努埃尔·戈麦斯·达·科斯塔	Мануэл Гомес да Коста
曼努埃尔·瓦拉达雷斯	Мануэл Варадарес
曼努埃尔·达·丰塞卡	Мануэл да Фонсека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达·席尔瓦	Мануэл Родригес да Силва
曼努埃尔·格德斯	Мануэл Гедес
曼努埃尔·德·金唐·梅雷莱斯	Мануэл де Кинтао Мейрелес
曼努埃尔·德·梅洛	Мануэд де Мело
维尔日尼亚·德·莫拉	Виржиния де Моура
维加·德·马尔塞多	Вейга де Марседо
维埃拉·马查多	Виэйра Машадо

十 二 画

温贝托·德尔加多	Умберто Делгадо
普利多·瓦伦特	Пулидо Валенте
道格拉斯·霍姆	Дуглас Хьюм
雅伊梅·塞拉	Жайме Серра
斯佩尔曼	Спеллман
森塔雷诺	Сантарено
鲁伊·路易斯·戈麦斯	Руи Луис Гомес
奥克塔维约·帕托	Октавио Пато
奥利维尔·马克斯	Оливейр Маркес
奥斯卡·洛佩斯	Оскар Лопес

十 三 画

塞尔吉奥·维拉里格斯	Сержио Виларигес
塞雷热拉	Сережейра
雷贝洛	Ребело
蒙特罗	Монтейро
路易莎·保罗	Луиза Пауло

十 四 画

赫苏斯·拉腊尼亚加	Хесус Ларраньяга

十 五 画

墨索里尼	Муссолини

十 六 画

儒列塔·甘达拉	Жульета Гандара
儒利奥·福加萨	Жулио Фогаса

地 名 译 名 对 照 表

二 画

几内亚	Гвинея

三 画

下里巴特茹(下里伯特朱)△	Нижняя Рибатежу
马托津纽什	Матосиньос(Матозиньюш)*
马里尼亚-格兰德	Маринья-Гранде (Маринья-Гранди)*
马德里	Мадрид
马德拉岛	Мадейра (остров)
马德拉群岛	Мадейра (острова)

四 画

瓦兰达斯	Варандас
瓦拉-德-福尔诺	Вала де Форно
贝尔森	Бельзен
贝 拉	Бейра
贝罗拉斯	Бейролас
贝 雅	Бежа

日　本	Япония
内罗毕	Найроби
乌干达	Уганда
巴尔卡伦	Баркарен
巴　西	Бразилия
巴达霍斯	Бадахос
巴莱桑	Балейсао
巴雷鲁	Баррейро(Баррейру)*
比利牛斯半岛	Пирене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比利时	Бельгия

五　画

布尔戈斯(布尔果斯)△	Бургос
布加勒斯特	Бухарест
布拉干萨	Браганса
布腊加	Брага
布腊索-德-普腊塔	Брасо де Прата
卡什特洛布兰科(布朗库城)△	Кастело Бранко (Каштелу-Бранку)*
卡西阿希	Кашиас
卡多瓦尔	Кадовал
北罗得西亚	Верхняя Родезия
圣多明古希	Сан—Домингуш（原著误写为：Сан—Доминго)

圣多美岛	Сан-Томе(остров)
圣马利亚	Санта-Мария
圣-若奥-达-马德拉	Сан-Жоао-да Мадейра
圣保罗	Сан-Пауло(Сан-Паулу)*
加丹加	Катанга
加利西亚	Галисия
加　纳	Гана
加勒比海	Карибское море
皮尼希	Пенише(Пениши)*
尼亚萨兰	Ньясаленд
弗朗卡城	Вила Франка

六　画

米　兰	Милан
安哥拉	Ангола
安格腊-杜-埃罗伊兹木	Ангра-до-Эроисмо (Ангра-ду-Эроижму)*
亚的斯亚贝巴	Аддис-Абеба
亚速尔群岛	Азо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达　曼	Даман
达累斯萨拉姆	Дар-эс-Салам
达喀尔	Дакар
吉马朗伊希	Гимараес(Гимарайнш)*
圭亚那	Гвиана

西班牙	Испания
西　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Западная Германия (ФРГ)
刚　果	Конго
印　度	Индия
伊比利亚半岛	Ибери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休　达	Сеута
邦巴拉尔	Бомбаррал
约　旦	Иордания

七　画

苏伊士运河	Суэцкий канал
库维利扬	Ковильян
里约热内卢	Рио-де-Жанейро
里巴特茹(里伯特朱)△	Рибатежу
里阿耳城(维拉雷阿尔)△	Вила Реал
里斯本	Лиссабон(Лисабон)*
希　腊	Греция
佛得角	Зелённый мыс
佛得角群岛	Зелённый мыс(острова)
阿尔马达	Алмада
阿尔及利亚	Алжир
阿尔马凯尔	Алмакер
阿尔皮阿尔萨	Арпиарса
阿尔加维	Алгарве(Алгарви)*

阿尔扬德拉	Альяндра
阿尔茹贝	Алжубе
阿尔茹什特雷尔	Алжуштрел
阿连特茹	Алемтежу(Алентежу)*
阿威罗	Авейро(Авейру)*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	Обьединённая Араб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ОАР)
阿根廷	Аргентина
阿莫腊	Амора
阿富拉达	Афурада
纳卡拉	Накала
纽芬兰岛	Ньюфаундленд(остров)

八 画

波尔图	Порту
波尔蒂芒	Портимао
法提马	Фатима
拉仁斯(拉瑞斯)△	Лаженш
直布罗陀	Гибралтар
坦科斯(坦克斯)△	Танкос
坦桑尼亚	Танзания
罗 马	Рим
罗得西亚	Родезия
果 阿	Гоа

委内瑞拉	Венесуэла

九　画

洛比托	Лобито
洛伦索-马贵斯	Лоуренсо-Маркес
帝汶岛	Тимор(остров)
南罗得西亚	Южная Родезия
南非联邦	Южно-Африканский Союз (ЮАС)
梵蒂冈	Ватикан
科　佐	Коусо
科英布拉	Коимбра

十　画

莫三鼻给	Мозамбик
荷　兰	Голландия
格兰若-多-马贵斯	Гранжо до Маркес
哥本哈根	Копенгаген
埃希特里马杜腊(埃什特里马杜拉)△	Эштремадура(Эстремадура)*
埃尔瓦什	Элвас(Элваш)*
埃武腊	Эвора
埃斯平纽(艾斯宾)△	Эспиньо(Эшпинью)*
特茹河	Тежу(река)

特腊法里亚	Трафариа
特塞腊岛	Терсейра (остров)

十一画

萨尔岛	Сал(остров)
累西腓	Ресифе(Ресифи)*
累里亚	Леириа(Лейрия)*
第　乌	Диу
爱尔兰	Ирландия
维也纳	Вена
维亚纳(维亚纳城)△	Виана до Кастело (Вьяна—ду—Каштелу)
维塞乌	Визеу

十二画

普林西比岛	Принсипи(остров)
塔腊法耳	Таррафал
鲁伍马河	Ровума(река)
奥地利	Австрия

十三画

意大利	Италия
塞内加尔	Сенегал
塞沙尔	Сейшал

塞维利亚	Севилья
瑞　典	Швеция
蒙特里阿耳(蒙捷列阿尔)△	Монте Реал
蒙得维的亚	Монтевидео
蒙蒂若(蒙特寿)△	Монтижо
锡土巴尔	Сетубал
锡　兰	Цейлон
锡尼什	Синес(Синиш)*
锡耳维什	Силвес(Силвиш)*

十五画

澳　门	Макао(Аомынь)*
摩洛哥	Марокко
黎巴嫩	Ливан
德兰士瓦	Трансвааль
德康德城	Вила де Конде

△ 括号内为我国某些书籍中的不同译名。——译者

* 括号内为苏联其他书籍中的不同译名。——译者

内部读物

书号：11100·001
定价： 1.00 元